

黑麗德

祝秀俠譯

獨立文苑叢書



編主 韓侍柝 祝秀俠。

黑 麗 德

— 祝 秀 俠 譯 —

美 · 休 士 著

獨 立 文 藝 叢 書

祝 秀 俠 韓 侍 柝 主 編

黑麗德 目錄

譯者序

一 暴風雨.....	一
二 對話.....	一七
三 詹保的信.....	三三
四 禮拜四下午.....	四三
五 六絃琴.....	五九
六 工作.....	七五
七 白種人.....	八七
八 跳舞.....	一〇五

九 狂歡節.....	一三一
十 處罰.....	一四七
十一 學校.....	一五七
十二 嚴冬.....	一六七
十三 聖誕節.....	一八五
十四 歸來.....	二〇三
十五 一個一個的走了.....	二一三
十六 唯愛.....	二二七
十七 理髮店.....	二三五
十八 兒童節.....	二四七
十九 罰款十元.....	二五九
二十 小西崽.....	二六五

一一	通知黑麗德.....	二七七
一二	魂歸天國.....	二九三
一三	泰比之家.....	三〇一
一四	一架書.....	三一
一五	賭場.....	三一九
一六	生活之門.....	三二七
一七	當心女人.....	三三七
一八	芝加哥.....	三五
一九	司機.....	三六九
二十	BLUES皇后.....	三七七

黑
麗
德

四

譯者序

描寫黑人生活的小說，似乎我國還沒有譯品，本書作者休士（Langston Hughes）是美國著名的黑人小說家兼詩人。他這本「黑麗德」（原名 *Not without Laughter*）不但構成了現代美國文壇的一大事件，並且構成了他的創作過程及全部黑人文學發達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他在這部小說裏，描寫他們黑人的一個勞動家庭的生活，反映種族上的不平等，奴隸心理的變化，極爲動人。

休士在十年前曾到過上海，並且到過蘇聯，他現在還祇有四十多歲，他的創作前途是無限的。

這一次大戰的慘酷，也許會促進了世界和平和種族平等的理想，這本描寫黑人生活種種實況小說的盜譯出版，也許不無意義吧。

譯者

黑
·
願
·
後

第一章 暴風雨

老婆婆海琪爾，維廉站在她的門口，望着太陽，西邊的天際，是一片疏黃般的黃色，太陽一個血球似的慢慢地從樹林和屋頂落下去。留在太陽後面的天空，被雲塊遮得黑暗。

「呵！暴風雨來了，」海琪爾大聲地說。

一隻小雞從後園跑進一個沒有髹漆的鋼琴箱子的四方洞里去，那是當作雞埤用的。一隻老母雞喔嗶地叫她的小雞集攏來，帶這些小鷄們走進這個大箱子旁邊的一個小箱子里。空氣是十分平靜。綠色的蕓薹樹上沒有一片葉兒攪抖，後牆上的牽牛花沒有一個花蕾擺動，空氣是十分平靜而且發黃，這悶熱，使得一個小孩站在門邊靠近她的祖母，他用棕色的手握着她外婆的圍裙。

「暴風雨要來了，」海琪爾說。

「我想在沒有下雨時媽媽便會回來，」這個棕色小孩子牽着老婦人的圍裙說。「我要她回家呀」。

「我也是這樣想，」海琪爾說。「但我想她是不能回來的。」

剛一會，大粒的水點，開始沉重地落在後院裏了，那兒每點雨濺射在地上，擡起一小點一小點的灰塵。一會兒雨點浙澀地有力的落在屋頂上，像一陣連續的槌擊，然後突然的停止了。

「進來吧，孩子。」老婆婆海琪爾說。

當這綠色蘋果樹在風中搖動，一個小而硬的蘋果迅速的掉下在蓋着小雞的鋼琴頂上時，她閉上了門。在廚房里面差不多是黑暗的。這時海琪爾點上了一盞油燈，這個小孩子爬上椅子從四方窗子里注視院內，後牆上的牽牛花藤上的花葉，被刮起來的風吹得變下去。穿過間大屋的門廊，坎尼第夫人的後矮門來往的響擊着，辛弟瞧見她的垃圾桶打翻了滾進院子裏，蕎麥皮滿散在石階上。

「這定是可怕的暴風啊，」海琪爾說，她把燈芯擦亮了，把燈罩放上去。然後從窗門望出去，她瞧見烏雲扭結成帶子樣的在西方的天空，這老婦人在突然的恐慌中尖聲地叫起來。

「這是旋風，這一定是旋風！辛弟，讓我們趕快跑到葛特太太那里去，因為我們這兒沒有地窖，趕快，孩子，我們走！趕快，孩子……趕快呀，孩子！」

她急忙吹熄燈，捏着小孩子的手，她們一起衝過這間小屋到前面去，在這間里是十分黑暗的，但從客廳的窗上投出一種快要變成黑暗的煤炭的慘淡的燈光。

「上帝救救我們，主啊！」

老婆婆海琪爾開了前門，但在她和這小孩子移動以前，一種巨大粗暴的聲音，驟然震撼這世界；而且隨着使人耳聾的木頭相撞的聲音，她們瞧見她們前面的門廊，平空昇起，急急旋動向外捲入天空，駛向高高的一團黑暗里，這走廊不久便看不見了。黑風帶着可怖的勢力吹着，麻木了耳鼓。

一會，這間小屋顫動，搖蕩，和支支格格地響起來，好像是要倒一樣。

「幫我關起這扇門，」海琪爾尖聲的喊；「幫助我關上牠，上帝，」她用盡力量掙扎着抵住這扇被風吹回頭開着的門，最後是關上而且鎖上了。然後她坐在地板上用着她的背抵着牆，同時她的小孩子抖顫得像一片樹葉，當她把她拉在她圍裙的時候，她嗚嚕地說：「怎樣一種暴風雨！……啊！上帝！……啊！我的孩子，怎樣一種暴風雨呀！」

「慈愛的主！」她說。「我不知道你的媽媽在什麼地方，或許她在暴風雨要來之前就動身回家了！」隨即又尖聲地喊：「憐憫我的安琪吧！啊，上帝！憐憫這孩子的媽媽！憐憫我所有的孩子吧！我的黑麗德，我的泰比，和我的安琪，所有她們可以逃出這陣暴風雨！啊！天！」

一道閃爍的電光裂開了黑暗，孩子開始哭泣。隨即雨湧下來了。老婦人不能瞧見他抱住的哭着的小孩，小孩也聽不見他祖母的嘶啞的聲音，她當雨在黑暗中轟下來的時候便開始祈禱。有好些時候，雨水粗暴地在屋頂淋着，打擊在窗門上，到後來，這兩個人變成埋

在沉寂里。她們想着有一些可怕的事情會發生，或者已經準備發生，僅僅是大雨滂沱的聲音，充滿着這夜間的空氣。

雨過後，月亮皎潔地光亮的昇起來，最後雲在可怕的天空里消失了。星兒在暴風劫後的天上安詳的閃爍，當人們從他們的屋里跑出來，開始去調查在日落時括起旋風所捲去的損失時，天氣是平靜的初夜。人們騎着馬，駛着馬車或者汽車慢慢地走着，經過這些廢物充斥的街上。救火車出動了，轟轟的駛去，救護車在遠處救出受傷的人，微弱的嗚笛的聲音，可以聽得着。

海琪爾老婆婆和她棕色的小孩穿上她們的膠衣站在浸水的前院里，瞧着她們住的沒有門廊的房子露台，梯子，屋柱，屋頂，統統被吹去了沒有一點門廊的影子留下，前門敞開來空廓地一直通到後院。這是有趣的事。海琪爾笑起來了。

「旋風，他做了一件善事，」她說：「好像我從來不會有過門廊一樣。」

葛特太太從隔壁經過草地走來，她的嘴里喋喋不休的滿是對她的鄰居的同情。

「但是，要謝謝上帝容赦我們的生命啊！不然或許要更壞了，維廉姊，那或許要發生更重的災難了；現存是，我們失掉比一個燈罩和兩個洗衣桶更多的東西，那些是放在後面院子裏的。幾株樹倒了也算不了什麼。我們正生活着，我們不是麼？我們的一些日子比那些樹更重要呢！」她的金牙齒在月亮下閃爍。

「對的，」海琪爾鄭重的贊成。「讓我們走到街上去看看，姊姊，看今晚上帝毀滅了或饒恕了什麼。上帝在暴風雨之後，給我們美麗的月亮，於是我們可憐的人類可以看到上帝對於一個罪惡世界的教訓。」

這二個年老有色人種的婦人，在滿鋪着吹折下來的枝葉的濕路上，擇路而行，棕色的小孩跟着，他的眼睛東張西望地看着那些散在路上的小車，窗櫺屋頂和樹枝。大批的人出來了，有些站在走廊上，有些提着燈籠從各街道上收拾有用的什物，有的驚呆地扭着他們的手。靠近這角落一堆人肅靜地集攏起來了。

「賈維特夫人死了，」有人說。

「主救救吧！」海琪爾突然地叫着，葛特太太同樣地叫。

「賈維特先生和夫人都死了。」一個強壯的年青的白種婦人爲這新聞所興奮，加上說。「我們住在他們隔壁，他們的屋子完全掀轉了！貼近我們，碰到我們的圍牆。」
「可憐，」這兩個婦人說，但是辛弟却離開他的祖母擠到羣衆外面去了。他繞着這角落跑到那他能看到不幸的賈維特的翻倒了房子的地方。

賈維特是良善的白種人，海琪爾常常說，而現在他們的精製的住宅如一所傀儡的宅第一樣，躺在那旁邊。破碎的家具毫不關心地被撒滿在這濕地上——而且他們死了，辛弟看見一架鋼琴平坦的倒在草地內，象牙鍵在月亮下好似露出牙齒發着光，這奇異的景象，使他小小的身體發抖，於是他趕快轉身穿過羣衆去找尋他的祖母，當他轉角時，他聽到一個婦人在那大房子那邊歇斯的里亞地的啜泣。

他的外婆早就不在那離開他時所站的地方，然而他找到了葛特太太，握着她的手，她是站在那些興奮的白種婦人和黑種婦人的一羣當中的。一個脆弱的老婦正在以一種高亢的

堅決的聲調說她在她的一生中從來沒有見過似這樣的旋風，在瑞薩斯，你相信她已經住在這裏繼續七十三年。葛特太太很興奮她也喋喋不休，開始告訴他們他怎樣知道了旋風要來，他瞧見天空變青的時候便衝入了地窖，直至雨止了她還沒有上來，她是這樣地被嚇怕了。當辛弟用力拉她的手的時候，她是正在與高彩烈說她的恐怖。

「我婆婆在那裏？」他問着，但是，葛特夫人沒有停止談鋒來回答他的問話。

「你找誰，孩子？」最後白種婦人中的一個彎下她的腰問，在他好像是要哭的時候，「海琪爾嗎？……做什麼？她在裏面幫助她們安慰可憐的賈維特的姪女，你知道，你婆婆當人們生病或悲哀的時候是善於照應的，像那孩子一樣跑去坐在石階上等她出來吧，」這樣，辛弟離開了這婦人，跑去坐在黑暗中的大屋的石階上，那兒是死了的賈維特夫人的姪女住的。有些人坐在門廊上，但他們不久轉過矮門走進屋子裏去或下街去。月亮投下了奇異的陰影，橫在辛弟坐着的潮濕的石階上，但雖然有月亮，那兒樹下還是黑暗，因為這古老的屋建築在街上背後遠處。滿院子是樺樹和槭樹，辛弟能够聽見燈光從一個樓梯窺門裏

反射到近處的枝幹的濕葉子上。他纏着一個女孩叫喚，同樣在那上面燈光也亮着，他知道海琪爾正在放一些冷布在她的頭上，或者正擦着她的手，或者把人門闔上了拜爾，該印也給她說話，這樣她不久是會好些的。

所有的隣居，白種人和有色種人，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便叫他的婆婆的，她是一位好看護，她們說，病人歡喜她的周到。她們叫她時，海琪爾常常到，并且，帶來也許是她自己做的一些湯或是一些果子醬，有時她們給她錢，有時候她們沒有給她，但辛弟以前從沒有在黑暗中坐在門外等着她。他把他的背靠近在頂層的石階下，把他的肘支在他後面的門廊上，這時天氣是逐漸晚了，街上的人們都走光了。

在那裏，黑暗中，這個小夥子開始想及他的媽媽，她是在市鎮上的那一邊給一個有錢的白種人的太太叫做黎斯夫人的做工。忽然恐怖的念頭湧入他的心中，也許正在暴風雨起來的時候，她離開了屋子回家！差不多通常是在入黑前他的母親便回到家的——但他今晚不在那裏，當暴風雨到來的時候——她應當回家了的！這思想使他害怕的。她應該在那

邊！但許是當她走下大街上的時候被暴風雨吹捲去！許是安琪被那吹翻賈維特的屋和把他婆婆的門廊捲飛上天空的猛烈黑旋風刮了去，許是旋風捲了他的母親，辛弟這樣想，他要找她，她在那兒呢？她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嗎？現在她在那兒呢？

大點的眼淚開始滾下他的兩頰——但這小夥子忍住要湧出來的淚，他決定不去哭，不讓自己在這些白種人的屋的石階上哭，他在黑暗中止住哭泣像一個大孩子一樣，於是擦乾了他的眼，把他的腳後跟抵在水門汀的牆上，在頂層的石階上躺下去。不久，他自己呼呼地入睡了。

「醒來，孩子！」有人搖着他，「你露宿在這樣濕的石階上是會病的。現在我們回家去，像你這樣大的一個人用不着我抱你了吧！要麼！孩子？……醒來，辛弟！」他的母親彎下腰去，從荒涼的石階上抱起他的拉長的小身體來，她抱着他，抵住她的柔軟的沉重的乳房，讓他的頭放在她的一個肩上，同時他的穿着泥濘的膠皮鞋的腳垂下來觸着她的衣。

「你在那裏，媽媽？」這孩子困倦地問，用他的手臂緊緊圍着她的頸，「我曾經等著你咧。」

「啊，我已經到家裏好久，我愁着你和媽媽死了，後來才聽到葛特夫人告訴你們都來這裏看證病人。在我看見暴風雨要來時，我躲在你的泰比姨母家裏。」

「我生怕你被風吹掉了，媽媽！」辛弟欲睡似地低聲說，「我們回去吧，媽媽？我高興你沒有被風吹掉。」

在門廊上老婆婆海琪爾正在和那站在光亮的廳門邊的一個慘白的白種男子及兩個瘦的白種婦人談話：「剛剛阿尼小姐方匯，」她說着，「她現在一切都好，我早上回來看她：……晚安，列位。」

這有色人種的老婦人接着她的女兒，她們動身回家，走過那滿是拉圾及反映着月光的泥窪的街道上。

「你一定很累，孩子，」辛弟的媽媽對她抱着的小孩說，但他沒有回答。

「我很歡喜你回到我這裏來，安琪，」海琪禱說。「我掛心你的妹妹離開鄉村俱樂部是不是很不平安！……我是那樣愁着你，我不曉得怎樣辦——想你一下就會陷在這種驚悸中，因為這實在是可怕的啊！」

「我在泰比家裏，」安琪回答，「我幾乎發狂，然而我祇有把一切交在上帝的掌內。」他門兀聲地繼續走，一會，然後猶豫地回首地對母親說。「今天沒有我的信嗎？媽媽？」

「沒有！」這老婦人簡單地答「郵差走過去了。」

他們走着，又靜默了好幾分鐘，然後說，「他走了三個禮拜，沒有寫過一封信，」年青的婦人訴着苦，把小孩攆到她的右臂上，「詹保似乎應該讓一個人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的媽，不是嗎？」

「吓！這算什麼，以前他去了沒有來過信，他不是麼？現在你正在愁着你那無用的丈夫的一封信，——你就不顧到我的房子沒有門牌！……你沒有看到今晚魔鬼在這地球上做

了什麼嗎？孩子？……第一件事你就是問我關於郵差！……主呀！主呀！……你和那個保。

海琪爾舉起她的粗笨的身體跨過倒了的樹上，走過泥水窪，然而在喘息中發着懣憤的憤慨。這樣安琪不再說關於她的丈夫的信了。代替的是他們回到了旋風的話題。——我應當謝謝！媽！旋風沒有吹倒全屋，你也沒有隨風吹去，這就好了！我真愁啊！……但在回來時，你們走了！出外了，——看護那白種婦人……這是多麼不幸，關於可憐的賈羅特夫人，然而，還有老年的賈羅特，不是麼。」

「是，實在的！」海琪爾老婆婆說，「這太不幸，他們確是良善的白種人，她的結了婚的姪女對這事情，極其痛苦，可憐的小孩，我差不多在那裏兩點鐘，她的丈夫和我，努力勸解她的不要傷心，她抖顫着和一隻毫無希望的羔羊一樣，」他們正走入院子，「當心孩子，安琪，你不要踏着那些木板或者樹枝，不要給它絆倒。」

「放我下來，我醒了。」辛弟說。

這幢舊屋，沒有門廊，看起來很奇怪。在月亮下他能看到那許多把門廊釘在牆面板上的長釘。他的祖母慢慢地跨過門限，他母親，在海琪爾點起廳內桌上的大油燈時，把他放到平坦的地板上，然後他們走回臥房，在那裏這小孩脫下他的衣服，唸着禱告，過後他爬進他和安琪睡的那毛被頭裏，海琪爾老婆婆走到第二個房間，但是有好久她在門口走來走去，對她的女兒講着那暴風雨。

「我們剛剛動身去葛特夫人的地窖內，我和辛弟，」她重複說，「但是上帝照應我們，他使我們轉身！感謝天父！我們不會受傷，我們沒有一個——除掉我不知到我的黑麗德，在俱樂部會怎樣，不過你一切都很好，你說泰比也一切都好，我祈求黑麗德在離開她工作着的地方，沒有受到損傷。也許暴風雨沒有經過那條路。」

然後她們又談到那安琪工作的地方的白種人……關於泰比姊姊的幸運。然後辛弟聽到他婆婆爬上了床，彈簧在她身下響着後，不久她已開始在打鼾了。安琪門上她們兩個房子中間的門，慢慢地脫去她的濕鞋子。

「辛弟，」她低聲地說，「自從你爸爸去後，我們尚沒有得過他一個字，我知道他像這樣跑開去是不會寫信的，然而我是十分發愁，我希望旋風不要經過任何近他所在的地方，也希望沒有一點傷害他……我爲他所禱，辛弟，祈求上帝正在此時照應摩保……主知道，我需要他回來，我愛他，我們兩個都愛他，我們不是麼，孩子？我們需要他就回來！」

他穿着晚衣，跪上牀沿，低下頭好久，在她起來前，辛弟已經入睡了。

黑
龍
德

一六

第二章 對話

住斯丹頓街上，明朗的太陽，早已出來了。

「起牀吧，孩子！」老婆婆海琪爾喊着。「巴士德正在院子外面等同你去玩，你還在睡！」

「喔，告訴他去剃掉他的頭髮，」辛弟嚴厲地回答，不過，他的祖母已讀沒有心機，「不許講那個小孩子的頭，穿起你的衣服。九點鐘你還沒有起來！多羞！」她從廚房裏轉着，在那裏辛弟能夠聽到火聲和嗅到咖啡蒸發的氣味。

他用他的赤腳搔開被頭，在軟柔的羽毛皮席上打滾。現在他儘有地方滾，因為他的母親很早就起來到黎斯太太家裏工作去了。

「告訴巴士德我在起來，」辛弟喊着跳進他的褲子，赤腳向着門跑，「他拿了他的石

彈子麼？」

「回來這裏吧，小先生，把鞋子穿上，」海琪爾叫住他。「你的腳和尺碼一樣長，和薄餅一樣平了，整天赤着腳東跑西跑。洗洗你的臉吧，小先生。巴士德沒有拿一點東西，只是等着。吃你的早點吧。」

天氣有着陽光，很溫暖，後牆上幾百朵紫色白色的牽牛花笑逐顏開。在滂沱的夜雨之後，天地是新鮮而又清潔。園裏的小穀芽苗直了，青色的豌豆藤圍繞在曲的竹桿子上。從清新空氣吹來的微風，有着一種濕泥和黃色花粉的混合香氣。

巴士德拿着一大堆他前面衙子裏的黑泥，坐在綠蘋果樹下。

「喂，辛弟，去做石彈子，把牠們在太陽裏曬乾。」他說。

「對的」辛弟贊成，他們開始在他們的手掌裏把泥搗成圓珠。他們把軸擲到屋背來讓太陽曬乾，這樣，他們弄得很好看，然後他們開始在每一邊拋擲。

辛弟的玩侶是一個小小象牙色的黑孩，有着直的金色的頭髮，但他的母親把牠壓得鬆

曲。他的眼睛藍色，而且像鴿子似的，他沒有一處像是有色人種的小孩；但他是有色人種，辛弟呢，他自己是一塊上好黑麵色的顏色，棕黑色的眼，一頭索性稱為打結的頭髮。辛弟的頭髮除非在狠狠的塗上油脂的水時才會平服的。那就是為什麼別人叫安琪的黃赤髮的孩子了，那就是——辛弟。

「他像他的爸爸，」羅莉姊姊說，「除了他不是這樣光。但當他長大起來是會成爲一個極好看的孩子的，那是！」

「好的，我望他這樣，」老婆婆海琪爾說。「但我甯可他難看點，不要變做像無用的詹保那種人一樣，來這兒頓一個月，又離開別處頓十個月，除了他覺得高興的事，他不做一點。假若不是靠着安琪，我們不知道怎樣過活，因爲辛弟的爸爸沒有一點供給他的。」

所有在斯丹頓的黑人都知道海琪爾討厭詹保羅格士；這個她的第二女兒和他結婚的高個子，好看的黃色的人。

「第一點，我不歡喜他的名字」，她私自說。「無論如何，誰時常聽過一個黑人叫做

詹保的，第二點，我是永沒有見過一個黃色花花公子，尚且以爲一個黑色婦人是好的——安琪就是黑色！」海琪爾同樣有其他的別解，雖然她不歡喜談論人的罪惡。但在她心裏只能引證的，是他的家世問題，因爲沒有人知道詹保的父母是誰。

「辛弟，我走下去看看賈維特夫人的姪女怎樣，你看着屋子，你們在門外玩吧。別要帶孩子們進來，把草蓆舖在這裏。」大約十一點鐘光景，海琪爾老婆婆拉起一頂塵灰的帽子蓋在頭上，穿上一條潔白的圍裙。「這兒，幫我打打結，孩子，」她說，掉轉她的寬闊的背脊。別要給暴風雨剩下的碎板和生鏽的釘子弄傷你自己，我一會就回來的。」她昂然地走着，她的黝黑的臉照着陽光，沿着屋消失了。

現在這兩個孩子，和住在隔壁的一個黑煤色小女孩懷莉梅。約翰生混在一起，在她手下的泥球變成泥餅，小心地搓着拍着，放在小鷄住的小箱子上面晒太陽，懷莉梅做媽媽，辛弟做爸爸，巴士德做孩子，重演那老套的玩意「遊戲家庭」。

不久，郵差的口哨聲吹近來，這三個孩子急忙跑上行人路去碰他。這信差遞給辛弟一

封信。「拿到屋裏去。」他說。這班小傢伙却坐在從前是門廊的門限上。他們的腳懸擺着，開始研究這封信。

「我打賭那是林肯的像，」巴士德說。

「不，這不是，」懷利梅說「這是羅斯福！」

「呵，這是華盛頓，」辛弟說。「但你們不要把全是泥的手去摸我媽的信，這也許是我爸爸寄來的，你知道我媽要把牠弄得很乾淨的。」

「這是詹保寄來的。」老婆婆海琪爾回來時，同着她的老朋友霍特賽妹妹，她是叫賣自己栽種的萊蔬的。

「我認識他的信，」海琪爾繼續着。「這有郵局記號，K—A—N堪薩斯城！就是這個！黑人他是不喜歡堪薩斯城的！……啊……那就是他所在的地方。你的媽，得到這封信是會快活的，假如知道信已經在這裏，牠現在就會停工回家。……請坐，霍特賽，我們要花幾分鐘用飯，你最好也同我們吃一點，休息一會兒，因為我知道你跑了一早。」

「實在是是的，」這老妹妹說。放下她的高莖和豌豆的籃子在板上，坐向一把接近廚房內的桌子的交椅內。「一共沒有賣多少。好像人們在暴風雨以後就沒有購買欲望似的。但是上帝會照料的！我不發愁。」

「那不錯，」海琪爾同意着。「假使上帝不會照應我們，那不祇剛剛吹掉我的門廊，許要吹掉我自己。……你辛弟！趕快，洗洗你的手，小先生。你們孩子統回家去吧，因為我知道你們的媽媽正在找你們……啊！這塊木頭的火焰太低了！」

「海琪爾揭開那已經在火爐上煮了一早的鍋，盛起一大碗黑膠豆和酥肉。耳罩上留有小麵包。一碟嫩洋葱和一瓶檸檬水擺在白色桌布的桌上。幾個頭自動的地彎下去。」

「主啊，感謝聖恩，惠賜糧食，阿門。」海琪爾說，然後這兩個老婦人和這孩子開始吃起來。

「那黃頭髮的小傢伙。在這兒和辛弟玩着不是愛里威拉的孩子嗎？」霍特養妹妹問，她正一口的洋葱和豌豆。

「他……那是她的孩子！」海琪爾說，「但這不是伊戴的！」她給她的客人一個會意的眼色，然後低下她的聲音，假作當時一切辛弟的耳朵是聽不大懂。「他們說她在她 and 伊戴結婚前就有孩子的。伊戴是那樣的，你我都知道那家裏是沒有黃金髮的！」

「我知道那是有點滑稽，」這老妹妹輕聲說，扭起她的臉。「那是誰個白人的孩子！」
「可正是！」海琪爾附和着……「我明白一切……有來嗎，霍特賽，自己來吧！我們沒有許多菜，但這麼一點你是高興的……是的，小先生，巴士德是一些白種人的孩子……禁止伸手到這邊桌子上取麵包。辛弟，你的禮貌呢，小先生。我說，有時小孩們要使你難堪，遞給我這些葱。」

「真的，他們使你難堪。所有青年人，都走了後，却感着十分孤獨。」霍特賽有力地運用她的幾個堅利的牙齒，咽下一口檸檬水，哈着嘴唇。「兒孫都在支加哥：魯易士，和維支泰，男的和女的沒有一個同我留在家裏……遞給我這麵包謝謝你……我時時感到很愁苦，我就是可憐的寡婦。我育有自鷄，然而我所有的孩子竟疏長大了，結婚了。海琪爾，

現在你的女兒黑麗德在那裏？她也結了婚麼？我近來沒見到她。」

海琪爾從她的牙齒內抽出一片肉皮來，然後回答：「不，那孩子，她年紀太輕尚不能結婚，不到十六歲。但是這夏天她已經在外工作，在斯丹頓州鄉村俱樂部做招待，自學校放假後，在鄉下已經三個禮拜了。不過他在禮拜四就要到鎮上來。由這裏去差不多有六里路，所以這女傭在那裏過夜我是喜歡她出來，妹妹。黑麗德是一個好女孩子，不過她好玩。——需要跑上街去參加慶祝會和跳舞，我不能向她說些什麼，雖然我也討厭去說。」

「然而她是一個善歌的，海琪爾！此外，我聽到她是一個伶俐孩子。他們說，她讀書時，她是超過那些白種人。她能進高等學校是不容易的，……所有我的孩子在他們經過高等學校以前都停止了——不得進去——甯可花點時間跑到堪薩斯去玩一轉。」

「天知道，讓有色人種孩子進學校，是一件難事，霍特賽妹妹，一件極難的事。黑人不能助他們，白種人也不管他們的去留，當她們長到十七十八時，她們需要這樣，需要那樣。其他——當你不能滿足她們時，她們就停止讀書，做工去了。……黑麗德說秋天她不

回來……我費達到十分受了傷，不避難險然主張離不暇去學校裏。談話書除了畢業後留在白人廚房裏做工外沒有別的事情，那是沒有用的。」

「她這樣麼？海琪爾？我替她抱歉？我要對那孩子說，也要白里牧師對她說……你要努力培植你的孩子，所有在這教堂裏的基督徒都應該幫助你！我去找白里，看他能不能勸她留在學校內。」這老婦人夾着一箸葱，「不過，你從來沒有培植過一個孩子，海琪爾？」

「沒有，我沒有。我兩個孩子統在十歲前便死了，只有這三個女孩子，——泰比，安琪，黑麗德——就是她們。而這裏只有這個外孫。辛弟……不要把你的手放在肉上，小先生！你已經够了。」

「主啊，你已經是幸運了。我除培植了我自己八個孩子外還培植了七個孫。他們都不謝謝我。不，先生！他們提起後腳跟就跑去結婚了，不謝我一下！有幾個，甚至不寫信……我想，等着我死後，他們是會爭分我的屋園的，」這老客人推後她的椅子。「呵！你

的飯菜多麼好！……他們等着我死。」

「唉！……那就是他們的方法。霍特賽妹妹。孩子們是不能管的——但我想我們老人不能管得許多。他們會管自己，這是自然的。就是這樣，現在，我的泰比，她已經結了婚，過得很好。有一間精美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一位郵政收發員有着很好的收入。他們不和一個人交際的。除了高尚的有色種人，同米謝勒博士阿達華士女士佛郎士斯密夫太太。自然泰比不多來看我，因為我仍然用我的手在木桶裏過活。但安琪昨夜暴風雨時出來跑到他們的屋裏，他說泰比正買了一架新鋼琴，屋子看來很精緻……我爲這孩子歡喜。」

「真的。你真是，維廉妹妹，你真是個好母親我知道你歡喜。但我從白里那裏，聽聞泰比退出我們的禮拜堂，參加主教會！」

「對的！她是。最後一次我見泰比，她告訴我她再不能站在這浸禮教堂——有這麼多下流黑鬼，她說，她要去參加希勒的禮拜堂，那兒是優秀份子去的。我告訴過她我不想加入一個離開上帝那樣遠的教堂，他們僅僅需要黃色的黑奴做信徒，完全是形式，一個好基

替換是不該加入的。但她去參加了。這是時髦的教堂。這就是爲什麼去參加醇厚故所以我不再說了。泰比現在是三十五歲的人，她是我的長孩子，我想，她知道她怎樣去做的。「——是呀，我想她知道的……但沒有比這樣的浸禮教堂好，祈求上帝！姊姊？倘若你不浸生水裏淹溺一下，你不能得救的。泰比不懂得像我們這樣做。不，先生，她不懂得！」

在桌子上的泥碟子許久不會收去，裏面已沒有糖果了。因爲這兩位老太婆，談及她們的子孫們，已經忘記了這些碟子。小蒼蠅爬過這小麵包噙噙地在豌豆的碗上叫，那時爐裏的木頭已經熄了火，辛弟已經出去在太陽裏玩了。

「現在，我的女兒，瑪琪，」霍特賽妹妹說：「她的丈夫已經在聖臨易士威一個大法律家了。他是在那兒入籍的。瑪琪自己也找了一件好工作——他們叫那工作做服務社會。然而我曾有一年沒有聽到她的事，也沒有送我一隻角子。但有時候，聖誕節前後我的孩子統要來看我，露茜亞坐着車來，安徒騎着馬來，在俄馬哈的巴約翰時常寄我一點錢。——所有孩子只有查利是例外，他從來不曾想到過他的母親。他從來沒有送過我一點什麼。」

「好的，這樣你是幸福了。」海琪爾說。「至於她們也是沒有錢寄回家，除非在聖誕節或者別的時候，總是我 and 安琪帶回來的，詹保是不好，黑麗德的錢要留着製衣服參加盛會和買脂粉。但每個禮拜也要從她那裏拿點錢，不過我全給回做她學校的零用，她在俱樂部工作這三個禮拜，我却沒有從她那裏拿過一點。她說她自己要存着她的錢。她現在過十六歲，所以我讓她存留下……可憐的小東西……她要愛漂亮了。」海琪爾的聲音很柔和，她的陰沉的老臉是半慚愧半慈愛的微笑。「你知到前一禮拜我替她買了一個金錶——使她生日得點意外，樣子就是你背心上掛在扣針上那個一樣。天知道，以前我不能夠買——花了三個禮拜洗衣所得的全部的錢，但我知道她早等着要一個錶了。這間前房——去年我搬出我的床，在舊店裏買了一張新毛毯和花邊的帷幕，這樣她能夠有一所精緻的地方去招待她的朋友……但這孩子專和這樣一大堆幼稚野性的青年傢伙在一起，霍特萊妹妹！這却苦了我。這些男孩們想吊膀子，女孩子們她們也塗脂抹粉，有些就任在這沒頓土。我會想使她離開那地方，但似乎不能做，這就是爲什麼我歡喜她這夏天任在鄉下每星期僅回家一

次的道理。在晚上路太遠了不能回來，她說。這樣，現在她得休息，很早就上床睡，鄉村空氣圍繞着她。我希望她在秋天回來住的時候，革掉野性變為嫺靜，……她是一個好孩子。她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說我，也沒有別的事謊我，不過她祇是野；就是，祇是野。」

「她是一個基督徒麼？維廉姊。」

「不是，她不是的。我不願意說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然而她不是，她在禮拜堂裏時時坐在罪椅上，禮拜早晨，和祈禱會夜晚。但她從不願意起來，我為她祈禱。」

「是的，她信奉基督，她就可看到光明的！那就是她的問題，維廉姊，她尙沒看到上帝。……。當他回到這裏時，使她到禮拜堂去……我想你已聽到在什麼時候就會舉行復活節罷，你聽到麼？」

「沒有，我沒有聽到。」

「舉行戰斧禮黑人營幕大會，柏來士勒主講！是的，先生！八月十八就在離開這鎮遠些的赫加利胡提斯地方內舉行。」

「好消息，」海琪爾叫着。「很多罪人們十分需要被救的。我要使辛弟開始皈依上帝。倘若那鬼傢伙詹保回來這裏，我也要使他去信奉基督的。安琪和我是得救了，孩子！……你辛弟，把這腳筒給我們弄點燒茶的水吧。」老婆婆海琪爾用她的指頭在窗上敲。對在外面玩着的小孩說：「不要和那個女孩子打架。」

辛弟從這俯伏着身體的小黑懷利梅身上勝利地爬起來，她縮着在這近後門的鐵渣路上吵鬧着。「她先動手。」他歡呼着跑向那腳筒。這女孩子想回答。但就在那時，一個灰色頭髮熟皮般顏色的老頭兒架着一匹白騾子拖着一部破舊貨車駛下這路來了。

「喂，在那裏嗎，海琪爾。」這年老的黑人叫着，收緊騾子上的韁，騾子隨就嚼着在後籬上的草芽。「你怎樣了？」

「實在困難呀，」海琪爾叫着。她和霍特賽妹妹兩個從廚房出來走近這個架車人去，「你好嗎，羅根老兄？」

「什麼，這不是霍特賽妹妹也在這裏嗎！」這個老情人，挺直坐在他的貨車座位上笑

着。露出一排象牙色的牙齒。「一個單身漢沒有人替他烘麵包是十分可憐的，吁吁！你們沒有一個替我發愁的，是麼？暴風雨對於你怎麼樣，海琪爾？……說是吹去了你的門廊嗎？那實在是太壞！是的，暴風雨對於有些白種人更壞。我已找到够我繼續幾個禮拜的工
作故，是清掃院子，拖開樹枝。讓我和這個騾子在這裏，……你的孩子怎麼樣？維廉姊？」

「啊！他們都好，謝謝你，安琪仍在黎斯夫人家裏，黑麗德在鄉村俱樂部。」

「她麼？」羅根老兄說。「我前晚十點鐘左右在鎖上見到她下倍爾街去。」

「你不是前晚見到她吧，」海琪爾極力爭論着，「除掉禮拜四下午，她是不來鎖上的，明天才是。」

「姊姊，我不是瞎的，」這老人說，因他的真實被懷疑而感到苦痛。「我——會看到黑麗德維廉在倍爾街上。……同梅特士姆塞，和兩個小孩，在前晚十點鐘左右！他們是到威特士跳舞場去，因為我問她得到那裏去，她就這樣告訴我。於是我對黑麗德說你的媽媽知道這麼晚出來麼？她笑着說：「是的！」……還說我沒有看見黑麗德，海琪爾。」

「啊，上帝！」老婆婆海琪爾張開她的嘴喊着。「你在鎖上見到我的女兒，她近着家還不回來！整夜都睡在梅特家裏，試想……我對她說及關於同那女孩子從波頓士亂跑的事。這就是她為什麼對我說謊——告訴我她晚上不來鎖上。梅特的一家都不是安分的，男子到那裏去，她們買金，他們賭錢打架……你以為那是對的麼，羅根老哥，我的孩子到了鎖上不回家來？」

「這不錯啊！」老人羅根說，用他的長鞭子打着白驃子的腿。「走呀！你這老畜生！」他駕車遠去了。

「噫呀！」這兩個疲倦的老婦人走回家裏時，霍特賽妹妹對海琪爾說：「這就是他們對待你的方法！」這小販收拾她的東西。「我還是走了，我還要拿這些青菜去賣，一直要到晚上。……這就是孩子們對待你的方法，維摩姊姊，我知道的！這就是他們的方法！」

第二章 詹保的信

親愛的安琪：

我離家後從沒給你寫過信，但你當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在這裏工作並不怎糟糕。我是同那班黑人和希臘人在一道，就這樣地在太平洋組合鋪枕木時弄傷了背。所以我在星期六便要回家了。我盡我所能的在這兒休養好。愛我的親愛的妻，並為我吻我的孩子辛弟。我是渴望見你們呢。

永遠而且時常忠實的——

直至世界的末日，

詹保羅格士。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于堪薩斯城密蘇爾厘州

「他是弄傷了他的背？噫！現在，來寫直至世界末日的話！」當海琪爾聽着了時

喃地說。

「那黑鬼什麼事都常常出岔子的，他現在要回到這裏來了，在其餘的夏天，到處躺着不做什麼事，他和黑麗德唱着黑人的歌曲，他的六弦琴每晚鬧着，將要把我的屋子變成戲院了！在他和黑麗德這兩個人中間，我不會馬上發狂，才是一件奇事。但黑麗德還爲她的生活做工。她不是游手好閑的……吓！……安琪，當時你和那厮結婚，你是多麼蠢，而你現在仍是這樣！……我要去隔壁約翰生姊姊家裏了。」老婆婆海琪爾從後面出去，走過院子，在那隔壁，湯姆和莎拉約翰生，懷莉梅的祖父母，坐在靠着沒有粉飾的陋屋的牆下，一條凳上。在蒼茫中，他們倆安詳地抽着她們的玉蜀黍桿子的煙斗。

辛弟，瞧着他母親拿住的信的後面，站在廚房桌子旁很快地吞下一大塊鮮肉檸檬飽子，那是她從黎斯夫人那裏帶回來的，安琪說是要把這兩塊冷炸羊肉留到明早，或者讓辛弟吃掉它。

「我想你多帶點其他的點心回家，」這孩子說，他的咀脣被餅雷弄白了，但安琪正想

着事，沒有留心他的兒子說及的話。

代替的是她說：「媽一定是沒有時間看到魯保的，她不是？」然後她坐下去。手中仍拿住拆開的信——一張用鉛筆寫着蠻大的字的白紙。她把信放在桌子上，用他的兩手抵住她的黑臉，開始再唸起來……知道爲了什麼原故，她的丈夫從前不曾寫過信來。現在是明白了，整天在炎熱的太陽裏和那一羣希臘人做工，晚上一個人就弄疲乏了。此外住在一間盒子似的卡車裏，那兒是無論如何沒有地方可以寫信的。他是一個大孩子，這就是魯保爲什麼要玩的原因。但當他做工，他的能力却比任何人都超過。安琪，在她的心中能見到他的高大和很好的身材，他的兩腿分開，當他在頭上揮動大鐵鏈打鋼鉄時，肌肉兀突着。無疑的他弄傷了他的背，因爲在鉄軌上他一日所鋪的枕木要比別的任何入爲多。那就是魯保。但她是可憐地歡喜他受了背傷，因爲這樣，可使他回家來。

「你不是歡喜他回來嗎，辛弟？」

「當然」這孩子回答，吞着他的最後一口飽子。

「我希望他帶給我那支槍，他在前次復活節答應買的。」這小孩在洗碟布上揩過他的黏濕的手，跑到後面院子裏去叫着：「懷利梅！懷利梅！」

「好好站在那裏！」他的婆婆從黃昏裏回答。「懷利梅在床上，我們老年人坐在這裏想得一點安靜。」從海琪爾聲音的語調，他知道她們不要他在約翰生的院子裏的，於是她走回家裏去。望他的母親重讀着她的信，然後，躺下在廚房的地板上。

「永遠忠實，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她讀着，「詹保羅格士。」

他愛她，安琪是那樣確定，並不是有另外一個女人，使他這樣常常出外的。他訂結了婚八年，不，九年——因為辛弟已經九歲，當他們舉行婚禮的時候，他就預備要生下了。詹保在他們結婚後一禮拜，便離開她到俄馬哈去，在那裏，他工作了整個冬天，當他回來時，辛弟已經出世，坐着吃肉皮了。這是春天的時候，他們替家裏買了一架鋼琴——但後來討款的人來把牠拿回店內去了。那整個的夏天，她的丈夫都住在家裏做些事，但最多的時間，他是釣魚，賭博，看黑麗德跳舞，以及和海琪爾老婆婆吵咀，于是在冬天他跑到普

差探市去，在這首都找着一件工作。

詹察常常在外面跑，然而海琪爾老婆婆却誤以為他不肯工作。這實在是有不測之虞。一個地方的原因，他生成是要跑的，他說，所以永遠要跑。此外，無論如何一個青年的黑種朋友，在新丹頓除掉掘陰溝外，只能去做一點鐘八分錢的事，或者做七塊錢一個禮拜的來往店裏的腳夫。黑人在新丹頓是不能找到很多工作的，外國人一來了，他們做着的一點工作便被搶去。無疑的他不能留在家裏安琪的父親不是在新丹頓住了四十年嗎，不是他死了後，海琪爾老婆婆依然要洗衣來維持家用？

那裏是有很好工錢的工作給黑人的。所以安琪不非難詹察出外找點更好的事情。假使她不是為她的母親，就要同他出去。然而，假使她走了，海琪爾婆婆除了黑麗德便沒有誰做伴。而黑麗德却是三個孩子中最年青最野的一個。維廉死後繼續十年中，海琪爾每天洗衣，要比結了婚，安琪自己出外工作，已經沒有人十分注意這小妹妹了，直到她長大。她是不會看教養的，即使她是聰明而且在高等學校。一個女孩子也需要照料。然而她能唱

歌，主理！她也能跳舞，那就是海琪爾婆婆不歡喜詹保的另一個理由。這魔鬼的音樂家，她叫他，從地獄出來就一直教黑麗德跳舞！但是等他拿着他的柔和的玩的六絃琴，在清脆的弦上彈出神聖的和舊式宗教的音調時，海琪爾更忘記了他是她仇敵，和其他的人唱和着，當詹保在家時，你是不會得到孤寂或憂鬱。

「他回來時，我是會喜歡的！」安琪對她自己說。「不過假使他再出去，我就要感到好像死在這個死的古鎮上。我決定離開這裏。」她對着在桌上冒着烟的昏暗的油燈和在地板上睡着的孩子大聲地說：「下次，我要同他一道走，我決定這樣做的！」但是，她感到詹保從來沒有告訴她什麼時候走或者有什麼目的地時，她又改變她的說法。「不過，他一寫信來，我就跟他去。」因為差不多時常在他走了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之後，他就要寫信的。「我要跟他去，一定的。假使他再出去的話。我要離開辛弟，寄錢回來給媽媽。那末黑麗德可以留在家內照應媽媽，不會上街跑那樣多……是的，這就是將來要做的事！」

這種出外，是一種新的幻想。這黑色的，身體強健的少婦，突然在桌邊開始夢到她從

來沒有看見過的詹保會帶她去的城市。爲什麼不是呢，他會到過極北的加拿大有過極南的奧爾良，任何時候他要到支加哥或但伐爾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他是一個旅行家——而她的安瓚，是這樣溫柔 and 恬靜，就是她——慣於家居，從不到什麼地方去，不回答那些罵她的或談論她的人們一句話，甚至在白種人身邊，不說他們一句。鎮上每一個黑種女孩，都說黎斯夫人是一個不容易幫她做工的白種婦人，但她現在已經在那裏五年了，對於每件事都沒有怨言啊！許多青年人，女的和男的，一經他們能夠與外世界接觸，立即便離開斯丹頓，然而也，安瓚離家，在這裏已繼續了二十八年，却從不會到過堪薩斯城那樣遠的地方！

『我要旅行去，』她對自己說。『我也要到了許多地方去。』

但是這就是詹保爲什麼和他結婚的原故，因爲她不是一個流浪的人。他曾有過很多婦人，在他踏到斯丹頓以前，他說魯易士街滿是流浪的她們，支加哥也遍地都是。他是他會遇見的住在城內的第一個可愛的女人，所以他娶她……很少有幾個黑種女人有一個和詹保

一樣漂亮的，強壯的，好看的年青丈夫，真正一個結了婚的丈夫，並有一個和辛弟一樣的棕色小孩的。

「我是極幸福的，」安琪想，「即使他不在這裏，」兩行愚蠢的眼淚從發亮的眼內落到她的圓的黑臉上。眼淚流下在信箋上。藍色的字行，鉛筆塗的信，紙上的字開始模糊成爲許多紫色的斑點，因爲這鉛筆是不能磨滅的那一種。突然有一種聲音使她驚起，她便急速地亂摸手巾揩去眼淚。

「安琪！」海琪爾婆婆在開着的門內叫着。「上床去，孩子，去！坐在這裏這樣明點着燈引得晚上各種的蟲子都爬進這屋裏來了！」這老婦從黑暗中走來。「主呀！我幾乎要絆着爛在地板中間的這個孩子！你自放工到了家，甚至沒有取下你的帽子啦！你發瘋嗎？戴着你的帽子坐在這裏過夜，讓這個孩子不上床上去，儘躺在這地板上受涼！」

安琪羞怯地摺着她的信，站起來了。實在的，她依然戴着他的帽子，穿着她曾經穿着去黎斯太太那裏去的外衣。也確是，滿房活的薄翼的飛蛾對着燈的熱玻璃罩子飛動。

在廚房的地板上，一個小的，黑皮膚的非常可愛的詹保的孩子，舒適地手足散放着睡在他
的婆婆過路的地上睡。

「他是我的兒子，」安琪溫和地說。彎下身去抱起他。「他是我的兒子，我和詹保的
兒子！」

暴
風
德

四
三

第四章 禮拜四下午

海琪爾在出太陽時已經起來了。每禮拜四她替萊因哈特家洗衣，禮拜五慶好，禮拜六把那些乾淨的白亮的衣服送回去，於是收回七角五分錢數目的報酬。在冬天，海琪爾常常一個禮拜洗六家的衣服，但是到了熱天，她的主顧都走了，僅僅萊因哈特這一家，因為這個有病的老婆婆，他們不能同她一道去旅行，就只有留在斯丹頓。

禮拜三下午，辛弟同一個叫做詹米蘭的孩子，被吩咐在後門拿他們要洗的衣服。每人攜着一個環，在他們中間提起一個柳枝編成的大籃子，走向海琪爾的廚房去。這個工作，詹米蘭每次得到五分錢，雖然蘭的姊姊再三對海琪爾說：不要給他任何什麼。她要知道替老年人做事，是他的基督徒的義務。然而詹米並不傾向於做基督徒。反之，他却是一個十三歲的最壞的小孩子，他常常引辛弟走入迷途。有時候他們會毫無理由地提着籃跑，於

絆倒，使衣服傾出在路旁——萊因哈特夫人的夏衣，襯褲，和萊因哈特先生的B. V. P. 公司出品的加大的襯衣褲，一切都倒露出來。有時候倘若機會來了，他們會停下工作和那班叫他們做黑鬼的不相識的白種小孩們互相取粗魯的綽號，或者，他們會放下他們的工作去賭一下石彈子，或者，補着空缺去比賽一下野球，或者把一些小黑姑娘，尖尖地繫緊，她起來的頭髮梳成滑頭滑腦的辮子。——在那時，籃裏的衣服就會沒人看守的拋在街上。但當衣服平安地到海琪爾婆婆的哥哥時，魯米會照常地用他的鑰幣買糖果，把一部份分給弟弟，在他未回家之前。

衣服整夜的浸過後，清早便用肥皂片去洗擦，在下午，有顏色的把牠攤在繩上，同時白色的拿在廚房爐子上的一個大錫鍋裏去滾熱的表。

「這禮拜的衣服已經够多了，」海琪爾對她孩子說。他坐着彎下腰吃一片蔬菜酪的麵包。「要把牠們掛起來晒乾，也就很晚，這早上沒有工夫停下來去看病人，這裏我自己能够做的都做了，看來像這樣的熱天，老萊因哈特夫人一定每天要換三次她的襯衫的——送

我這樣一大堆要洗的衣服！」她們聽到屋前的矮門打開和簾簾的聲音。「他們要我給他們洗是一件好事情，……辛弟，看誰在門口。」

這是黑麗德，從鄰村俱樂部回家來過下午，她穿着她的白領子的黑制服，幽雅，纖弱，而且漂亮。她的平滑的黑臉和鞭子給粉搽得光潤，她的彎曲的頭髮閃耀地塗上香油。她的氣息嗅起來很芬香，辛弟向她跳着，好像一頭狗歡迎一個熟朋友一樣。黑麗德給他接吻時，而且讓他攬着她的臂膀，他們從睡房走到廚房。她挽着一個棕色的厚紙製的手提包，一隻手拿一頂闊邊的草帽。

「哈囉，媽媽。」她說。

海琪爾用她的圓棍，水花亂濺地推動轉滾着舊衣服，水氣從肥皂末裏昇起來。

「我早在等着你，小姐！」他的母親以那不會打算愉快地歡迎這走入迷途的女兒的聲音回答。「我想知道一下事實——上禮拜一晚上你是不是曾到鎮上？」

黑麗德放下她的手提包，靠着牆。「你似乎已經知道這事實了，」她不關心地說。

「你怎麼知到的？……這裏，辛弟，拿這到外面院子裏去吃吧。」她給她的姪子一包她放在她袋裏帶來的葡萄乾。「我是到鎮上，但我沒有時間回家。我到梅特家裏去，因為她正在替我做一件衣服。」

「到梅特家裏？……哼！哼！到威特士跳舞場，另外在十點鐘後，坐電車來回於倍爾街！倘若你事先告訴過我，我不會管這許多，然而你說，除了禮拜四下午你不來鎮上，現在我相信你是說謊。」

「這不是說謊！我以前不曾來過鎮上。」

「無論如何，誰晚上帶你來這裏——那裏不是沒有車走的廳？」

「啊！我跟廚子和幾個男孩子來的，媽媽！就是他們！他們爲跳舞租了一部汽車。回家有什麼益處呢？當你和安琪像雞一樣沒有黑便上床睡了的時候？」

「這都不錯，小姐，安琪講究衛生——要保重她的健康和體力！」

黑麗德沒有被感動，「爲了什麼？她在黎斯太太的廚房裏消磨她的一生嗎？」她雙

她的肩。

「你帶你的手提包回家爲什麼？」

「我要在禮拜六辭掉這工作，」她說。「我已經告訴過他們了。」

「辭掉！」她的母親叫起來了。「爲什麼？主呀！假使不是爲了這件事，便是另有別的問題！」

「爲什麼嗎？」黑麗德發怒地反駁着，「那有很好的原因！全部工作一個禮拜只有五錢，和很少的那些旅客們給你的小賬。除那些白種人侮辱你以外，要你同他們睡。瞧瞧我的指甲，都是擦那餐室的地板弄破的，」他伸出她的黑瘦的手。「照應吃飯措銀器，洗桌布，和熨桌布，此外還擦地板——那就是這樣麻煩的一件好事情！只有三個女招待做工。那個老賬房，出了那裏，就是一個真正的白種人的奴隸。他是不管他給我們女孩子的工會會怎樣難重的。好了，這個禮拜六就完結這上流的新斯丹頓州鄉村俱樂部的事情了，

——你正在告訴着每一個人啊！」她又聳一聳她的肩。

「現在你打算做什麼呢？」

「梅特說：我能够在那裏找一件工作。」

「梅特……那裏？」這老婦人已經開始在扯乾衣服，把牠們堆在一個大盆裏。

「在殼克士旅館，做茶房，有很好的報酬。」

海琪爾再停頓一下，決然地轉向她的女兒。「你不要打算在任何一個旅館工作。你聽我的話！牠們是罪惡的窟窿，牠們就是這樣。一個我的孩子，是不走進一個旅館的。即使你是一個男孩子，我也不讓你去，何況是一個女孩子！她們只是在旅館內賣淫。」

「梅特不是賣淫的。」黑麗德的眼眯着。

「我不知到她是不是，但我覺得我要禁止你同她跑，——我以前曾經告訴你……聽的如她也不是一個站得起的人，使他們小孩子墮入罪惡。瞧瞧滿美在改良學校內不到十五歲就賭錢。大孩子愛西，她沒有結婚已經和那黃種的魔鬼到堪薩斯城了。梅特日夜在街上跑，而你想和她一道！……慈悲的主啊……這裏，掛起這些衣服來！」

她的母親指着桌上盛滿了濕的絞起了白衣的破鐵盆，黑麗德把盆拿到手裏，這是沉重的，在她舉起到她的肩土時，她氣得在抖了。

「假使你要罵我，你就罵我，媽媽！但不要說到我的朋友。我不管他們是什麼，梅特無論什麼事都替我做，她的兄弟是一個好孩子，無論他在改良學校內怎樣。他們不要他在那裏，只是爲了擲骰子。那算什麼事？我喜歡他，我也喜歡士姆漢太太，她常常罵人，她要過平靜日子，和活潑的，愉快的生活。」

熱淚迅速地流到兩頰，淡紅色的粉上掛着兩行淚痕。辛弟正同巴士德在蘋果樹上玩着石彈，在她提出衣服把牠們掛在院子內的一根繩土的時候，他聽到她的喘息。

「你辛弟，」海琪爾婆婆從廚房門邊大聲叫着。「進這裏來給我一些水，砍些柴。」她的黑臉流着汗，現着疲倦和苦惱。「今天晚上我還要弄好這些衣服來休息一下，……這孩子，黑麗德氣得我要死！幫幫我，辛弟，親愛的。」

他們靜默地吃着晚飯，因爲海琪爾幾次想和她的年青女兒談話都是失敗了。有一次，

這老婦人說。「那鬼詹保禮拜六要回來。」黑麗德的臉上高興了一下。

「啊！我是喜歡的，」她回答，於是她的嘴又歸沉默。辛弟開始不安地踢着桌子腳。

「算了把！」這女孩蹙起眉。小孩便停住了，恨着他的可愛的姨，爲了這樣一點小過失暴躁地說他。

「天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的姊姊，安琪和泰比，」當海琪爾洗着碗碟的時候開始說，同時黑麗德站在火爐邊拿着衣服，等候把衣服烘乾。「現在，我是一個老太婆了，你却磨難着我的靈魂！我雖極力提醒你，而你偏不聽我的話。」又是這套老話。「現在安琪不是一個活得比較好的孩子嗎？」假使她不是詹保發狂的話。泰比結了婚，過得很好，到處受人尊敬……而你却野跑！」

「泰比？」黑麗德爲了這種比較的刺激突然地譏笑着。「是那樣地可尊敬，離開十步遠你不能觸到她。那就是泰比！……安琪一切不錯，在黎斯夫人家裏，自己一生做着工，但是你不要說到泰比。因爲她不過是同一個有一點財產的郵政收發員結了婚，她就甚至再

不想看一看她自己的親人。當有些黑人爬到世界上的時候，他們剛和白種人一樣做着事，——就不記得你，泰比就是那樣的一個黑人，現在她是爬到世界上了！」

「閉住你的嘴，那樣說你自己的姊妹！假使她在自己家裏滿意的話，我不叫她常常回家來。」

「不是的，你沒有叫她。媽媽，然而你常常說到她是那樣地可尊敬。……對的！假使我和泰比一樣站起來了，我就不要人尊敬，……她是一個黑人，我也是一個黑人，從復活節我就不曾見到她……這在她即使不爲了黑種的問題，也是爲了窮的問題，那就是因爲我們，你和我，和安琪是替白種人作工，洗衣服，走後門，以及受賞錢及侮辱。我厭倦了這種事情，媽媽！我要立刻過一回愉快的日子。」

「原來你只是要過一回愉快的日子，」海琪爾說。「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合做基督徒的，上帝注意着你啊！」老婦人拿起一口重鐵鍋，開始內外的洗着。

「呵！教會已經是造成了和救世軍人們一樣行動的你們老黑人的一羣了，」這女孩問

答：把拭乾的刀叉拋在桌上。「在禮拜天甚至怕笑，怕一個女孩和一個男孩眉來眼去，恐怕人去跳舞。你們的老耶穌是白種人，我想就是因為這樣！他是白種人，倔強的不像黑人一樣！」

海琪爾喘息着，同時黑麗德不管她的母親的痛苦，興奮地繼續說。「看泰比，在家內算是最高級的基督徒——主教，而是那樣神聖甚至不能看看她自己的母親。好像那一切流浪的人們全是壞的。而一切像湯姆老伯伯和平凡的乾澀的放下臉的黑人充滿了教堂，我決不加入教會，即使我能幫助牠。」

「饒恕這個孩子吧！幫助她，救她出火坑！改換她的心吧，天呀！」這老婦人祈求着舉起她的手站在廚房中間。「上帝饒恕我的孩子吧！」

黑麗德現出一種堅定的不愉快的神色，蹙着眉，放開碟子。抹桌，潑刺一聲把水倒出廚房門外，然後，她走進和她母親分開來的睡房，開始換衣服，在她薄的白色的內衣下面，辛弟看到她好看的年青身體的柔滑的黑皮膚。

「你到那裏去？」海琪爾嚴厲地說。

「出去，」這女孩子說。

「出去，到那裏？」

「喔！赴維羅格夫的一個宴會。媽媽！孩子們在七點鐘便坐汽車來的。」

「什麼孩子？」

「梅特的兄弟和一些同伴。」

「你不准走開一步！」

一對鐵夾子，在鏡檯上的點着燈光的燈罩內攏動。黑麗德繼續在預備，正在把頭髮梳到前額上，焙蕉的生髮油氣味，流進了辛弟的鼻子。

「禮拜一半夜還在街上跑，天曉得每晚多遲才到鄉下，現在你回到了家又賄出去！……你不准走！」她的母親繼續着。

黑麗德穿上一雙紅絲襪，在她的腿上發着光。

第四章 禮拜四下午

「你不願在禮拜堂的唱詩班內唱歌。你說你回家到學校去。你也不要做工。現在你要去做什麼呢？許多年前，你的爸爸未死的時候會說，你是那樣不行，對於任何事情沒有結果的，但我不信他。他的臨終的話是「照應我的孩子黑里德」，你是他最愛的孩子……現在看看你！穿着紅絲襪，到街上亂跑！「海琪爾抖顫着」倘若你的爸爸活過來看到你？」

黑麗德在臉上和頸上撲粉，擦胭脂在臉頰上，拿碎滑石粉搽腋窩，用小瓶的香水擦她的耳朵，然後，她飄飄然的，全身是皺紋閃光的藍色衣服。襯衣短短半截的在膝踝之間，看起來很秀美，很纖巧婷婷，好像一個在維也納玩具店裏的黑盜洋囡囡。

「一切東西全是學梅特的，——誰也會說，」她的母親繼續嘮叨。

「怎能這樣短，不知羞恥！規矩是壞人穿的衣服就是了！……爲什麼？你無論如何要穿起來，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要出去麼？一定以爲我的話不中聽。上四月剛滿十六歲的女孩，跑去維羅格夫赴宴會！這樣的想頭！當我在你的年齡時，除了禮拜天在教堂內，八點鐘以後是不出去的……天曉得你們青年人想滾向那裏。而我禱告和洗作得手指見骨也

爲了庇護你。」

「一種汽車號筒的尖厲的叫聲從街上響着，一部大紅車，滿是穿的華麗衣服的坐着棕色女孩，和沒有穿上衣的光頭的黑男孩子，穿着青的和黃的絲襪衫，開到路旁，有些人再奔的趕着號筒的球形部份，別一個就大聲和唐突的叫着震動了耳。」

「你辛弟」海琪爾命令，「跑到那裏去，告訴他們那些黑人離開這裏，因爲黑麗德不願什麼地方去。」

但是辛弟不能動，因爲他的青年的柔和的姨早拿領帶緊緊地縛住了他，同時她發狂地到裝幀抽屜內找一條圍巾。在她放鬆這小孩子以前，她扯出那圍巾來，長的帶着紅色絲條紋格子花的圍巾。

「今晚你不准走一步！」海琪爾叫着，「你不聽我的話嗎？」

「喔，不聽麼？」黑麗德以一種和刀切般的聲調冷冷地說。「你是一個叫我不要去的。但是我要去。」

於是突然地在這房子內發生了一件事，——憤怒和一塊面紗一樣從海琪爾的臉上掉下，顯露着有了年紀的，絕望的眼充滿着恐怖和痛苦。

「黑麗德，親愛的，我是要你好，」這老婦人喃喃地說，話語來得可憐而且低弱——再不是一種命令——當她面對着她的穿着有皺紋的藍色衣服和紅色絲襪的極端的活潑的年青女兒的時候。「我只是要你長大成人，孩子！我是不要你同他們那些孩子跑到維羅格夫去。在夜晚，那裏沒有你玩的地方——你要知道這個。你是媽媽的寶貴女孩。她需要你好，親愛的，需要你相信耶穌，就是這樣。」

汽車內的孩子們的低聲爭吵傳到院子內，當海琪爾把一隻怯弱的拘束的手放在她的女兒的肩上的時候，黑麗德轉身開去了。

「你老骨董！」她叫着。「讓我走吧！你基督教的老骨董。」

她從門內經過圍牆向等着的車子跑，在那裏年青孩子們的手臂已渴望地在歡迎她了。這龐大的機車輕快地往街下急跑，機器的急速的撲鹿！撲鹿！撲鹿的聲音，愈走愈低下去。

了。最後，這汽車僅僅有着一點紅色的尾光在夏天的灰塵裏。辛弟，站在他的祖母旁邊，注視着，直至那汽車消失。

第四章 禮拜四下午

無
腕
柱

甲

第五章 六絃琴

伸出你的手臂圍繞着我，寶寶

像圓暈圍繞着太陽！

寶寶，伸出你的手臂圍繞着我，

像圓暈繞着太陽，

告訴你的可愛的爸爸，

你怎樣需要你的所愛啊！

離保在家了，一切隣居可以聽到他的「哀歌」悠揚跌宕的低音，在禮拜六晚上他和安琪一早就到床上去了。禮拜天晚上，海琪爾婆婆說：「掛上那六絃琴，你打算表演的名歌還是好些好，我不想你太過吵鬧這些白種隣居了。」

但是禮拜一，太陽剛剛落下地平線，音樂便開始在巷裏波動，飄過後牆，傳入樹房的
甕裏，那兒可愛的白種的婦人們要安詳地洗她們晚餐的碟子。

你可曾見過桃子

生在西瓜蔓上。

說呀！你可曾見過桃子

生在西瓜蔓上；

你可曾見過一個女人

我不能弄到手上！

詹保伸得長長的，懶散地憩息在廚房門限上，背靠着門柱，腳放在院子裏，手攏攏着
他的可愛的六絃琴，左手反執着一柄舊小刀的背按住琴頸，上上下下的滑動着，發出那樣
奇怪地低音，顫動着的琴弦嘆息着：

嗚，我纏繞了森林母親。

我一定能够離開你，

真的，我離開了我的母親

我一定能够離開你，

因為我離開過一些女人。

她們虐待我和你一樣

摩保想起了在拿賽斯，薛維保，達拉司的棕色皮膚的女人，想起了在魯易士安那的巴

頓魯城內的赫拉阿利的女人。

哦，你在發奮與勤勞，

不要對我沒有效果，

寶賢，你在發奮與勤勞

不要對我沒有效果。

因為我是能够發奮與勤勞

黑 麗 靜

像一匹猴子抱着椰子樹！

於是黑麗德，站在後院裏熟蘋果樹下唱和起來了！

現在我知道你不要我

所以就遠離遠離了，

上帝呀，我知道你不是愛我了，

所以就這樣遠——你——遠離我了！

我仍可以得着美滿的愛情：

你可以去——坎薩斯城

「哦！彈呀，親愛的小爸爸摩保！」她開始跳舞起來。

於是海琪爾從她的坐着的平台邊的坐位上伸過牆去，叫着：「喂，小姐，停止跳舞！

院子變成歌場已經够了，還要變成舞台嗎？」但，黑麗德繼續着，她的手在星光下摘着幻

想的櫻花，她的大腿在地上發出一種響聲。

「跳，孩子，」詹保說，突然停下來，於是又彈着別一個調子，「你跳得好像舞台上舞女一樣，倘若你練下去，你將來可以代替阿拉華爾嘉的位置。」

「哇哇，——你的孩子這樣能唱呀！」湯姆約翰從對過的院子恭維着，沙拉傍着他的旁邊，坐在他的茅屋後面的凳子上，附和着。「喚起舊時代的我們了，親愛的！就是這樣的！」

「呀！他們簡直是給魔鬼纏住，」海琪爾從她的位子靜靜地回轉到這唧水筒的旁邊。「你和黑麗德兩個——唱呀！跳呀！在這班孩子面前弄這些不成材的東西。」她指着辛弟和懷利梅，他們坐在地上把背着鷄嬾的箱子。「這是可羞的！」

「我歡喜，」懷利梅說。

「我也歡喜」這小童附和着。

「自然你們歡喜——你們都還是乳臭未乾的，」這老婦人對這些女孩子反駁，她挨下肩靠着唧水筒再聽一下。

音樂粗暴地囑咐她趕步：

我不知道我的翩翩騎者去什麼地方？

他離了我，把我的金鍊拿進押當。

那是黑麗德的慘淡哀訴的聲調，傳佈到黑夜的天空。詹保會教她那首歌，那是一個纖弱的泥土色的棕色孩子，在他們從赫司頓吉俄馬哈路上，一對情人住在哈來頓旅店幾個月，對她表示了愛情，或許是童年之愛吧，但是當他零零地離開時，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在詹保手裏的六絃琴反響出那舊日的創痛，用一種更甚的調子，比這原有的創痛更為顫動。

脚步從前院踏着來。

「上帝，很遠我便可以聽你們兩位了！」安琪說。她完了工作歸家，沿着屋走來，在她左臂下挽着一包食物。「哈囉：你好嗎？小爸爸。哈囉，媽媽弟弟給我一個吻……上帝，我又熱又累，消磨够了，這樣晚才做完了事……這兒，詹保，進來吃這些白種人曾經拿來做晚餐的好東西。」她跨過她丈夫伸出來的腿跑進廚房。「我帶一些極好的冷火腿來

你，親愛的，從黎斯夫人那裏帶來的。」

「好的，一定，但讓我在這裏一下子，」這人說，但他繼續彈着「翩翩的騎者，」黑麗德繼續唱，那時食物已經被忘記放在桌子上，直至許久之後，安琪已經到了門外坐下乘涼，因她等詹保進去她那裏，已經等得累了。

自從和安琪結婚以來，在晚上他和黑麗德一起唱着歌，倏忽地已經九個年頭了。最初，黑麗德是個梳辮子的女孩，每次她的到處漂泊的姊夫留在斯丹頓的時候，他會教她這些南方陳舊的調子娛樂他自己，那是些流行的民謠和百多種的不同的「哀歌」從南方的腐敗的古城市裏選出來的，這小孩子以她的高亢的柔和的聲音，（黑人叫這是中音）和她的種族的韻律的官能，立刻學到唱這些歌唱得和詹保一樣好。他也教她「Parse meia」和幾種南方黑人的舞蹈，有時候，他們一道左轉右轉的跳着。這都是很好的玩意兒。有些詩句不僅有兩種而且有三種意思，有些舞的步伐是限制的腳部的動作。然而不管黑麗德或詹保都不會拿他們的心去想。牠祇是音樂。好的練習——他們喜歡牠。

「你知道這個曲嗎，安琪？」詹保爾，突然客氣的叫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其實因為自她回家，他忘記了吃她的東西，對她很難為情。現在他凝視着在黑暗中的她，她離開別人，突然坐在院子內廚房椅子上，把背對着園內的玉蜀黍，她輕快地如一陣微風一樣使他的指頭在他的六絃琴的弦上擦過。像風吹過玉蜀黍的長葉沙沙地響。一道長形的光從廚房門口落進院子內的旁邊，射過強健的，橙黃色的他的皮膚，落在他的皮膚，落在他的穿着藍色工人襯衣，沒有扣扭的頸上。

「來，和我們同唱，安琪。」他說

「我不懂。」安琪回答，她的喉內梗着一顆核，她的眼看着他的高大的筋肉發達的動物般結實身體的半面黑影。她是很愛詹保的，她知道在他和她小妹中間，除了音樂愛好外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他可以放下他的六絃琴離開黑麗德一會，來吃她帶來給他們好吃的冷火腿片。她整天不會見到他。當她今早去工作的時候，他還在床上——但現在却給安琪纏着他。

在星光的黑夜中，六絃琴音調變成一種悲愁的嘈雜，好像棕樹林內的微風一樣；成爲一種呻吟，好像從附着樹林的風吹着許多垂下的薜苔的長條一樣，她的金色美麗的丈夫在門限上把聲韻傳揚開去，孤獨似的不是他的妻子能欣賞的，奇詭地，粗暴地的六絃琴叫着在這夏夜。

我騎上一隻騾子，

我騎上一隻騾子，

到南方的某處。

我騎上一隻騾子。

於是這問題的發問就和一個苦惱的被棄的孤獨的情人要發問一樣

你說你去北方。

你說你去北方。

你怎樣呢……親愛的女郎？

你說你去北方，

於是在律動的絕望中悲嘆着：

喔！你不要把我遺棄在這兒，

寶寶，你不要把我遺棄在這兒。

跟你回去！

說你不要把我遺棄在這兒。

這男女合唱的四行詩的聲調，不斷地向晚上的空中低訴。這些四行詩有的是聲保在堪薩斯的松林內從營造廠的工人處聽來的，有些他們唱得和破壞了的路一樣失望和顛簸，而且還有些是唱者當場任意地在他們的嘴裏編造出來的：

喔！我安排好了我的床榻

說我安排好了我的床榻，

走下那陰沉的墳墓，

我安排好了我的床榻。

這歌調隨着一種悲慘的不可思議的絃聲終止了。

「好了，」海琪爾說。「現在我想你們該唱些我們的歌如 *When de Saint, Come*

Marchin，或者 *This World is not my home*。——基督徒在教堂唱的那一些歌吧。」

「喔，媽媽，這還不是禮拜六，」黑麗德說。

「唱 *Oasey Jones* 吧，」老人湯姆約翰叫着。「那就是我們的歌。」

這樣，這個不朽的工程師和着別一個女人相約之國的歌謠，在星光的黑暗內激動地唱起來了，同時每一個人都參加合唱。

「唉，彈呀！孩子，」這老人歡呼着，「沒有人能彈得像你一樣好的。」

詹保記起了他在曼非斯還是一個小孩時，亨利會說過，「你該使你離開那種生活，孩子。但他不會照着他的話——有許多事情可看，有許多地方可去，有許多別的工作可做呢。」

「你喜歡什麼歌，安琪？」他問，重又記起了她在這裏。

「喔，我不在乎，隨你的意。所有的歌都是好的。」他開了她，她愉快任性，而且有點驚訝，「那末，好吧！」她說，「聽我的。」

現在我是在卑賤的古老的牢獄裏，

沒有誰來做我的保人

寂寞，悲愁，鐵鍊把我鎖起——

我的朋友們却反把我控下去，

「那就是這樣的？」湯姆約翰生很同情地叫着，「那時當我在士納州的牢獄的時候，

……」

「閉着你的嘴吧！」莎拉刺刺他的丈夫的肋骨，止住他的話。

唱歌繼續下去，Blues, Shouts, Jingles, old bits, Bon Bon Buddy, The Chorolate drop; Wrap me in Your big Red shawl; under The old apple tree, Turkey in The Straw——廣保和黑麗德打破着這小市鎮的夏夜的沉默，直至海琪爾婆婆來攔阻。

「你們還是結束了吧，孩子們，因為我要上床去睡。無論如何我不能常常這樣遲不睡。孩子，玩點什麼更適當的，來作你們的結束吧？」

詹保，嘲弄這老婦人，開始彈得像一個生迪非教堂內的更年老的人一樣，顫動和呻吟，同時輕拍着兩隻腳，當他以一種跳舞的陪音彈一個讚美詩似的悲哀顫動調子的時候：

告訴我，妹妹！

告訴我，哥哥！

你曾否聽到這最後的新聞？

於是嚴肅地好似他要宣佈這未來的判決。

一個女人死在佐治亞。

使她的兩個愛人驚惶失措。

多麼可怕，多麼悲慘，六絃琴在悲吟了。

一個敲前門，

第五章 六絃琴

一個却在後面——

悲慘，悲慘，……悲慘，悲慘，音樂在訴說了。

現在那個婦人死在佐治亞：

門環上掛起了黑紗。

啊！彈着那樣的葬歌，孩子！這時六絃琴彈出葬歌。

棺車慢慢地到來

同着兩匹橡皮般疲倦了的馬。

接着是一聲冗長的聲音，似在教堂內一樣。

『阿們！』

於是隨迅速的滑流，呻吟和叫喊，六絃琴在不規則的狂亂中突然發着尖聲了；黑麗德開始跳着Ball-The Jack，她的兩臂和一隻無頭的鴿子的兩翼一樣輕拍，六絃琴在狂亂中聲訴着，奏者愉快地對這緊急的音樂搖動着，他的歡笑的嘴叫起來：『放低一點，孩子，放

好一點，黑麗德。』

然而安琪站起來了。

『我想你可以進來吃我帶給你的火腿吧。』她說，當她拿起她的椅子動身進屋的時候，『你，辛弟！不要躺在樹底下，到床上去。』她粗暴地對這已被歌聲引入了夢境的小朋友說。然後向着她的丈夫，『詹保，我想你可以進來了。』

隨着一聲似乎全世界起了回響的絃子深沉的振動，詹保停止不彈了。於是他使他的六絃琴靠着房子旁邊，直舉起安琪的肥肥的棕黑色的小身體，在他的有毛的手臂上。同時，當她如一個頑童一樣蠕動着時，他吻她，她的棉軟的兩隻乳峯由粗布藍衣下摩擦着他的強壯的身體。

『你不喜歡我的那些老調子，你喜歡，寶寶？你不要聽我唱那些調子的，』他笑着說。『那末算了，無論如何，我喜歡你，喜歡你的火腿，喜歡你的接吻，和喜歡你給我的每件東西，讓我們進去吃吧。』他抱她進廚房去，在那裏他坐着，讓她坐在他的膝上，

當他吃她那誠懇地從黎斯太太的晚餐帶來給他的食物的時候。

外面，懷莉梅從黑暗中跑回家去了。黑麗德倒一杯水給媽媽，然後把她從她的矮坐位上扶起來，辛弟在後面幫忙，用兩手堅定地推着海琪爾婆婆的肥滿的背，然後，他們三個走進屋子。當他們經過廚房時，向坐在詹保的腿上，兩隻黑手臂緊抱着他的頸的安琪瞥了一眼。

「看來好像你們抱着耶穌一樣，」黑麗德對她的姊姊說，「你一定不會跌下來的，老徐娘！」

到半夜，當那個在靠近屋邊的樹上作巢的貓頭鷹開始叫起來時，他們大家都睡了——安琪和詹保睡在一個房子內，黑麗德和海琪爾睡在另一個房子，辛弟便睡在他的祖母的床腳邊的地板上，鐵路軌上，很遠的地方吹來一聲汽笛，孤寂地，悠長地。

第六章 工作

在懷莉梅後院裏的向日葵，長得比湯姆約翰生的頭還要高，後牆角的蜀葵也差不多是這樣高了。紫色黃金色的莧菜繁密地圍繞着葛特的屋子。海琪爾婆婆的瞿麥和她的卷丹已經開了花，她的僅有的一棵樹上的蘋果也立刻會成熟了。這三家鄰居相連的院子被花朵裝點得很美麗。「留心趕走那些狗！」辛弟的祖母時刻對辛弟說，因為炎熱的日子已到，會使這些馴服的畜牲變成瘋狂的。蜜蜂沉重地載着蜜，大的蒼蠅在空氣中嗡嗡的響，斑色的蝴蝶在這野玫瑰上面吮吸……西瓜已經上市了。

所羅門王朝的皇家，非洲的騎士和婦女，因為九月解放自由紀念節要預備舉行一種表演，一種「各國家的扮演」，而安琪在裏面是飾扮瑞典人的，不到一個月，第一次的練習就在今晚舉行。

「辛弟，」他的母親說。在清早搖醒了他，辛弟是睡在海琪爾床脚的他的蓆褥上的。『聽着！我今晚要你到黎斯夫人家裏去，幫忙我弄碗碟，讓我可以早點回家，騰出時間洗浴和穿衣去會場，你聽到嗎？』

「是的，媽媽！」辛弟說，朝着從窗子進來的清早的太陽合上他的眼。但在半點鐘後，當詹保踢他說：『喂，孩子！你要去釣魚嗎？』的時候，他便立刻起來，跳進他的褲子，一起出到花園裏去掘虫。這是少有的，他父親要帶他到那一個地方去，自然他願意去。辛弟尊敬詹保，但詹保雖則放縱他，但在他的釣魚遠足隊裏却不和他的十歲的年紀的兒子去的，因為他時常要麻煩照料他。

黑麗德已經做工作了。海琪爾當這兩個入急忙忙地從廚房門出來時，她已經很久的在蘋果樹下的欄干上工作了。『呀！你今早不做工嗎，你是？』這老婦人彎下腰去隨即伸起來，舉起這洗衣杵嗚嗚着。

「不，」她的高大的女婿回答。『唐納浩昨天開除我了，因為這些白種的砌磚匠說他

們不能和一個黑人砌磚。

「你工作總是會出點事情的。」海琪爾喘息着。

「真是這樣，」詹保快樂地贊成說。「但別愁，我和辛弟今天給你提一盤魚來做晚餐，好不好？」

「不需要什麼魚。」這老婦回答。「不要叫我是媽！在你應該出去賺錢來供家和那個孩子及你自己的時候，只打算在這裏釣魚。」肥鬼浮起白沫圍繞她的黑手臂，當衣服在這鏗裂的洗衣板上一起一落的時候。「上帝給我一個懶黑鬼！」

但詹保和辛弟已經藏在那些高的麥後，貼近着後牆在掘魚餌了。

「永不要為一個婦人使你發愁，」這孩子的父親溫和地說，從翻起的泥土拿起溼潤的蠕動的蟲，「待她們像鷄似的。拋牠們一些穀，牠們會跟在你後面跑，但不要給得太多。倘若，你給太多了，牠們會停止着，望你來等候他們。」

「牠們是這樣嗎？」辛弟問。

溫暖的下午的陽光，使這條河變成一張泥金色的薄紙，反映開去到這一里半外的橋和麵粉廠裏。這裏是在靜怡中，在一條崩潰的堤上的盡頭的蘆草中，詹保和他的兒子靜默地坐着。一根有小銀魚的長竿絲綫下水裏，鉤上餌，這根釣魚絲遠拋開在水中，等候魚來吞食。在平靜的褐金色的河道上沒有一點微風，沒有一點漣漪，沒有一點聲音。但有一次火車在他們的後面駛來，噴出一大陣煤烟和煤渣震撼這道堤。

「那是第五號，」詹保說。「它是飛快的。」當這火車帶着空卡車駛下這鐵道，這行鐵軌上不見了時，迅速地經過這粉廠發出一種空響，粉廠的烟囪，從這熱氣矇矓中可以隱約地見得到。有一次這汽笛尖銳地叫着。

「牠現在駛去了，」當車輪的最後的車聲消失時，詹保說，除了一隻做釣餌用的蒼蠅在籠裏嗡嗡地響以外，再沒有聲音來打擾這兩位釣魚人了。

詹保疑視住他的竿臨過河，在照耀的陽光裏，幸弟能够見得到禾田上的金色樹林的青色。他懷疑在那邊的村裏，或者會更適宜於住。

「快動！」他的父親忽然的叫起來，立刻用力扯起這條竿，「現在真咬了一口……看這鱈魚。」從水裏，他拖出一尾撲拍着的鉛色的生物，在鈎上一個猙獰的白色的嘴裂開，流着血。

「他是在我的竿上的！」辛弟歡呼。「我釣着牠！」

「哈！」詹保發笑。「你坐在那裏做夢呢。」

「不，我沒有。」

但隨即這粉廠的五點鐘的汽笛響起來了，「哦，爸爸！」這孩子叫。驚慌着。「我想該去黎斯夫人那裏幫助媽媽了，我差不多忘記掉這回事。她今晚要早點完工到會場集會，我趕快去幫忙她。」

「好的，那末你最好放下吧。讓我來看你的竿，和帶魚回家。」

這樣，這個小孩子小心地跨過這道堤，爬上了岸，走下鐵路軋朝鎖跑去。當他到了便魯思街下，離黎斯夫的房子還有十間屋遠的時候，他喘息得很，因此緩行了一回，然後又

跑下這悠長的住宅街。從行人路後面的遠處，在青草地上位置着許多大廈。一個接着一條長的橡皮管的洒水器，不時自來泉似的噴出如霧的冷水洒在乾草上。在一個院子裏三個金色頭髮的小姑娘在一棵榆樹下玩耍着，在別一個男人和一些小孩玩着木槌球，閑暇地嬉戲。

最後辛弟轉入一個大院落裏。當他到了這白種太太家裏的廚房門口時，煎牛排與美味迎着這流汗的少年。在裏面，安琪高站在熱爐旁，在湯鍋裏放一些東西調味，滿臉是汗，在她衣服兩臂下有一大塊溼痕。

「你來這兒好了！」她說，「我等到你最後一點鐘哩。這裏，拿這個鑽弄碎一些冰做茶。」辛弟攀上一張小凳上揭起冰箱的蓋，他的母親打開了壺，抽出一鍋黃褐色的麵包，「給這些你父親，」她說。白種人不會問及的，但他們也歡喜這些。所以要分開兩份了……詹保是迷上麵包的……他今天有做工作嗎？」

「沒有，媽媽，」辛弟說，敲着冰。「我們去釣魚。」

在那時黎斯夫人進廚房來，高大，金髮，碧眼，穿着一件薄的花長袍。她是一個中年的白種女人，有一種尖銳的鼻音。

「安琪，我歡喜把馬鈴薯煮得爛一點，替我父親做些片片的薄麵包。喂，一定要薄的！」

「是的，太太！」安琪說，攪着一調匙香料放進油鍋內，煮成一種濃的黑肉汁。

「老是薄麵包，」安琪喃喃着，當黎斯太太走到前面去的時候。「常常在廚房吵！今天晚上還是集會——無論如何晚餐要遲——她又要求使我停下，來替那老人弄薄麵包！他並不是和別人一樣太不消化不能吃麵包……白人就是這樣討厭。」她放三片麵包在爐上。

「白人是那樣壞，整天等着吃！不曉得別人還要做別的事，以為我自己在這裏坐。」

安琪拿起這些薄的黑麵包，把那曾經烘熱了的放在一個粉紅的碟子上，她把牠同奶油和果醬一齊帶進餐室。然後她從廚房拿肉排，把菜蔬盛到金邊的碗內去，再加上美床的醬香的肉汁。

「啊，我餓了。」這孩子說，用他的兩眼放在這快要進入白人肚內的大肉排上。

「好的，稍爲等一等，」他的母親回答，「你是來工作的，不是來吃的……不過，今天熱呀！」她搗她的溼臉。圍上她那掛着在門後的圍裙，然後她拿着冰水和一把水壺走進餐室去，打着一面中國鑼，又走向廚房拿蒸熱的菜碗送進餐室桌上。

等她站在桌子旁邊服侍後轉來時，已經有些時候了，所以辛弟，幫她擦碟子，把牠們浸在滾水內。他吃那粘在鍋底的煨的玉蜀黍，拿一塊麵包在那曾經盛了肉汁的油鍋內抹。他的母親提了水壺裝一些水進來，於是又回到餐室去，在那裏面辛弟可以聽到笑聲。茶杯內的調匙響，和女人的談話。當安琪再回到廚房時，他從冰箱拿了四塊奶油蛋糕放到金邊的盤子內。

「他們差不多要吃完了，」她對她的兒子說。「坐下，我來把你安置好。」

辛弟已經餓，他希冀黎斯太太一家沒有把肉排吃光，這肉排放了肉汁和香蔥看來是很好吃的。

一會，他的母親端回那會盛滿熱菜的碗碟。她把那些碗碟放在辛弟前面的桌子上，但已經不再是滿滿的，不再是熱烘的了。玉蜀黍已經結成麻團，番薯差不多吃光，不過還有一大塊肉排在盤上。

『不要吃光，』安琪警告他說。『我要拿些回去給你爸爸的。』

餐室內的鈴響了。安琪走過這很狹窄的門，拿着一塊只是呷過一點的奶蛋糕回來。

『這裏，親愛的！』那老人說這是很合他的口的，所以你可以吃吃。』她把玉蜀黍糊擺在辛弟面前，『今天在外面他看見了那些熟桃子，他就要些。他是最麻煩不過的，可憐的老東西，把我忙死了！』她開始削果子，『就像一個小孩子，實在他是的，』她加上說，『拿着這些削了皮的桃子進餐室去，留下辛弟，一碗菜擺在他面前，慢慢地吃着。』當你忙着要出去時，白人們有許多東西要你忙。』

一會，她回來了，不耐煩地開始責罵辛弟吃飯吃得太久。

『我請你幫助我，好使我可以按時到寄宿所去，而且你只是坐着，懶着，吃着。』

這裏，洗這些碟子，孩子！」安琪匆忙地把菜碗放在泔水缸的蓋上，非或一行，於是辛弟站起來，滿口是布丁，用一大塊洗鍋布揩着那些碗碟。

黎斯太太又走進廚房，迅速地，經過小門凝視着他。辛弟感到白種婦人望他吃着她桌上剩下來了布丁是可羞的，於是他放下了調匙。

「安琪，」女主人尖厲地說。「我吩咐你不要把那樣多的葱放在肉排湯裏面。以前我已經對你說過好幾次了，而且你很清楚我不喜歡吃葱的。」

「是的，太太。」安琪說。

「特別要留心，我們飲的水不必等進餐就要弄冷的……今晚你一定沒有留心。你一定要再留心些，安琪。」

黎斯太太經過這小門出去了，但是辛弟，臉上通紅，眼睛立即充滿了憤怒的淚，站在泔水缺邊。他不能幫助她——聽着他的可愛的母親受着這個穿得花花綠綠的高大白婦人申斥。而黑色的做着苦工的安琪只回答：「是的，太太，」就完了——辛弟哭了。

『揩乾眼淚，』他的母親暴躁地說，當她看到他的時候，以為他是因為她要他工作而哭的，『怎麼，你什麼事？——還沒有替我揩幾個碗碟，就像煞有介事！』

他不回答，當餐室收拾清楚廚房整理好了的時候，安琪告訴他倒掉拉圾，同時她用報紙包幾小包菜食帶給詹保。然後他們走出後門，繞着這大房子走到街上去，步行許多路才到海琪爾婆婆那裏。由山谷走着捷路，經過那在沉沉暮色慘白地噴散着水氣的弧光下。對其他可憐的同樣放工回家的黑人問『好』。

『你好，約翰姊姊？』

『很好，謝謝你。』在他們走過的時候。

有一次安琪對她的兒子說，『晚上是屬於我們黑人自己唯一的時間！』她說，『謝謝上帝給我們夜晚！因為整個白天都送給白人了。』

羅 麗 德

八六

第七章 白種人

當他們回到家，海琪爾婆婆正坐在她的新門廊上納涼，這門廊是在押款上增加了三十塊錢來重修的，她坐在她的搖椅上，詹保一隻腳放在地下，背抵着柱頭，躺在她的腳邊。在安琪和辛弟走近時，他們兩個人正親睦地並沒有什麼吵鬧。

「晚安，你們。」安琪說：「我帶給你一塊很好的肉排，親愛的詹保，還有一些餅乾。進來吃，這時我還要穿衣服扮演。我很忙咧。」

「我們現在並不想吃肉排，」詹保回答，沒有動。「海琪爾婆婆和我晚餐時吃了新鮮魚和玉蜀黍麵包，我們飽了。我們再不要吃什麼了。」

「啊！……」安琪不高興地說。「那末，無論如何，請進來，在我穿衣服的時候談談吧。」這樣他懶散地站起來，跟着他的女人進了屋子。

不久約翰生姊姊，在暮靄中，由隔壁走過來。常來的懷莉梅也緊跟着她後面。「晚安，維廉姊姊，今天好麼？」

「苦呀！」海琪爾回答。「單是洗完衣服我也疲乏了。請坐，……：辛弟你去屋子內替約翰生姊姊拿一把坐椅來。……：湯姆呢？」

「主吓，孩子，他老早就睡了，那種掘溝工作，對於像湯姆那樣年大的人是不很好的。但大約要做完了。……：今天我自己替唐小姐洗完了衣服……：哈！這把椅子覺得不錯啦……：我看洗衣盆內她有差不多五十件小孩的衣服，你知道她除最後一個孩子外，都是雙生的。」

這兩個老婦人的談話，無倫次地繼續下去，直至他們的孩子笑着，叫着，打着，跑過前面院子去，捉着螢火蟲，看牠們在握緊了的拳頭內發光，然後，放她們在悶熱的黑夜中閃爍的飛。

黑麗德來到房子外面坐在門廊的邊上唱着歌。主呀！天氣多熱啊……：你好，約翰生姊姊？在黑暗中我沒有看到你。」

『真苦呀。孩子』，這老婦人回答。『然而我不能丟開。親愛的，當你到我這年紀時，假使你的生活一如你們孩子們現在所追求的，你便要做得很好吧！怎麼今晚你有空，不去參加宴會呢？』

『今晚有宴會，』黑麗德說。『此外那件新工作是一件嘔心的事，約翰生姊妹，現在我住在家裏休息。我是在那新阿拉伯餐館當廚婢。有時你和那些老手爭執及那些白種女招待及黑廚子吵鬧後，你就覺得很喜歡在晚上跑出來的。但是雖然那裏的襯衣並不壞，伙食也好！——可是，你却不能希望別的東西。』她背靠着柱子聳聳肩。

『使你離開這條街，我就快活，』海琪爾說，滿足地搖擺着。『也許現在我可以使你再進教堂去了。』

『喔，我不喜歡教堂。』這女孩回答。

『孩子，不能多責備你，』約翰生姊妹說，在她的圍裙的袋子內瞎摸着，『這些教堂，現在就是這樣的……辛弟，跑進屋去問你爸爸要一枝火柴抽旱烟。……那些信奉耶

蘇的牧師們不是在這許多時候全沒有注意到可憐的基督了嗎？他們幹的是修理這樣和募集那樣，走廊上需要一條地毯，牧師又帶一把風扇來使他們自己涼快。」這老妹妹吐了一口痰到院子裏。「錢，就是白種人的宗教——上帝救救吧！說多了也是沒有用的。」

「真的。」海琪爾同意着。

「假使天堂的門遮蔽着白種人的臉，和教堂的門遮蔽着我們黑人的臉一樣，這會是多麼壞啊！是的，先生，事情就是這樣，上帝是不存偏見的！」

「不，」海琪爾說，「但是上帝不喜歡惡人的，不管白人或黑人。」

「談到白種人的宗教嗎，」安琪說，穿着一件新衣急忙從屋子內出來，「爲什麼我在那裏工作的黎斯太太在禮拜天想及玩（Bridge）還要比想祈禱要多——我總不見到她祈禱的。」

「你們是傻子，」詹保在她後面說。「人們是應該在禮拜天有一點遊戲的，現在黑人就是這樣——整星期工作然後又整個禮拜天站在教堂裏，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其餘

的東西在進行。」

「噲，」海琪爾噉噉着。

「好了，我們不要爭論，親愛的，」安琪微笑。「來伴我走一程吧。親愛的，現在差不多九點鐘，我得在八點鐘到會場，但黑人們常是遲到的。來吧，庫傑。」

「再見，媽媽，」辛弟從草地上歡呼着，當他的父母在街上一起漫步的時候。

「庫傑是說得對的，」黑麗德說。「黑人們真太歡喜教堂了，但白種人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太忙於尋找他們的東西，從世界上，不從上帝那裏。除了他鄙視黑人以外，我並不非難他們。雖然他們很對，只顧到他們自己……但我還是憎恨他們。這一點，除非他們不會虛待我們，他們會是嗎？」

「親愛的，別談那些，」海琪爾叫着。「這就不是基督教徒，孩子，倘你不歡喜他們，為他們祈禱，却不要惡意對待他們。我是奴隸，黑麗德，我終知道白種人的，他們所能看見的他們是慈善——但至於可憐的黑種人，他們就不能見得這樣遠了，就是這樣的。」

黑麗德開口待答，但腐保，剩下安琪在屋角，回轉門廊用語去辯駁她了。『在他們，我們是太黑了，媽媽。』他笑。『在黑暗中他們怎能瞧得見？你們黑人，應該弄光白些，就是這樣的！』

『閉上了你的嘴，你這個黃公雞！』姊姊約翰生說：白種人就是白種人，他們是卑污的！我不贊成海琪爾的話，』這老婦人加重地不同意她的老友。『我不是和白農民相識了六十五年？他們不是和我直到今天還好住在斯丹頓不能回到我的家裏去嗎？卑鄙的蠢東西，我不是喂大了他們三個小孩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但他們三個孩子並不回轉來幫助我和湯姆走出這市鎮？』

這老姊妹深長地抽了一口她的玉局黍桿子的烟斗，燒着了紅點在烟斗內發光。同時懷莉梅和辛弟停止玩，坐下在門廊上，當他開始說一個他們大家最少已經聽過十二次的故事的時候。

『這故事我以前對你們說過沒有，我說過麼？』約翰生姊姊問。

「我沒有聽過，」詹保說着謊，他急想要她繼續。

「不，你沒有說過，」黑麗德使她確信着。

「那麼，故事是像這樣的，」這故事的展開，開始訴說着這樣，內戰後一個年青自由的女子，約翰生跑到近威士堡的密西失比城上的一家白種的地主家裏去做事。在歸附到這個家庭時，她和湯姆約翰生，當時的一個佃夫結了婚，隨着住過好多年，他養自己的五個孩子外，還要照應她的白種女主人的三個孩子，把她的黑乳頭喂他們，有時候，留下她自己頂小的一個在小屋裏去，和她的白種孩子同住，當他們病了的時候。他們叫她做孀媽，直到他們長大結了婚，她仍然去看他們，隨時幫他們家裏做事。

「那時，我們黑人都住在白種人叫做克雷威爾的市外，我們許多人都有小屋和田莊，我們好好地種着棉花，山芋和一切。嗒，麻煩就在那裏開始了！我們幹得太好了，白種人都這樣說！但我們不去理會他們。只當他們談過就算，……是的，我們都一起修理我們的房屋，和粉飾我們的籬壁，當白種人開始觀察時，克雷威爾看起來就像很好的。於是我們

可以聽到他們說到關於黑人住在油漆的房內和穿着漂亮的衣服的話，好像我們就是那種人……！是的，那樣繼續了好多時候，白種人說着，而黑人弄得一年比一年好，每天賣出很多棉花，有着好好的家具，和買鋼琴，直到不久，有一個富足的黑人叫約翰勞丁士的，在這裏買了一部汽車——那樣妥當好的……鎖上的一個白種人在一個禮拜六晚上，告訴約翰要滾出那部汽車，因為黑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有一部汽車的！然而約翰說：「我出去！」於是這吃醉點酒的白種人，跳到踏板上，要約翰向他認錯。因為他還了他的嘴，他是一個白種人，約翰不過是個黑人。「懶鬼！」他說，在約翰的臉上打了六七次。於是約翰抽出他的槍！一！二！三！他打在那個紅額子的瘋人的肩上，但他沒有死！他本沒有想打死一個醉酒的瘋漢的，然而約翰以為他是殺死了這白種人了，所以他讓他倒在這街上，同時他駕着那部他自己的車飛跑，離開了那市鎮，到威克士堡去，並且找着渡船……是的，那一晚克雷威爾滿是白種人，帶着狗和槍和燈籠來偵查，大聲狂喊要找約翰，使我們黑人嚇得神志不清，從夢中驚醒，但他們沒有找着他……於是他們說他們要給住在克雷

威爾的那些，油漆了他們的房子，買汽車生活得和白種人一樣的黑人一個教訓，所以他們來到我們這裏告訴，要我們離開我們的房子——滾出野外去，因為他們這晚上不想殺任何一個人！……是的，先生，黑人們穿着睡衣，內衣和襯衣，半裸體的，赤脚的，每個都在晚上跑，他們的腿在田內爬着，臉子撞着，嚇得要死，可憐的老芬尼，患了六年的癱瘓，不能從她的牀上移動，他們使她的女兒背了她出來，尖聲叫喊着，睜大了眼，放她到棉花田裏，伯廉正赤裸地睡着，跳起來，攫取他的老婆的圍裙，和鬼子一樣赤條條的就跑！小孩子到處哭叫着，男人懇求着，咀咒着白種人的惡意，女人哀求上帝的憐憫……然後，我看好像有五百左右白種人拿着火把動手用火燒，最後的一間屋也不留下，鷄間，茅屋，穀倉，廁所，車棚，牛欄都燒得精光！所有黑人，當火燒着了的時候，正在田野內呻吟，求上帝的援助！火光照得全村清清楚楚，直至後面的樹林。你能够嗅到火氣，你能够看到火光，嘗到烟味，覺得火焰刺痛你的眼。你能够聽到板壁倒下和玻璃破裂以及可憐的畜牲鳴們狼狽奔走被烘着，炸着，裂着，火熄了，一隻牛流着牛乳跑出來。烟捲起了，棉花場。

片通紅了，……從那晚後，他們再沒有克雷威爾了。不，先生，白種人沒有替黑人留下一點什麼，沒有一塊釘好的板壁，甚至沒有一個狗窠。……當燒完時——剩下的只有灰呀。白種人到處帶着槍，恐嚇可憐的黑人，使他們不走近來，他們中有一個說：「我很留心試探他們的祕密，這就是小小的證明——弄得那樣富足，油漆你們的房子。坐着你們的鬼汽車。壓倒白種人，是的，在這以後看你們變着背做點事吧。……那就是白種人說的……但是我們不！我們不這樣！因為那個禮拜天早晨，每一個黑人都由那裏走。這是很有趣的，許多老人從不會在後面樹林裏提過他們的脚步的也走去看了。我的柏里說：「上帝引我們在一個地方住上了八十年，然而我的第二個八十年將要在魯易士度過。」她動身走時，沒有帶一個箱或一個提包……我和湯姆帶着懷莉梅到了開岩，湯姆同一羣人開始鐵路工作，才是我來住在這裏，到這個七月已經過了五個夏天了。當我們離開克雷威爾時，我們甚至沒有一塊破布——所以不要告訴我白種人是好的，海琪爾，因為我知道他們……是的，實在的……我確知道他……他們使我們離開我們的家。」

這老婦人擱着門廊的角上敲她的烟斗。把烟管內剩下的灰敲出腕子內去，一會兒大家沒做聲。辛弟吃驚地注意一個流星落下在樹林的後面。於是詹保的深沉的聲音，像一種尖厲的隆隆的聲音在黑暗中擱着一樣，打破了這沉默。

「我也知道白種人，」他說，「我住過南方。」

「我從來沒有去過南方，」黑麗德粗聲地加上說。「但我知道得他們很清楚……我憎恨他們！」

「上帝聽到你的，」海琪爾說。

「就是上帝聽到我，我也不要緊，媽媽，你和安琪太好。你只是逆來順受——當面說你是可憐人，在背後罵你是黑奴——一點話沒有說。你跑到好白種人的後門去，做你得要做的每一件事，然後值五塊錢的工資他們給一塊錢，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會預備把你斥退。」

「他們就是那樣做的，」詹保說，「他們開除你全不在意，我在每日導報館舖石頭時，白種組合的會員不是因為我不是那組合的人，對我說他們不能和我一起工作嗎？這樣，

工頭便走來要我離開，「你也是好人」他對我說，「但是我不能被壞這組合。」于是我說可以加入的，然而我知道在我到公事房去以前，他們這是不會讓我去的，無論如何，我試看看。我告訴這些主腦我是一個石匠，即使沒有加入這組合，我也可以工作的。一個拿着許多卡片的傢伙，我疑想他是書記很尖聲地說，好似他不想打擾他一樣：「那是你的問題，不關我的，大孩子。你看，對於二個黑人工作不工作，這組合會多留心嗎？」

「湯姆不也有同樣困難嗎？」約翰生姊姊肯定的說着，「因為一種什麼白種的組合，失去不止一次的工作了。」

「因為他們使我們陷於絕路，是的，」啓保說，「白種人是好像佔有所有的牛的農夫而讓黑人去照料那些牛，然後他們要你付一筆可觀的價錢買稀薄的牛乳而把乳精留給自己——不過，無論如何，我以為乳精對於這樣生漆骨的黑人，是太高貴了吧！」

他們笑了。

「那也是一個好了，」黑麗德說。「你知道老人適特嗎？他有麵粉廠和新旅舍。」

「是怎樣使黑色婦女在他的新開張的罐頭工廠內工作？是的？他替黑人建築卍座去遷去城內的孤兒院，就只有他自己房子的餐室那麼大，他們把小黑孩放在那個養育院內像小雞一樣關起來。他建築這養育院的理由，就是要使黑孩離開城市的很好的遊戲場，因為他以為兩種人是不應當混在一起的，但是他却不管在他的那個罐頭工廠內他是怎樣使他的黑人助手過度工作，他管嗎？那裏我不是每天做十三個鐘頭麼？九分錢一點鐘，十點以外加工，每點鐘是五分錢——假使你想保住你的工作，你最好做加工！……至於種族混合——問那些在那裏工作的高等黃種婦人吧，她們知道關於種族混合的事很多。」

「他們大部份住在游藝室的底下層內，」海琪爾說。「這就是一件可恥的事，白種人使他們住在受罪的地方。」

「這不是基督徒吧，是麼？」黑麗德嘲笑着……「白種人……」她輕蔑地聳着她的肩。從白種人中發生過對她許多不滿意的爭。當她五歲時，她有一天一個人走到一個要好的白種人家內的院子內去玩，她在這灰色世界的第一次驚奇和不高興的深刻的印象便產生了。

在那裏幾個惡作劇的小孩，爲了玩，捉住了她的短短的辮子，繞着她跳舞和歡呼：「小黑鬼，小黑鬼，小黑鬼！」同時她尖聲叫喊想逃走。但是他們可怕地捉着和拉她的頭髮，她的朋友們笑，因爲她是黑鬼，像很有趣的。所以從那時候起，黑麗德便對白種人總是不舒服，那最初的傷害，隨着每一件新的事件發展成了一種她不能隱藏的仇恨，和一種變成了痛苦的不滿意。

現在，因爲她能够歌舞，和總是好娛樂的許多高等學校的白種女孩便成了她的朋友。但是當三點半鐘響了，正是回家的時候，黑麗德知道她們會客氣的說『再會』，其實就是一種這樣的說法：「我們不能被她看見在街上和一個黑種女孩同走。」當他們年紀很小時，同着這些年青姑娘走路是沒有什麼的，但現在她已經開始感到白種少年，在從賭場的窗子內，或者從附近校園的網球場內注視着——所以被看到同黑麗德在一起，是不好的。

但在近幾個禮拜以前發生過一件最出乎意外刺傷這女孩的自尊心的事，當她拿着學校印就的入場券同她的級友到白萊斯戲院看海底世界的教育影片的時候。這是一種特別爲學

生開演的，每一班在先都分配好了座位，所以黑麗德同她的級友坐着，開始無限地娛樂這海底的新奇，但是一個招待員推她的肩頭說：

『左面最後三排是給黑人坐的，』這着制服的女孩說。

『我——但是——但是我是同着我的同班的人一起，』黑麗德吶吶地說。『我們大家都以為是坐在這裏的。』

『我不能幫忙你。』這招待固執着，向着那劇場的後面指，同時她的聲音響徹全戲院。『那是戲院規則，現在是沒有辯論的。——你要坐到後面去。』

這樣，黑麗德站起來，蹣跚地從黑暗的通路走出到太陽光下，她的柔弱的身體隨着困擾和憤怒而發熱，教員看到她離開劇場沒有一句援助她的話，她的白種級友沒有三個替她答辯，因為她是黑人，他們不替。

『所有白種人總是一樣，無論學校內和外面的，』黑麗德嚴厲地下着結論，當她把她的經驗告訴那些同她一起坐在黑暗的門廊上的人聽的時候。

有一次，在她幫馬丁路的白克太太做工的時候，她偶然打破一只極貴的招待外來賓客用的玻璃瓶子。在她想去解釋這不幸的事時，白克夫人憤怒地尖聲叫着：「不要說，你這南荊的小黑女人！在打破我的器具以後，又來要我原諒。你們黑人統是一樣。——不留心的潑婦！假使我能不太大價錢找到另外一個人工作，我不會要你這樣一個人在家內的。你們都不行！」

「所以，這就是白種人所想到的，」黑麗德對海琪爾、約翰生、詹保說，同時這兩個小孩在聽。「假使他們能夠有辦法，他們是不會要我們一個人接近的，即使我們被停工，他們也不管，黑人在影戲院，只能坐後面一排座位，他們也是不管的。當他們不常心傷害我們的情感，在南方待我們像強盜，在北方像乞丐一樣的時候，他們仍是不管的。不，他們完全不管……白種人走遍世界，唯一希望黑人做的事情就是苦工，露齒笑，除下他們的帽子，好像不算什麼事……呀，我恨他們！」黑麗德叫着，尖厲地：使辛弟嚇了一跳。「我恨白種人！」她對坐在黑暗的門廊上的每一個人說。「假使你要為他們祈禱是可

以的，但是我恨他們！我恨白種人！所有他們我都恨！

第七章 白種人

100

100

第八章 跳舞

黎斯夫人的家人，每在八月熱天，總花上十日在達爾湖上消暑，現在，他們全部去了，強逼安琪停工不給工錢。詹保還沒有工做，這樣他的妻在十日休息期內沒有進款是十分高興的，但是，她決定她可以好好地在這時間玩一下，因此她和詹保到鄉裏她的表親查斯那裏一星期，她在那地方和一個農人結婚的，除此以外，安琪想詹保可以在田上幫忙賺一點兒錢。無論怎樣，他們會得到足食，因為查斯儲有好的食物，自從查斯自己有了八個小孩子之後，他們沒有帶辛弟去——一個婦人有八個小孩子已經足夠一時麻煩的！

老婆婆海琪爾整天地燙萊因哈特的衣服——這是禮拜五。在七點鐘黑麗德回家了，但她已經在她做工的那間餐店裏吃過她的晚餐。

「哈囉，媽媽！哦，辛弟！」她說：「只不過如此，因為她和她的媽媽在這時間還不是

只好。老婆婆海琪爾責罰她的幼女擅自在天黑後離開了家，因為黑麗德在星期三晚上，出去了直至早上一點鐘。更不能想過的，在梅特利那裏參加一個會。海琪爾那晚曾經虐暴地毆身的鞭打她。

「你不會有過一頓鞭子在你的皮上三年了，但不想想你是長大了，我不好意思打你，太太，」小孩子不打成器！聖經上就是這樣說，上帝知道你這樣不成器！你這樣年紀的一個少女，立意住在外面，直至早上一點鐘，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裏……你答應我不……這禮拜在你散工回來之後，每晚都要由屋子裏休息，不要踏出院子一步，你應該是這樣。上帝明白，我也不知道如何對付你。我為你工作，為你祈禱，倘若你不聽話，我是要鞭你的，那怕你長得十七歲這麼大！」

「我們拿了一些西瓜在這裏，女兒，」海琪爾從廚房叫着，「你不要一塊好的冰凍的嗎？」

「不要，」這女孩答。她用一柄棕櫚葉的扇子扇她自己，她穿上廉價的絲襪的腿擱在牀

邊，她的腳跟敲着地板，邊保音樂隊今晚在差芬爾舞場助舞，每人都參加——除了她。呀！有一個基督徒的母親是苦的！黑麗德猛地地踢開她的拖鞋，在床上翻轉。把她的有粉的臉兒埋在枕頭裏……有人敲門後一個小孩的聲音緊張地對着海琪爾說：

『流血呀……爸爸不能住牠……很有些可怕……說不能不請你過去幫助他——喘
擺着。

『真是，上帝！』海琪爾叫喊，『我立刻和你去，別愁？』她衝入臥室換她的圍裙。『你黑麗德，聽着蘭姊姊得了劇症，詹米說她口裏流血。倘若我九點鐘不回來，你照料弟弟這孩子去睡。我吩咐你，沒有特別事情你不要離開這院子。……可憐的蘭女士！她這樣是很苦的，』輕輕地說。『我想她是肺病，為什麼我這樣想呢！』這老婦人趕忙出去會這
個等候着的少年了，詹米靠着門，瞧着辛弟，兩個孩子都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詹米蘭老兄
穿上他母親拋棄的鞋子去上學，辛弟用來挪揄他，但今晚他不能將鞋子來挪揄他的朋友
了。

「天晚了你去睡吧。」他的祖母說着，和磨米起身走去。

「知道了，婆婆，」辛弟在她後面叫。「再見，阿磨。」

他站在蘋果樹下瞧着他們消失。

海琪爾剛走到看不見，前門便有一陣響亮的敲門聲，辛弟沿着屋簷瞧黑麗德的朋友敏高，他站在矮門外的黃昏裏，等候着叫他進去。

敏高是一個橫闊身裁漆皮似的黑色孩子，生動的鼻孔，一張裂開子吞得一座燈塔的嘴巴。在很少的煩惱事情上老是微笑着，他的身體笨重而且肌肉發達，他支着向後彎曲的腿，就像那才是最好支寺也的短杆的身體以的，他的手爲士敏土弄更了，他是爲這城裏的新自來水管掘溝的。

「我知道就是今晚，但我不能去，」辛弟聽見他的姨母在門外說。他們是說及邊保的跳舞。「他的音樂隊不是常來的呀！無論怎麼。我證在家裏就覺悶氣。」

「喂，去吧，無論如何，」敏高懇求着。「我已經省下我兩個禮拜的麵包錢來等你，

的衣服已經洗淨壓得好好。嘻！倘若你不能去，昨天你老早就知道的，爲甚麼你不先去訴我？那是一種驕傲待人呢！」

「原來我要去的，」黑麗德說，「但我仍然想去的……別管媽媽這許多嘈鬧，無論如何她總是發狂的……但我們怎樣對付這孩子呢，我們不能離他剩下他一個人。」她瞧着辛弟，他站在敏高背後聽一切的事。

「你可以帶我去，」這小孩子急切的提出，他的眼睛跳躍着美麗的景色。「我要去，黑麗德，倘若你帶我去，我也不說及尔那一葉……請讓我去，敏高。我到現在也沒有瞧過一次盛大的跳舞。我要去呢。」

「我們能嗎？」黑麗德懷疑地問，瞧着她的彎曲着腿站得很穩的男朋友。

「可以的。」敏高回答。「帶這孩子去比沒得跳舞來得好，去穿衣吧。」這樣黑麗德忙跑入更衣室，那時辛弟走去他母親梳妝台的一個抽屜裏找出一件乾淨的上衣，敏高替他穿上。他喃喃地輕罵着。「但這不是你的過錯。夥伴，是嗎？」他對這小孩說。

「自然不是，」辛弟答。「我不會告訴海琪爾，留黑麗德在家裏的。我要祖母讓她出去，」這小孩子說謊了，因為他高興敏高。「我猜她不會注意她僅僅這一次跳舞的。」他什麼事都說得很好，這樣，這少年才不致發愁。辛弟他自己是渴望着去的。

「我們趕快，」黑麗德緊張地尖聲的呼，在她的衣服前面打着結，忙着要出去，恐怕她母親回家。她在旁一個房裏撲粉；興奮，快樂，恐懼，一時交集。香氣和粉撲的卜卜聲傳到了這等候着的年青紳士。

「你的車子在這裏了，夫人，」敏高開着玩笑。「從這兒右邊來，我們一同去！」
不知道我的翩翩的騎者去了什麼地方——

他離了我，把我的金鍊拿去押當

催請第二次再唱「翩翩的騎者」的歡呼震撼的聲音，充滿這小廳裏的每一分寸，邊保親自指導，這一羣人搖動得像水母在各自的殼上跳着，敏高和黑麗德在這搖動的一羣裏的某處。但是他們不是和他們一道，每一對都在他們自己的世界的，其響着一種瘵乏的如泣

如訴聲，這音戛然而停止了。

隨後僅僅休息一下，音樂隊用慢的一步舞的音樂又奏了起來，一個穿着閃光的黃褐色衣服的高大棕色男孩和他的舞伴走出來，直走下去，當他走到角上時，在一處地方悠閑的轉着，搖動身體的臀部，眼瞧着天花板，他的女伴顫動她豐富的乳房，靠着他的粉紅色的絲襪衫上，然後，他們再跨過這舞廳的闊度，慢慢地轉着，再次表演着，開始有節拍地再走下這場上。那時的音樂像一條在兩山之間流着的緩緩的河流，流過一個山谷冷寂地平靜地，但並不停滯。樂隊們奏着他們所要奏的這緩緩的河流的一步舞音樂，當這大羣人在這廳上輕快地轉動着的時候，鼓聲僅僅聽見，這穿黃褐色衣服的高大男孩和他的舞伴又走了開來，再三再四的圍轉着，用眼四周去瞧每一個角上，那時候梵啞啞似水流的聲音，高弱的鼓式琴絃，是籠在雲裏的山。但在沉澗的聲音裏，不同這黃銅號筒在大地上響出粗暴的聲音。

辛弟靠牆坐在一張硬木做成的靠手椅子上。也有許多其他小孩子無聊地分散坐在椅子上。

上看這些舞伴，但他却不懂得什麼。當音樂停止下來了，所有這些座椅便很快地坐著穿起漂亮衣服大聲談話的婦女們，她們用手帕剪着，揩着她們滲汗的前額。當辛弟見了梅特走前來的時候，他也許他要把坐位讓給他們。

「喂，親愛的，」她說。「拿這角子給你買一瓶什麼冷飲吧。我知道黑麗德在那裏跳舞不會留心你的。這音樂一定是很好，孩子。」她笑着，她拿了給辛弟一個銀角子，圍上她的手包，他歡迎梅特，雖然他知道他的祖母卻並不。她是一個大個子的康健的棕色皮膚的女孩，她走路扭動着屁股，在她的嘴上慣說粗話。但她常常給辛弟一個角子，她也時常笑着。

他從人叢中走向廣場盡處的「小飲」室。「給我一杯蘇打忌廉。」他對那裏的一個肥胖的橙黃色的人說，那個大捲起他的袖子，一條白色的屠夫的圍裙遮在他的圍裙似的凸出大肚皮上。他把有毛的手臂放入一個滿載冰塊淋的銹桶裏開始拿出一種茶，聽着他的樣子，他又把它倒回這冷的流液裏。

「我們似乎沒有冰忌廉，孩子。給你一杯檸檬怎樣。」他站在喧鬧的場所上面用會說話的聲音調問。

「唔，」辛弟說，「太酸了。」

在臨時設備的櫃面上，陳展着貨物。餅干，鹹花生米，一盒糖膠，和Sensens，在櫃台後面是一個生了火的油爐，盛着一個錫鍋滿盛着排骨，香腸，和魚。靠近這一盤冰忌廉用一條棕色的布袋包蓋着。幾箱子的蘇打水放在板上，靠近那滿裝杯子的鮮橘旁。在鮮橘裏，這個人仍在找尋着。

「沒有，沒有冰忌廉，」這個胖子說。

「好的，」那末給我一些夾上魚的麵包吧，」辛弟答，覺得十分驕傲，因為旁邊站近許多小孩子，瞧着他像成人似地買東西。

「也給我買一份，」引起了一個麵包色的穿着皺紋骯髒白衣服的小女孩。

「我只買一個角子，」辛弟說。「但你可以分一半的。」他豪爽地分開這兩塊夾着大

塊有油膩的魚片的四方麵包做兩份，榮耀的拿一份給這饒嘴的小女孩。

「多謝，」她說，手裏拿起這夾魚的麵包跑開去了。

「好羞！」一個很小的孩子用食指觸着辛弟嘲笑他。「你向一個女孩子吊膀！你向一個女孩子吊膀！」

「滾你的吧！」辛弟拈開他的骨頭，他的唇咀嚼有聲的在吃香口油膩的魚，突然的答，奏樂廳又奏起別一個調子，伴着這些舞侶像在地板上穿梭似的舞了，辛弟瞧見他的姨母黑麗德和一個寬大的黃色男孩名叫比利沙特李的正跳着一種慢的一步舞。他們打轉的腳步，擠着，穿過人羣中從舞場的這頭到那頭。無疑的，沒有舞伴的人們是用羨慕的眼光來瞧他們的。

辛弟，當他吃完了時，他要去找盥室洗手，因為滿手油膩，嗅到魚腥。盥室在舞廳的遠處的一角上，當他拉開這扇寫有「男客們」的標記的門時，一古腦香煙的濃厚灰色的煙噴了出來。便溺和酒的臭氣和一大羣人的談話，發聲，喝酒，包圍着這個正在支肘對着

洗盥盆的小孩。所有人是彼此大聲的叫喊，用肉慾的名詞說及他們所同舞的女人們。

「孩子你該試試華爾密呀，」一個桃棕色的女孩子歡叫着，「他一定會肯的。」

「哼，」烟氣迷濛的一處細聲回答。「那個有絨毛頭的黑女人嗎？什麼時我總要一個大黃色的女人的，我要煤炭頭！」

「是呀！漿果愈黑，漿汁愈甜，」在這室裏中間的一個光頭，烏木頭似的少年抗議着，「玩玩不是很好嗎？」他向着辛弟玩笑的攬住他的頸提起他來。

「我想是的，」這小孩子吃驚地說。這人笑了。

「這裏，孩子，買你的飲料吧，」這光頭男孩說。給了辛弟一個錢幣，當他輕輕的把他放在門旁的時候。「自然這只够買汽水而不够買酒的。」

在外面，這少年在手中拭乾他的混手，眯着他烟濛着的眼，立刻買了一瓶蘇打水，一瓶長厚瓶子的紅莓汁。

忽然沒有了銅號的聲音，喇叭在舞場的另一頭響着震耳欲聾的悲音：「嘩！……嘩！

……嘩！……嘩，」像行軍鼓的聲音滾響着在答。暫停了……然後這響亮的銅聲又再起來，鼓式琴也加入合奏，「兵玲，兵玲，兵玲」像雷後的胆怯的雨水似的。然後忽然，又好像沒有音響地，梵亞玲慢慢的拉動，其他所有的樂器也隨着。在最冷淡的時候這鼓聲也打起鼓來。

「各位起勁點呀！」邊保叫喊，全場都皺起笑的波紋。

舞侶們起首無力地跳動，腿臂不再合着音樂去旋轉，像糖在太陽裏大家溶解了。女孩子們把塗了香油的頭貼伏在男人們的胸膛，或者把敷了粉的下頰伏在男人們的肩上，放野的青少年把兩隻手緊緊的圍抱了他們舞伴的腰，和用他們的手不規則的放在女人們的腰際上。身體永遠是跳動得那麼輕清——永遠那麼輕清，邊保對他的樂師們演着手勢叫「嗨，用勁些，夥伴！」

「喧嘩！……」笛號激動着悲哀呻吟着，吉式琴在一節拍裏響着，梵亞玲有節奏地大聲的宣訴着響亮的熱情，但小鼓仍是奏着它的堅實的笑聲——像不常心似的。

「我看見你跳開去，華爾特叔叔，」一個穿着長襪衣的小秋葉似的棕色的人向一個紫黑色的和一個黃色婦人轉動到場中去的人叫。兩個短小的黑人停住他們的脚步用力的顫動。一個蓬頭髮的女孩伸出她的手臂，彈着手指，開始叫：「噫！……噫！……」那時她的舞伴緊緊地攪着臀部用着勁繼續跳動着。

舞場滿是人，人們在尖聲吶喊和神吟的音樂中，跳着他們各種的動作。

「低音些……低下去……低下！」鼓手吶喊，坐在他的椅裏，肥碩得像一個橡皮球似的。鼓式琴在大聲的三人連唱的曲調裏彈着，號筒嗚促着好像是要氣絕，邊保做着自己離開音樂隊到地板上慢慢挪留神地和一個頹然的滿帶着鑽石的印度棕色女人同舞。

「吓，跳了，邊保先生！」他的讚賞者的一個發狂地吶喊，舞場覺得震顛。

「高大的黃種婦人，走近！棕色的皮膚，行來！」一些人叫吶。「但黃色的安那，那裏容你停留！」

「嘩！嘩！嘩！」號筒呻吟着，但這堅實的咚咚的鼓聲現在是不大發出笑聲了。

至不太見得喜悅：這鼓聲成爲尖銳的粗暴的聲音，像巨大的波浪怒擊着在花崗石上；在這韻節自身裏的佚蕩的字句之下，音樂是奏得十分迷離了。這四個黑人在邊保的到處漂流的音樂班裏是探討很深的。他們的音樂此刻是痛苦淒涼，樸實，像一個在太陽炙熱的地上被強姦的婦女的身體，暴虐而且痛苦。像一個惡魔在白日裏壓着他的流血的伴侶。身體的香氣。內的刺激，當事情完結後，這些最沒有情義的靈魂——這一些東西梵鐘鈴，小鼓，號筒，和撥弦的鼓式琴，仍然恬雅的奏着。舞侶們在這小小的舞場裏像棋子在棋盤上一樣紛亂的起舞。

「呀，跳呀，邊保先生！」一些人叫。

大地無情地滾轉，太陽永遠照耀在地上，繁殖着，繁殖着，但音樂你爲什麼一定要像大地呢，滾轉着，繁殖着。大地和太陽永遠無情地的，但，音樂，爲什麼你一定要像太陽呢。像女人們嘴唇？男人們的身體？無情地？

「呀，跳呀，邊保先生！」

音樂爲什麼要堅持着。

誰了解這大地？你能嗎？敏高？誰了解這太陽？你能嗎？黑麗德？誰知道的——在你高大的黃種，你醬黃色的，你粉紅色的，和美麗的人們之中，在你棕色種人，光滑的黑人和朱古色骨頭的人們——誰知道回答？

「呀，跳呀，邊保！」

「這是夜半，鐘聲敲着十二點，但……」

「呀，跳呀，邊保，先生！」

到休息時間了，當音樂隊員停下音樂去喝酒和對女人談話的時候，黑麗德和敏高帶給辛弟一些餅干和一瓶蘇打水。讓他拿住這兩樣東西站在地板的中間。他的年青的姨母忘記了時候了，辛弟便爬到這舞場那邊的一個窄的荒廢的廂樓上。那兒堆起灰塵，但有幾副破的椅子擺近欄干，他坐在其中的一個椅子上。用伏在欄干上的手敲着下巴。當音樂開始了，他瞧下，這些舞動的人羣擁擠在地板上。他很清楚的聽見這個強有力的小小黑人鼓手，若

斷著續地合拍的奏着。他祇有那麼高的坐在他的椅子裏，小的鼓槌敲在下面緊緊地纏着皮的小鼓上。他的腳拍着低音的大鼓，在大鼓上面是寫着紅色的字「著名堪薩斯城的邊保音樂隊」。

當這悠慢的舞到了緊張時，（他的餅干去掉了，）辛弟困倦地蹙着這些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在下面圍轉。衣服顯着各種的顏色，在搖動的身體上萬頭湧攢。面孔閃耀着像圓汽球——黃檸檬色，煤黑色的，粉青色的，烏黑色的，藍黑色的臉孔；朱古力色的，棕色，橙色，黃色的，乳金色的臉孔——這室裏滿是浮動着的汽球臉孔，——辛弟的眼睛開始給睡眠弄矇矓了——小繩子繫着這些有色的汽球了，音樂曳着小繩子。不，女孩子曳着這小繩——每一個男孩是一個汽球，被繩子曳着，每個臉是一個汽球。

辛弟把他的頭伏在高樓欄杆上。他獨自坐在那兒，髮脂的膩息，和女人們的汗香，擠了上來，他疲倦地覺得有些不舒適。空氣很暖而且閉塞，當休息時室裏充滿談話聲。辛弟抵抗着睡眠，但他的眼睛正合攏來，又失望的痛苦的張開，這一聖魯易士的悲哀」曲像痛

香綉綉發閃閃奪目這舞臺。這孩子靜聽聽的敲打着這舞臺的香綉，一羣，舞臺裏兩頭，子，合攏起來剛好够長，於是他躺在上面閉起他的眼睛。一些人在唱着：

聖魯易士女人戴起她的鑽石指環……

樂隊大聲地奏着十分煩雜的樂器和銅音的東西，舞臺像忘形地在夢中舞動；

使我的人兒繫上他的裙帶……

嘩！嘩！嘩……號筒可怕地粗暴地笑着。然後這鼓聲開始哈哈發笑，鼓式琴彈出傲慢的秋波。梵啞鈴響着，反復地說：「聖魯易士，那巨大的陳舊的市鎮，那裏密士失必河深且廣，深且廣……」舞伴的臀腰轉動着。

人竟把心石頭一樣投入大海……

乖戾的鼓式琴音若斷若續，愉快地彈奏着，傷在深水上面，一個剛溺下去的人，翻起來的浪花。

否則他永不會離我如此遠去……

然後這音樂隊的號筒用一種悠長的嗚咽聲，小鼓用一種喋喋的輕笑聲停止了。

一陣響亮的歡聲遍罩這室內，於是樂師們立刻又奏起來了。這時是奏 Blues，不是「魯易士街」也不是 Memphis，也不是「黃犬」——正是這樸實的老伴的 Blues，心傷而且放浪的「孩子離我而去的 Blues」。

沒有人會想及其他的事了。身體滲着汗靠得很近，手兒相攬，臉兒相攬，一對對的跟賽艇搏似的節拍搖動，頓然忘掉了其他一個人，真的男人和女人們是攬在一起舞動了，他

精神驟然從上舞到地下。每一響樂聲是羣舞。他假裝心靈是孤獨者的心上，那裏他們甚至不聽到那些字句，邊保音樂隊的這些一會困倦一會發笑的音樂的字句。梵啞鈴，唱起那些完全失望的情景的調子：

當這憂鬱降臨到你

是沒法走開，

當這憂鬱的悲哀降臨到你

是沒法走開，

因為悲哀像女人一般

能夠使你的秀髮變灰。

噯！噯！噯！……

是的，我告訴我的孩子，

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但是我的孩子是欺詐的，

她一定想及我是盲了。

滴噠！滴噠！……滴噠滴噠！滴噠！滴！

啊，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上帝，上帝，上帝……上帝……上帝！

她釋放我這個輪船甲板上的賭鬼

因此，我走過別一條船。

嘩——嘩！……嘩，嘩嘩！這號筒的笑聲像是能達到孤獨者的心坎。

這些平凡辣麗羅格約瑟從這四人合奏的曲調裏唱出來了，他們不要樂譜，因為他

們不能讀它。四個人和一個指揮者——拉特爾邊保是從加爾華斯頓城來的。鼓手是從哈斯敦來的，鼓式琴手是從白敏堪來的，號筒手是從亞蘭達來的，那梵啞鈴家，長手指的，粗鄙聲音的黑煤的小孩，是從新奧利蘭來的，他曾挾着他那隻誇張的 Ragtime 爵士音樂曲而來。

他們就是這樣，四個無家的流氓黑鬼，在堪薩斯星期五晚上，熱烘烘擠着人的小舞場，奏着這「平凡的老獨身者的哀歌」。在一個闊嘴的指揮者下奏着，他唱出每人的煩惱，直到他們變成他們自己一樣。那不時配合的梵啞鈴，那鼓琴，那顫動的低音小鼓，那無情的銅鼓，那銅音的「嘩嘩嘩……嘩」笑着的號筒，是像和諧着寂靜的海上的浪濤似的聲音，在那裏，邊保的憂鬱聲音起來了：

你有時早上醒來，

睜過你的笑臉兒，

有時早晨醒來，

我說轉過你的笑臉兒

瞧你甜密的枕頭

尋着是空的所在！

然後音樂奏入慢慢的激昂，一種可怕的激昂，單純的，頓足的激昂，鼓琴來去地彈出可怕的唏噓的呻吟，號筒嗚嗚的像一個不懂事的婦人。

於是你叫你的小孩，

叫你的可愛的小孩，親愛！

但你能繼續的叫，

因為我不在這兒了。

不久，除了這沙沙的脚步曳動的聲音和低音小鼓像脈搏在孤獨者的心坎跳動着的不斷

物聲隆隆之外，沒有一點聲息聽到了。

「辛弟！……辛弟！……我的運命星！那孩子去了那？……有誰見及我的小孩兒嗎？」叫遍了這舞場……「辛弟，醒來！四點多鐘了，我要挨罵了。」

黑麗德用力地搖這直躺在鋪滿塵灰椅子上睡着的小孩，然後在他僅僅醒轉來之前便拖他走下樓梯。舞場差不多空了，這個肥胖的小黑人手挾着他的在帆布袋裏的小鼓蹣跚地走過地板。有些人一一的關閉了電燈。一個芥醬色的人站近門口和一個黑婦人吵鬧，她要叫喊，但他在她嘴上滿滿一巴掌，然後轉身和別一個橄欖木糖棕色的女孩去。黑麗德急急拉着辛弟走過那挽着的一對，拖着這小孩下了這長段的樓梯，走到街上。那裏敏高站着在等，抽起一椀擦着的香烟一道白絕的線反映着他的黑色的皮膚。

「你最好走快些，」他說。「天是不等候你就會亮的！」他所說是真的，因為夜色已經準備要呈白色了。

辛路覺得胃裏不舒服。匆忙的被叫醒了使他難過和不舒適，但這新鮮的清冷的空氣使他減少睡態了。當他迅速地快步跟着他的太陽着步的姨母和他的男朋友在這行人路上走着走時，他行了一次深深的呼吸他不會太難過了，他瞧見這藍灰色的曙光在天空裏塗抹去夜色，然後，這珠光的灰色又塗抹去藍色，那時羣星殘謝了，祇見着瀕滅的光輝。他聽現在樹林裏鳥兒唧唧的震叫聲，好像他們呼喚太陽一樣，於是他完全清醒了，這孩子覺得十分可憐，因為他覺得全晚上離開家裏，這才是第一遭呢。

黑麗德和敏高無謂的紛擾着。「你不應該使我像這樣遲才出來，」她說。「爲什麼你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我是不知道時候的。」

敏高回答：「呀，我半夜裏拉你走，不是你願回來嗎？我不是在一點鐘時候叫了你，你說『等一下』嗎？——你和一些祖利街的非爾濱黃色少年舞着，用你的手攬着他的頭像救生圈一樣……別說我不要離開吧，明早八時響起汽笛時我還要拿把助產來工作的！

不是！

但是黑麗德懶得吵鬧了，尤其現在是沒有時候來得到結論的。她急奔得喘息差不多，看眼淚。她怕回家去。

「敏高，我怕呀！」

「是的，倘若你媽趕你出來你却怎樣好，」他急忙地問，忘却他的憤怒。他却答，

「我照料你，我們可以結婚。」

「我們能嗎？敏高？」

「一定的！」

她把她的手伸進他的手裏。「唉，親愛的！」脚步走慢了。

當他們到近着黑麗德的家轉角時，她抬起她的撲上紫粉的黑小臉親了一個不甚久的吻，送別敏高，然後她憂慮地盛着眉繼續走。天空是一片淡白珠光的黃色，等候那溫暖的黃色的昇起的太陽。

「我怕得要死！」黑麗德說。「上帝，辛弟我希望媽媽沒有起來！我希望她昨晚在睡

姊姊那裏沒有回來。我們不該去的，辛弟……我想我們不該去。」她呼吸緊促，辛弟趕快走去傍着她。「哦，我怕呀！」

「草上像鑽石也似的鋪着露珠，行人路上的紅磚溼潤，這小孩和她的年青姨母急急地在有葉的榆樹下沿路走。他們經過葛特夫人的屋子。踏過這溼草走進他們的院子裏。那時初升的陽光從樹林中透來，輕輕地他們用脚尖走到門廊，輕快地走過去，輕輕的，他們開了這廳上的門。」

在晨光中，油燈仍然在前房桌子上亮着，在一張古舊的坐椅裏，坐着海琪爾婆婆。打開的聖經放在她的膝蓋上，在地下她的腳上有一束籐鞭。

第九章 狂歡節

在基督徒的營幕和罪人的營幕之間，相距僅有半哩路，門戶各立，在斯丹頓同時舉行復活節和狂歡節。這兩種集會，都是在鎮上的南邊，大家奏着音樂，喧鬧之至。那邊有着有名的主教在宣揚聖道，這邊也有盛大的游藝，供人娛樂。年老的黑人們是去參加復活節會的，但年青的黑人却去參加狂歡節，當日落，秋天黃昏之際，那兒起了祈禱的歌聲，這兒就奏起了樂隊的絃曲。

海琪爾婆婆和安琪，辛弟，每晚上去參加復活節會（辛弟是不願意的。）同時，詹保，黑麗德和梅特去參加狂歡節會。海琪爾婆婆在這會上為她的幼女祈禱，可是黑麗德還沒有和她的母親開始說話，她極力避免，自從跳舞後的那早晨受了鞭撻之後。詹保和安琪從那裏回來，從此也沒有像以前那麼親愛了。詹保做厭了查斯田莊的工作，所以他在他妻回來

之前三日便回到家裏。而現在這復活節，在海琪爾的小小家庭中，在基督徒和罪人們之間更把裂痕擴大了。辛弟是寧願和這些罪人們——詹保，黑麗德——一起的，但他年紀不曉大，因此終是和他外祖母一同去，在星期四的早晨，當辛弟和巴士德在後院里爬過這座小隱時，辛弟忽然跳在一個翹起的釘子上，弄傷了他的赤腳的腳趾。他哭起來了，一直哭到下午，不吃任何東西，這樣，後來詹保說倘若他能够安靜點，他今晚可以帶他去參加狂歡節。

「是呀，帶他去和那些流氓一起，」海琪爾婆婆說。「他到復活節會就是搖搖擺擺，全沒好好的做，使我們也不容易聽到上帝的聲音。他一點不把宗教放在心里，那孩子！」
「我希望他不，」他父親說，打着欠伸。

「你們都是要他變成一個不成材的人像你一樣，」海琪爾反唇相譏。這樣，他和詹保就開始了她們每天의 口角，繼續了幾點鐘，他們每人無限地以此自娛。但辛弟一定拉住他的父親說：「快些，我們去罷，」雖然他都知道在狂歡節會里沒有什麼東西真會在日落之時開始的。但大約到四點鐘時，詹保便說：「好，我們就去。」於是他們開始在烈日中走向嘉

羅惠區。詹保走得闊步軒昂，這小孩却沿途用他的痛腳蹣跚而行，一幅布繫住他的腳踵。

在鎮邊有一道門着橫木的門，穿過那裏，安置了一幅可移動的弓形廣告牌，用電燈撥出『斯溫克表演』幾個紅黃色的字，但在白天是不大使人注意，太陽照在上面，四圍沒有人。從這道門出去，兩邊伸展的一片草地，像一條銹路似的，那裏便是狂歡節會的布幕和棚攤：加拉泰亞的魔術呀，海豹海獅的馬戲呀，滑稽戲呀，奇人怪物展覽呀，爆穀，汽水呀，黑人歌劇呀，Hoochie-Coochie呀，阜氏大輪機呀，等等。在遠的盡頭，一座高聳入雲的小台下，還有一個巨大的帆布做的水桶，那裏，世界最危險最出色的高潛表演，每晚於十時三十分舉行。

『我們到那裏去睡罷，好嗎？爸爸！』辛弟問。

『好的，』詹保說：『但我不是說過在下午約游藝沒有這麼早開始嗎？瞧！音樂也還沒有奏，僅有奇人怪物展覽場可以看，我料那些奇人怪物一定也在打瞌睡的，』他買給辛弟一袋花生米，拋下二十個銅板買兩張門票走進這座骯髒的布幕裏，那兒僅看見台上有個

滿臉是汗的肥女人，和一個馴服的野人。那些「劍客」「畜童」「吃草人」都還沒有開始展覽。嚴酷的太陽，威猛地從布幕上射進這展覽場里的兩個畸形人身上，幾位在布幕內的觀客，用他們的手帕抹着他們臉上的汗。

詹保和這肥女人，一個紅白色的生物談話，他住在該家僕的哥侖布，當詹保也說他曾到過那裏的時候，她很感興趣。她說她在家里常常是住在隔壁的黑人處的，她沒有其他什麼東西，給了辛弟一張明信片。後面是印有「一角」錢的價目。她說她不明白人們怎樣能住在堪薩斯城，這是一個乾涸的地方，一個人除了從販私酒人那裏去買一點酒，甚至不能得到一滴啤酒的。

辛弟和他父親出來了，他們離開這些布幕，從草地走過一座樹影之下，那裏，幾個做戲的黑人坐着。一張毛氈攤開在草地上正玩着一種賭博，他們嘵嘵地的辯論和說着謔語。但許多人是圍坐着沒有玩，一兩個是伸開四肢平坦地躺在上面假寐。詹保似乎認識那些人中的幾個，因此加進去和他們一起談天，那時辛弟瞧着那個汨水桶出神了一回之後，他還

不懂這種賭博玩意，他便決定回到那些簾幕的所在。

「好的，前面去吧，」他的父親說。「等一會電燈亮了，各樣東西開始的時候，我就來找你，然後我們去看表演。」

辛弟拐着腿走開去，用他那隻受了傷的腳祇用腳趾走路。在海獅馬戲棚的前面，他遇見愛爾詹米士，一個小小的白種孩子在學校裏同級讀書的；他們兩人便一同兜了一回圈子，看那台前的大幅帆布油畫，或者爬在地上去偷看那幕下。當他們走近那歌劇台的半途時，他們便聽到在裡面鋼琴的響聲和拍手的聲音，好像有人在跳舞似的。

「噢，我們從這裏瞧吧，」愛爾喊道，於是這兩個小孩彎下他們的腰，在簾幕一邊的邊緣慢慢地爬進去瞧。

一架破舊的矗立的鋼琴安放在舞台的前面，一個光頭黑人在彈着。一位穿起一件花格子背心的大塊頭白種人斜倚着鋼琴，頭上戴着圓頂高帽，嘴裏啣着一根長的雪茄，他是在瞧一個穿起裙子的纖弱的黑女孩，把頭彎到背後，又跳躍起來團團地打轉，有兩個穿起紅

色制服的黑人輕打着節拍，這時另一個女孩背著面坐在箱子上，那女孩的背從布幕的邊緣豎立起來。當她急速地旋轉跳舞時，辛弟瞧見那是黑麗德。

「她好極了，不是嗎？大班。」那個頭皮起皺紋的黑人，在鋼琴上重重的彈着，歡呼道。

這位白人點點頭，眼睛釘住黑麗德的腿。那兩個黑孩打着拍子癡笑。

「再來一個，小姐！」他們中的一個在黑麗德開始歡悅地跳着的時候叫喊。

最後她停止了，喘息而且發汗，啓唇露齒，眼睛射出愉快的光輝。然後她和這位白人，兩位黑人，琴師，退到布幕後面的台上了。一個跳舞的孩子用臂撲着這個坐在箱上的女孩，開始試探地的去親炙她的乳房。

「別這樣肉麻的，發狂的小爸，」她說，而辛弟已經認得出是梅特的聲音；當她靠後來看這個舞男的時候，瞧見了她的棕色的臉龐兒。這個穿紅制服的男孩，彎過身吻了她好幾次，在其他的人練習脚步時，他又見着黑麗德。

「我們走吧，」愛爾對辛弟說，翻身在地上鑽出來，這兩位小孩便繼續鑽到第二個幕

幕去，那裏參加狂歡節的一個人，抓住了他們，發狠地踢他們的屁股，趕他們走。

太陽落在黃昏的暮靄中。遊戲場有了動作的空氣了，蒸氣風琴發了幾下試音，遊戲旋轉機自己慢慢地轉動，拍水輪，涼品店，汽水店都張開了他們的棚做夜市生意。一個招徠人客的人開始在奇人怪物的台前招徠，漸漸那裏便有一大堆人了，電燈沿途開放着。那章氏大輪機輕輕地轉高在空中，當辛弟找到了他的父親，這些黑人音樂隊已經在歌劇台前開始唱奏了。

「我要坐旋轉機，」辛弟堅求着。「也要去遊「迷宮」了」於是他們兩樣都玩過了；然後他們買了幾片厚厚的有葱的夾肉麵包，飲紅莓蘇打水和吃有牛乳酪的爆穀。他們又去到海獅馬戲台，在拍水輪棚里贏下一個洋囡囡，瞧着人們在「幻豆」上輸了錢，但他却贏了。在所有這些時候，辛弟沒有給他父親講及下午見到黑麗德在歌劇台內跳舞的話。

辛弟和三個女人住得這樣長久，却從沒把彼此的私事搬弄過，當安琪在一個星期給了兩塊錢在康納店裏買他父親的藍絲汗衫時，辛弟是瞧見她付款的，但她知道倘若沒有人告

訴這件事，海琪爾永不會注意到的，有時她外祖母把黑麗德的胭脂拋出巷裏，辛弟也只睜眼瞧，並不去學口舌。因為他愛所有她們三個——黑麗德，安琪和海琪爾。——他不在她們面前搬弄一點是非。沒有人會知道他曾經瞧見他的姨母黑麗德於狂歡節的今天在一個穿花格子背心的白胖子前，和一個穿紅制服的黑人奏鋼琴之下跳舞的。

『我得到半塊錢，去歌劇台吧，』詹保說。『去吧，我們去。』他拉他的兒子穿過那擠在棚幕之間的沿途的人羣。

狂歡節會的燈火齊明了，各種游藝也全部開始。旋轉機轉動震耳欲聾的聲音，音樂隊咆哮着，畫上蛇呀舞女呀，骷髏呀，吞火人呀的那幅畫布隨風飄蕩，小旗飄展，人聲喧鬧，走繩索的幕前旋轉着，巨大的拍水輪的達地發響。人們擁擠着，女人們叫喚他們的兒子不要走失，在這種空氣中，人們可以嗅着青草，落花生、點心、及動物、人體、的味息。

穿起花格子背心的白胖子在歌劇台前用號筒說話，他的挺出的大肚皮對着台前的人羣，一隻手指着站在台上的那班光怪陸離僅見的黑人脚色。

「諸位，我們這裏有華士頓夫人，一位狄西耳的唱雀兒，跳舞家鄭堅士，一位從賈克辛維利來的黑人的台柱，一位喬阿基亞的小利施魯殊，最後，還有森寶，和辣斯都士，那兩位世界馳名的老牌滑稽名角。全在今晚作最後的表演……好，開始吧，夥伴們！」

音樂響起來了；華士頓夫人和利施魯殊小姐裂開她們的銅線般的嗓子，男人們跳起一陣子木屐舞，然後這全體藝員，便跑進幕裏去。這賣票的人穿過廣衆露天的地下散發一幅美麗的彩畫着在月夜的一隻密士失必河的輪船；和兩個黑種浪子在街角上擲着骰子。

詹保和辛弟隨着這音樂隊走進去找座位，不久這破舊的布幕便昇起來了，台南露出了樹林景，那裏有三個人，塗了黑色，兩個女人在一幅絲巾里熱情地唱及狄西耳。隨即森寶和辣斯都士帶着一把木刀出來，開始爭論和擲骰子，但忽然燈光沒有了，一個鬼怪出現，把這兩個人嚇走了，他們留下了許多錢在戲台上，（觀衆以爲這是很有趣的——正像着里人。）隨後女人中的一個唱一隻不合規則律調的歌，然後一個男人手執五絃琴開始彈奏，但至那時候爲止，表演已經沒有精彩了。

「聽呀，」詹保說，敲着辛弟。「他彈得很好。」

他領會出這支曲是很幽怨的，隨後忽然地轉入煩惱的調門。一種震顫的聲音作結！觀眾不住歡呼了。他再來一個，奏了一曲「哀歌」，和唱了許多詩歌，老是這樣作結的。

埃希不能得到滿足

因為所有埃希所愛的，

已經完結而且死了。

對於辛弟，這似乎是世界上最悲的哀歌了——但在他四周的白人却發笑。

不久，這台上的燈光復亮，樂隊又變了，所有那些黑人脚色成隊出來，在幕前拍着他們的掌，每個人像悍婦一樣舞着，用力地扭動伶俐的四肢，造成最愉快的動作，最後到完結時，一個胖女人和老伯伯領聲地共唱了一曲。

棚幕全把燈光放在外面了，當人散回家之時。辛弟旁着他父親蹣跚地在路上走着，他

的整夜忘記了痛苦的傷脚，現在痛起來了，直至詹保把他舉起來放在他肩上。汽車和四輪馬車響着，從他們身邊擦過，揚起一陣灰塵。年青的小夥們跟着嗤嗤發笑的女孩後面說着下流的謔語。辛弟和他父親回到了家，海琪爾和安琪還沒有從復活節會回來。詹保說，他想她們會在關夫人家裏伴着那個病人坐一夜的，所以辛弟舖開他的草蓆，在他婆婆熱脚的地板上睡了，他回家時，沒有瞧見黑麗德，但在深夜，他爲他的受傷的脚跟所痛醒，覺得喉乾，皮膚發熱，他試扳扳他的腿，很痛，因此他哭起來。

黑麗德被他的哭聲所驚醒，叫着他，「什麼事，親愛的。」

「我的脚痛呀，」辛弟哭着說。

於是他的姨母便下了牀，撚起燈，和他到廚房裏用水洗淨他的脚眼，將凡士林塗在他受釘所創的傷口上。然後用一塊乾淨的白布包住。

「現在該覺得好些了。」她叫他重復睡好，不久他們都再睡着了。

第二天，海琪爾從朋友那裏回來，便到肉舖買了一塊肉皮，割上一片包在辛弟的脚跟

上作爲治療。

「你不要在這裏弄出血毒。」她說。「別用這腳跟走路玩耍了，坐在前廊上，去念你的讀本吧，學校第二個月便開學了。」然後，她開始熨衣服。

第二天是星期六，是狂歡節的最後的一天，詹保替海琪爾把衣服送到主顧處，因爲弟弟的腳還是不便走路，而詹米蘭的母親也病倒在床上。但詹保在送了衣服之後便沒有回家來吃晚飯。當安琪，海琪爾在晚上，一早便去參加復活節時，她們問黑麗德可否留在家裏守護這個小孩爲了弟弟的腳跟的創口還在腫痛，不便走動。

「你這個禮拜已經每晚都出去了！」海琪爾對這女孩說。「而且你沒有到基督徒的神聖的營幕來聽上帝聖道的宣傳，因此你應該留在家裏一夜看護這個可憐的病孩子。」

「是的，媽媽。」黑麗德用糊的舌音喃喃地答。但在她媽和安琪去了不久後，她便對她的姪子說，「你自己在家不會怕吧，你會怕嗎？」

「黑麗德答：『當然不怕，黑麗德姨母。』」

她給他洗了一次熱水浴，放一塊新肉皮在他的脚跟口上。然後她告訴他爬上安琪的床裏去睡。但他却出神的望着床邊的窗口外面許久。也想不到那狂歡節會——韋氏大輪機旋轉上天空，歌舞劇表演；隨後他又想及幾星期以前邊保的跳舞，和他的姨母黑麗德如何在第二天當海琪爾鞭打她時站在那裏悲泣，雖然她的絲襪裏印着鞭痕但她沒有叫喊……隨後他又擔心詹米蘭的母親萬一死了，詹米蘭將如何是好？他是再沒有人會照顧他的，因為他的後父不好。……噫！他的脚跟受傷了！……學校開學時，他便是第五年級了，但他想很快的便讀到高等學校，像黑麗德……他長大成入時，他要成一個鐵路工程師……噫！他不是睡覺——他的脚跟痛楚地抽動。

在第二間房間裏，黑麗德燃起油燈，輕輕地行動着，從衣櫃裏拿出許多衣服放在床上。她想辛弟是已經睡着的，其實他早已知道——他因為脚痛不能入睡。從門口可以見到她在摺她的衣服，摺成一小堆，他很詫異地爲什麼這樣做。隨後她從壁櫥裏拿出一個舊的手提箱開始把衣服放進去，當箱子裝滿了，她又從床下拉出一個新布袋，把梳妝檯的東西，粉

呀，凡士林呀，指甲鉗呀，梳呀，和幾對捲成圓形的舊長襪，全裝入裏面。然後她在床上這兩個蓋好的手提箱中間，坐了很久，她的手放在兩個膝頭裏面，眼睛看着前面。

最後她起來走近衣櫥，整理她翻亂過的東西，和檢起她拋在地板上的被棄的物件。辛弟又聽到她走出後院到垃圾堆那裏去。她進來後，她便戴上一頂小帽到廚房裏洗手，水花濺到了後房。隨後她用脚尖走到辛弟睡的房間，輕輕地在他的頭上吻着。辛弟知道她是以爲他睡着的，但他不能再忍地突然伸出兩臂去撲他的頭。

「你到那兒去，黑麗德姨母？」他說，坐起在床上，摟住這個女孩。

「親愛的，你不會說我的閑話吧，你會嗎？」黑麗德問。

「不會。」他答。她也知道他是不會的。「但你現在到那兒去，黑麗德姨母？」

「你在這裏等到婆婆回來不會怕吧？」

「不，」他把他的臉埋在她的胸裏。「不會怕。」

「那末你會忘記黑麗德姨母嗎？」

「當然不呀。」

「我是要到狂歡節會去，」她告訴了他。

他們在床上坐近一起，好一會。然後她吻他，走到那別一間房去拿起她的手提箱……
隨後門就關上了。

無
麗
德

一四六

第十章 處罰

老白種人麥克第納醫生是禮拜天早晨來的，所有在斯丹頓的黑人都喜歡他。他拿碘酒洗辛弟生了膿的腳，綁起來，給他一瓶綠色的藥水塗擦，在禮拜三四，這孩子，就能夠拐着走，不覺得痛苦了。但海琪爾不照着醫生的吩咐，繼續給他敷上肥肉皮。

黑麗德不回家的時候，辛弟再不睡在門廊的地板上了，他和他的祖母海琪爾睡在大床上，自從他的年青的姨母在狂歡節去後的每個晚上，他都不怎樣愉快，而詹保大部份的時間也花在賭場或在車站的月台上閒蕩，閒眺着經過的火車——沒有誰在後院裏玩音樂了。

近些日子他們上床睡得很早，在那個狂歡節又是復活節的多事的禮拜後，接着不見了黑麗德，辛弟小身體的筋肉常常在睡夢中抽搐，他會突然地從夢中驚醒過來，夢中會聽到悲哀的熱情的音樂在奏着，同時一個女人在福音堂喊着耶穌，一個穿紅襪子的女孩子因為

轉換器截着她的腿大聲叫起來，有些時他會躺下凝視着黑暗中很久，當海琪爾老婆婆在他旁邊打鼾的時候。有些時在詹保和安琪的房子內他能聽到床上彈簧的慢慢的有節奏的響聲，和他母親低微的呻吟聲。這，他早已知道是伴着肉體之愛的大人們的擁抱。有些時，從窗子內，他能看到月亮在高高的天上照耀，園內垂着花冠的玉蜀黍莖，或者他會輾轉反復地直至驚醒了海琪爾老婆婆。於是她會疲乏地說：「你爲什麼，孩子？假使你不安靜，我要把你放回地板上。」然後他才再復入睡。在他醒來之前，太陽炎熱的光正照滿房內，咖啡正在廚房的爐上滾沸，安琪已經工作去了。

夏天，對於大人們，是悠長的，和倦人的，然而對於辛弟，那些日子却滿有趣，早上他幫海琪爾老婆婆餵雞，拿她的洗衣桶提水進來，傾在桶內，讓雞到那邊飲水。他也砍柴，堆在火爐後面！然後他拿掃帚掃乾淨水筒四圍的空地和他的玩耍的蘋果樹下。也許在那時候，懷莉梅會走過來，或者巴士德會在那裏打彈子，或者他的祖母會打發他到店裏去買一磅糖或十個仙的肉來做早餐。在路上，一定有件把奇事發生，昨天他看到了兩個小壞

蛋從波頓士走來。在巷內檢着鐵片和破玻璃，互相怒視着，裝做要開始決鬥的樣子。

大的一個對小的說：「我是一個走得挺快的黑人，你不知道我是這樣的會跑麼，你檢起我那塊鐵片吧。到前面去，你試試看！」

這短小的孩子回答：「我是你的火柴嗎。高瘦子！擦擦我看吧，假使你不弄得發燃起來！」然後他們開始吵了十幾分鐘，辛弟站在旁邊學到好些新的和最粗野的話，專用來罵別人的母親的。

最後這高孩子說：「喔，走，你這小土色的黑人，無論如何，在我看來，真像一粒川椒子！」他們爭着拾鐵屑片，進行搜尋舊玻璃，注視沿巷的所有的廢物堆和破罐頭。但兩個孩子中小的一個拿着他的粗麻布袋，獨個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

「當心！小鬼，不要打破你的碟子。」他後面的同伴在他走後叫着。辛弟留心記住這些，他有時要用來對付薩米蘭——如果薩米蘭的母親病好了的時候，現在蘭太太是患了最後一期的肺癆。不過，假如他好些，辛弟就要去告訴，她的兒子當心不要打破他的碟子！

——常常穿着母親的鞋子像個女孩一般。

在那個時候，他忘記了海琪爾使他到店子裏去買些什麼。竟買了肥皂粉代替要買的肉。當他回到了家，差不多有一點多鐘了。他的祖母砍下一根榆木枝來威嚇，但她沒有打罵他，只是讓他站了很久，然後叫他轉身拿肥皂粉去換肉回來——她是要在那時候等着做玉蜀黍湯糰，放到青菜內去的。

不久的辰光，辛弟到他的後面院子內，或者到約翰生的門邊玩，但是海琪爾從不允許他到他們的住處以外。因為白種孩子經過街上，常常歡喜說：「黑鬼，」所以他就被禁止在那邊玩。巴士德看去像一個白種孩子，懷莉梅已經不能再黑了。他們常常是他的伴侶，這三個孩子會跑到高高的玉蜀黍叢中去捉迷藏，或者他們會在大院裏互相追逐，或者在蘋果樹下砌房子玩。

有一次他正在廢物堆內搜尋，希望能夠找些什麼，辛弟得着一張當票，他拿回廚房去給海琪爾。那是當錢的票子，他的姨母黑麗德禮拜六當了就走的。

有些時候，在傍晚時，這些孩子會走到葛特太太的門邊，於是她給他們薑餅吃，和講聖經故事讀本給他們聽，葛特太太穿着她的絲外套，很矜持自重的樣子，在她戴上夾鼻眼鏡說着的時候：「現在，孩子們，你們坐下吧，要鎮靜一點，我來讀這段啓發德性的關於薩蒙生奸詐的後人的歷史給你們聽，現在，巴士憲，誰是薩蒙生？裏爾海爾以前曾聽過德利挪嗎？」

有些時候，假使詹保在家，他會拿下他的舊六絃琴要小孩在太陽光下跳舞——那時海琪爾常常會叫辛弟去抽水，或者到店子裏去買東西，只要她一聽到了音樂。

「不要在那裏跳舞，你也要一樣不上進！」她會說；「就是詹保的壞曲調，帶壞了蘇麗德！」

禮拜天辛弟到西拉浸禮會教堂旁邊的薩巴夫學校去，在那裏他得了一張有顏色的畫片，上面印着字。這長而無趣味的功課是佛若娜，佳頓姊姊教的。她曾經去過俄亥俄的維由爾霍士專門學校，在辛弟的班上有十個孩子，平均是十歲到十四歲的年紀，他們舉止都

很壞，因為弗若娜小姐在她的綠顏色臉上戴着很厚的水晶眼鏡，看不清楚小孩子的。

「當陽光沒有了，摩西在那裏，」格里達斯密斯每禮拜日都問她，而她甚至不知道回答。

辛弟不大注意這星期學校，他常常不把他的錢放進募捐籃內而去買糖果，買來就同巴士德分。——直到很熱的一個禮拜日，海琪爾才發現了出來，他放了一塊黏糖在荷包裏溶化了。他乾淨的衣服前面都滿黏着而且染污了。他回到了家，巴士德在他的後面，首先海琪爾說的就是：這些黏在你荷包上的是什麼？」於是巴士德開始憨笑，說辛弟買了糖果。

「你那裏來的錢，先生，」海琪爾老婆婆盤問着她的孫子。

「我——是——是——葛特太太給我一個錢幣。」辛弟猶豫地回答。他揀出他所能想的這第一個名字。這本來已經答得很好，假使不是葛特太太立刻在她從教堂回家的路上，到了這房子裏。

「今早你給了辛弟一個錢幣買糖果嗎？」她一進了會客室，海琪爾便問她。

「怎麼？沒有，還是那樣。我沒有，我沒有一文錢。今早我睡在樓下。」

「呵！呵！我想是這樣的！」海琪爾說：「你！辛弟！」

這小孩滿臉現着犯罪的樣子，從前廊走進來，在巴士德回家後，他一直同他的父親坐在那裏。

「你告訴我你今早那裏弄來的錢幣？」在他回答以前，她吐出一口涎說：「我要打你！」

「耶和華保佑我們吧！這些日子，孩子一定是學壞了。」葛特太太說，搖搖頭，她離開這裏走到第二家她自己的房子去。「他們一定學壞了。」她再說，咬正她的英文字句。

「我要打你！」海琪爾繼續說，憤怒地坐下在她的搖椅內。「這壞蛋從那裏拿着你的星期學校的錢去買糖果。」

「我只用了一辨士。」辛弟在撒謊，蠕動着。

「一個辨士怎麼能够買得着這樣多的糖果，你還黏了好些在你的荷包裏？告訴我，你

怎樣弄的？」

辛弟沒有回答，垂下眼皮站着，當短門開了，詹保進來的時候，辛弟望着他求援，但是他父親平時溫和的臉這時却變成嚴厲了。

「是不是，你用了你的星期學校的錢去買糖果？」詹保嚴肅地詰問。

辛弟點點頭，他不能對他的父親說謊。於是他說了，眼淚已流了下來。

「那麼，你對祖母已說了謊——我替你羞。」他父親說。

辛弟想轉過他的頭去避開詹保眼睛的凝視，但是他不能，假使海琪爾老婆婆僅僅要打他，這是比較好受的；也許他的父親也就不會說什麼，現在站在那裏不動地聽詹保對他這樣說是很可怕的。——但是他還是站在那裏，強硬忍住哭。

「不應當拿去用的錢拿去用，是和做賊一樣的，」詹保嚴肅地繼續對他的兒子說：「這就是你今天做的事，做了回家來撒謊，沒有人像一個撒謊的人那樣可厭的，你曉得嗎？……也許，我也不很好，不要以為說我是的，我不要一份工作，然而我要誠實，白種人豈

孫
廣
德

一五六

第十一章 學校

幾個星期以後，許多鄰居被邀請去赴一個早晨的音樂會：

我有一個高大的黃婦，

和一個短小的黑女，

但是一個棕色皮膚的女郎，

她能好好地將我背上！

我歌頌着棕色皮膚：

上帝啊！……上帝！

棕色皮膚……啊，我的上帝！

這一定是詹保唱的，海琪爾從廚房裏說：「一隻懶熊，跑出去得意地唱歌，而我在這

裏洗刷！」

堪薩斯城之雨！

我是指那W和A！

我要坐上那第一次火車

趕着我的路，

我要在鉄路上歌舞——

「我想上帝要你滾蛋，現在！」海琪爾在羹衣服的鍋上面喃喃地說。

但我沒有鉄路上的車費！

我包好我的提包，

從這兒，打發我的出路！

「教我怎樣去撥動一根絃線吧，爸爸！」辛弟在一顆滿是熟蘋果樹下坐近他父親旁邊懇求着。

「好的，看這裏！……把你的大姆指放得和這一樣……」詹保開始指示他「但是，乖，你的指頭還不够這樣長！」

他們依然弄了一半天的舊提琴，辛弟開始學習一個簡單的調子。

炎熱的八月的早晨已經變成九月的早晨了，海琪爾婆婆的大部分「白人」已經從他們的暑假中回來了。他的廚房又再次成了天天洗衣間，大煮衣鍋在火爐上蒸起來，除衣服外，蘋果汁煮成果子醬，桃子皮也拿來煮成果子醬。

逃走了的黑麗德還沒有消息，……在一個悶熱的晚上，蘭夫人死了，死時海琪爾在床邊，是用三隻馬的喪車和一付五十元的棺材埋了的！隨後那一個星期，「各民族扮演」表演了，婦女們在很好的訓練後得到很大的成功，安琪，穿着白衣服，裹在一面北歐的大旗裏，和瑞典人一模一樣驕傲地前進……葛特太太的房子現在是闕上了，空洞洞的，她出發到俄拉哈馬去組織旅社分店……泰比曾在一個下午在路上停下來看海琪爾，不過沒有停留多久，她告訴她的媽媽她是出去收租的，她和她的丈夫正要買別一幢房子……懷莉梅有了

「一身新的印花布衣服……巴士德學到了發誓，比辛弟還要好……下星期二就是新學期的開始了。」

辛弟甚至討厭想及回到學校去，他有着很多有趣的玩意，而且薩保已經在教他打擊，但隨後上學的時間到了。

「洗乾淨你的臉，先生，穿上你的乾淨上衣，擦亮你的鞋吧！」海琪爾很早便愉快地說「因為我不想那些白種先生們藉口說你骯髒，便把你趕回第四年級，你聽到我說麼，先生！」

「是的，婆婆，」辛弟回答。

這早上，他便進了「白人」的第五年級，他是在上學期七月讀完「黑人」的四年級。因為在斯丹頓，黑種小孩一直讀到四年級，都是分開班專由黑種教員來教，從第五年級下去，才讓他們和別的白種孩子在一起，教員也是白種人了。

辛弟滿臉光彩走到學校的運動場上，他見到草地上已經是滿滿地打彈子的小孩，在女

孩子那一邊，他瞧見懷莉梅在跳繩，辛弟找到愛爾，巴士德和佛佛知道的玩着彈子的許多孩子，他加進他們的隊伍。界線還沒有分好，鈴便搖了，他們一古腦都擠進了校舍，阿比格爾密特兒小姐站在入口處，那裏所有的教室門上都畫有標明班次的記號。辛弟上樓找到第五班教室，羞怯地走進去。教室裏滿是交頭接耳的孩子，一團團地擠在一塊，他在他們裏面見到兩個黑種孩子，兩個都是他不認識的女孩子，此外沒有一個黑種男孩，一到教員敏捷的敲起她的桌子，隨着便靜下來了。

「請你們大家坐到位子上，」她大聲叫起來。「現在無論坐在那裏，等排好次序。」她不耐煩地拿界尺再敲着。「立刻坐下！」於是每個孩子都揀一張桌子坐下，大部分的女孩坐在教室前面，男孩坐在後面，在那裏他們是可以玩，可以從窗子望出去的。

隨即，這個戴眼鏡的中年教師分派一些狹長的小紙片給前排每一個學生，叫他們遞向後面，這樣每個學生都得到一張紙。

「現在寫你們的名字在紙上，弄轉來，橫寫，」她說。「單寫下你們的名字就夠了，

今天我要的，就是這樣，你們將來會收到填寫的次序表，無論如何，我在今天要把你們的坐位編排起來。」

在很混亂和借鉛筆的當中，這些紙條終於寫上了許多大而粗劣的字跡，教員把牠收集起來，她前前後後的在教室中的過道經過，然後，她向她的桌子走去，在牠編排這些紙條的時候，交頭接耳的機會又到了，最後她編好了。

「現在，」她說，「在我叫你們的名字時，那個孩子就站起來，讓我好知道你是那一個。」

「瑪麗阿金……卡爾戴克契……卓士芬伊文思」她慢慢地叫着，在每一個名字後瞥一眼，「佛蘭克林洛慈……詹姆斯洛格士，」辛弟很快站起來「依居爾索利特里琪……羅蘭湯姆斯。」點名繼續下去，每一個孩子站着等着他已經認明了，然後再坐下去。

「現在，」教員說，「每個站起來靠着牆排成一行，要快！不要說話！照着我叫你們名字時依次序坐下去，從靠窗子的第一排第一個起，……瑪麗阿金……卡爾戴克契……」

點名重複着，每個孩子照着她的指令坐下去，到了祇四個位子要排坐的時候，那兩個黑女和辛弟依然是站着。

「阿魯伯薛克，」她說，於是最後一個白種孩子坐到他的位子了。「現在，」教員說，「你們三個黑孩子坐在阿魯伯後面，你們女孩子在前面那個位子，然後你」指着辛弟，「最後一個……現在我把要買的書目寫在黑板上，我要你們正確地抄下，」於是她照着教室課程表詳細地寫了。

一個黑女孩轉過來對辛弟細聲地說：「她正把我們排在後面，因為我們是黑人呀！」辛弟憤慨地點點頭。「我的名字是 *Sodie Butler* 她却把我放在 *Z* 字的後面，因為我是一個黑人。」

「一隻老母牛！」第一個黑女孩說，大聲地耳語着：「我要去告訴我的母親。」但辛弟覺得似乎要哭，因為他再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不過教員把黑孩排在教室的後排使他感到似乎要哭。

在午餐時，他帶着書單回家，海琪爾婆婆從洗衣桶裏拿出她的手臂來，揩乾淨手，笨重地站了起來。

「上帝，你瞧吧！又要花錢買許多的東西了，每年書是愈弄愈多，而孩子學到的却愈弄愈少！常常沒有別的，只是一種藍紙背的排字，現在瞧吧，一張和我的手臂一樣長的書目！到院子外裏去看看你的爸爸，是否有許多錢給你買書，因為我是沒有的。」

辛弟發現詹保沮喪地坐在門限上，浴着太陽，他的手抱着頭，「你有錢嗎？爸爸！」他問。

詹保看着辛弟所寫的孩子氣的字體的書單，慢慢地交給他一塊半錢。

「你瞧瞧我剩下的是什麼，你要瞧吧？」他父親說着翻出他的荷包：給這小孩看，裏面是一把小刀，半袋的 Bul Durian（大概是牛頭牌的烟草——譯者）一把鑰匙，一角銀幣，但是他笑了。他粗笨地把小孩抱在他的手臂裏吻他。「就是這些了，孩子。」

那天下午，他們在學校裏，對於乘數表有一次很久的練習，然後他們排字比賽，因為

教員說那是一個好方法試驗孩子懂得什麼，拚字比賽時，他們分作兩邊，——男的一邊，和女的一邊，各面着牆壁，於是教員提出字來，這些字是他們在低年級裏就已經認識了的。在男孩那一邊除掉辛弟每個人都拚下去了，但在女孩那一邊還留下三個白女孩站在那裏，辛弟差不多也要把那些字拚好了，但他仍然把 *Cher* 這個字的 *h* 字放在 *i* 字之前，於是女的方面勝了，嘲笑男的方面，不過那兩個黑女孩却是耍辛弟得勝的。

放學後，辛弟和巴士德上街去買書，但是書店裏擠滿了一大堆孩子，等他的書買好，已經五點鐘了，他回到家裏，海琪爾婆婆正在廚房的火爐上煎一碟下晚飯的蛋餅。

「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她依然注意着火爐說。

「爸爸在那裏？」辛弟熱望地問，他要把他的新書給詹保看——一本厚厚的地理，裏面有動物的插圖，一本自然故事讀本，這本讀本他知道他父親會喜歡看的。

「看看那邊吧。」海琪爾說，指着安琪的臥房。

辛弟跑過去，隨即停下來，因爲在那裏沒有一個人。突然一種奇怪的感覺浮上他的腦

海裏，他把他的書放下在床上，塵保的衣服再沒有掛在牆上了，牆上只有他工作用的襯衫和褲套，於是辛弟看床下，他父親的舊衣箱也不在那裏，他的工作用的靴子，禮拜天穿的漆皮靴子都不在那裏，六絃琴也失蹤了。

「爸爸那裏去了呀？」他跑回廚房去再問。

「你不看見他在那兒嗎？」他祖母回答，很小心地把耳鐲內的蛋餅翻轉來。「走——這就是他的去處——一個懶黑人。他叫我轉達安琪說再會，因為他的旅行的「Buses」要繼續了！塵，塵保是你的父親，孩子，不過他的欺騙並不怎樣有價值！……我自己倒很歡喜他拿走了衣服滾開這裏。」

第十二章 嚴冬

九月過去了，園內的玉蜀黍割掉了。再沒有一個蘋果留在樹上。峭寒的雨，打下檉樹和榆樹的葉子，寒冷的淒涼的，潮濕的十月，一點沒有暮秋或金黃色的山林的景象就過去了。到現在別去的詹保還沒有一點音信。安琪和平常一樣自己痛苦着，每天希望她所愛的這個奇怪的丈夫會來一封信。每天她匆忙地從黎斯太太那裏回家，總要一看門廊棹上的信，但找不着一封。黑麗德也不會寫過一封信來，從她在狂歡節時去了之後。而海琪爾却從不提她的小女孩的名字。海琪爾也不提起詹保，除了當安琪問她的時候。在安琪再不能忍住後會問：「你確知道今天郵差沒有留下一封信給我嗎？」於是海琪爾會不耐煩地回答：「你以為他有了信來我會吃掉嗎？你知道那種毫無好處的，舊人的惡魔是不會寫信的！」

雖然從郵局裏每天都感到失望，但安琪却繼續在早飯後能够怎樣快便怎樣的從黎斯夫人的熱廚房裏走出來，在淒涼十月裏的雨天步行回家。一心在想她的門外的信箱，然後懷着無望的希望，想在裏面小房前的桌上會有一封信——但這桌上是常常空的，她受着可怕的寒氣，在黑暗的街上蹣跚着，忘記扣起她的斗篷，於是在她回家的時候，仍然穿着她的濕鞋，坐下去，眼睛含着一种愚鈍的失望的神氣，極疲倦而且不高興她的連衣服也不脫。

「你真是一個蠢東西，」她的母親說。她的語氣往往比後面的意思還要尖銳。「爲了層保這樣一個無價值的黑人便失魂落魄。我好幾年前便告訴過你，他并不好，在他第一次來時，好像他就應當穿着一條短褲，出去向你求婚的。他們沒有一個不是壞蛋，層保就是這樣的，你和他結婚後，他就不比現在好多少。而你也比她年紀大些。」

「但，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結婚，你知道嗎？」

「辛弟，替我到門外拿些柴來引爐子。……是的，我知道爲什麼，因爲他是你帶到這

裏來的那個孩子的父親，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那些穩健的勤勞的斯丹頓的青年不同時向你求婚……不管有了孩子或者沒有孩子，我不聽到別的什麼，却只是詹保，詹保，詹保！我告訴過你，你最好進高等學校讀書，但是，不，你要同這個詹保結婚。現在你看，你得了些什麼，不是嗎？」

「是的，但他並不這樣壞，媽，我不管，我愛他！」

「哼！以戀愛爲生，女孩！只想以戀愛爲生……你錯了。我沒話可說，可愛的……，我以爲現在談這些是沒用的。脫去你的濕衣服，別受涼吧。」

到了謝恩節，黎斯太太那裏，安琪報告說他們有栗子炒雞，但是海琪爾婆婆這邊，她和辛弟有只很好的，肥美的袋鼠，老人羅根送的一件禮物。把它煮熟，然後用蕃薯在小鍋內煎得香的變成褐色。海琪爾開了一瓶桃子的果醬，她叫辛弟去請詹米爾來用午飯，因爲自從他的母親死後，處境不很好，和他同住的人又不照應他。但自詹米爾停止進學校後，辛弟並不常常見到他；而且在謝恩節前一日他到處都不能找到他，這樣，他們便沒有人

幫忙他們吃這隻袋鼠。

謝恩節後一星期，安琪覺得病了，躺在牀上，她犯了流行感冒症。海琪爾婆婆起初要她吃金雞納霜，和把熱芥子粉膏藥敷在她的背上，給葱頭糖薑她飲。但是病好像並不會好些，最後她打發辛弟去請李克第納醫生。

「全身都衰弱，」醫生說：「胸部受了重寒——要當心。躺在牀上！」但是這警告是徒然的。安琪感到太疲倦太弱，常常不能起身，但只在別人屋旁吹起了郵差的口哨便會使她舉起她的頭。於是她會軟弱地問：「他在這裏停下麼？」

海琪爾的房子，現在好似一家蒸汽洗衣作。廚房裏常常掛着一排晒的衣服，傍晚和晚上，熨衣板在地板中間從桌上搭到交椅背上。所有老主顧到了冬天都送衣服給她洗，自安琪病後，禮拜六家裏沒有進賬，這老婦人甚至拿了另外的衣服來洗。這唯一的工資獲得者海琪爾留着肥皂水不倒出去——不過因為這陰潮的天氣她大多數時候要在廚房裏烘衣服；辛弟從學校回來吃午飯，就在滴水的一排白人的衣服下面吃，同時他聽到他母親在第二個房

子裏咳嗽。

屋內其他的房子，是沒有火爐的，所以把門開着，讓熱氣從廚房裏通過去。他們不能負擔比生一個火爐更多的費用，因此廚房是生活的房子吃飯的房子，和工作的房子合起來的。在早上辛弟會從牀上跳起，把衣服拿在手內，跑到廚房火爐邊去，在那裏他的祖母就生起熊熊的火，咖啡壺放在上面，燒着一大盆洗衣用的水。在晚上，晚飯後他就打開他的地裡吃着那些老遠的，不熟悉的許多國家的名字，書就擱在油布蓋着的廚房桌子上。海琪爾婆婆如果是把熨衣的工作做完了，就坐在火爐旁邊打瞌睡。同時安琪輾轉反側躺在她孩子的牀上，只有在廚房裏是真正光亮和溫暖的。

下午辛弟從學校回家時，他常常要找約翰生姊姊來幫助海琪爾熨衣，繼續着一種安定的談話。

「這怕會是一個嚴寒的冬天，據報載各地的人都失了業，隨着這種雨和雪，這天氣對於窮人是一種恐怖。我告訴你，現在我的湯姆他得了一件好事情，在大公館內照應火爐，所

以我從他工作以後，我就沒有洗好多衣服——但在這裏跟着聖誕節的到來，許許多多的黑人失了業，這是不好了，而你，維廉姊姊，你的女兒又病在牀上，無論那時，洗衣服的工作對你是太重了。我幫你的忙是不要緊的。只要打發這個孩子叫我，或者從這院內喊一聲，假使你能使我聽到的話……你是怎樣摺這衣服的，把這領反轉來或是放下去，那一種會使坦塞蒂太太喜歡？」

「我常常把領摺下去，」海琪爾回答，她正在桌上熨着衣服和手帕。「最好讓我來熨那個，你拿去這裏的手帕。」

「好的。」約翰生姊姊贊成，「因為你才知道你的白種人喜歡怎樣，我却不慣得。」
們是有許多不同的方法的！」

「是呀！」海琪爾說：「有一次一個女人甚至連被單也要漿硬的，」

「但是你是會迎合人們的意思的，維廉姐姐，有一個我替她洗衣的白種女人她說你洗得很清爽。」

『我想白種人定以為我是很清潔的，』海琪爾驕傲地說，『你如果做得不錯，他們便會歡喜你。』

『你是說，當你做工做得不好的時候吧！除了在替他們工作以外，他們是不會當心你別的什麼事的。他們不是把所有在那個辛弟和懷莉梅剛進去的學校的小黑孩子統分開來排在一行嗎？這好像黑麗德說的——不是我自己沒有時間替白人做事，只是爲了他們給我那樣少的錢。你是不像我一樣跑出你的家裏的，海琪爾……辛弟趕快去取我屋裏的烟斗來，不要整天和懷莉梅玩！快拿到這裏來！……你應該聽到白人怎樣談到黑人。說他們懶，說他們臭，就是這樣，噯！他們應該嗅嗅他們自己！你在白人裝扮得很香的時候嗅過他們罷，你嗅過嗎？嗅起來就像酸的冰淇淋的味道，也許更壞些，中人欲嘔！有些外國人還吃大蒜——討厭呵，上帝！』

辛弟拿烟斗回來，談話已經轉到黑人社會內的死的問題去了。『海琪爾，這個冬天人們早就是左右是死。我們已經有了這樣一種不好的衰落景象，這就是爲什麼的理由，你知道

捷克士密爾士這禮拜死了嗎？昨天他們把他安葬，我也曾去。還算好，他也有巢穴，此外他們是被埋在荒地內，因為他們甚至沒有留下幾個銅板放在眼前，住屋就做了他的安葬費。不過我聽到不只一個人說及如何他把一個值十元的黑人放進一個值百元的棺材內！

……他的妻子在他墳邊。是的，先生，一個賤婦！她去年離開他去照應幾個孩子以後。她拋頭露面在滿街跑，她親到那裏，同一些哀泣的人在前面，長的黑紗蒙在她的面上，她的外衣染上了黑色。牧師巴特勒完全在講到捷克是如何的聖潔。她扭扭擰擰的她咳嗽，她遑遑，她喘氣她揩眼淚——盡力想哭，但是不能，像她一樣是不誠實的！於是她只好大聲叫起來，不過沒有一點眼淚在她的眼內；使許多人望着她，就是這樣，因為她對捷克一點不留戀，自上一個正月起她就同着一個年青的不比她兒子柏特大多多的茶房在波士頓同居着！

「天啊！」海琪爾說：「有些女人是極壞的。」

「更有比那個壞的？」約翰生姊姊說：「天啊！聽冰雹打在窗子上，啊！天氣快要

用真正的冬天了！時間是怎樣過去的，不是祇有三個星期就到聖誕節麼！」

「真的！」辛弟的祖母說。「我們完全沒有錢，所得的不够付我的稅金和我的典當的利息。安琪又病在這裏！天啊！我告訴你可憐的黑婦人就有這樣困難的！」

「就是這樣！」約翰生姊姊說，在她熨衣時吸她的烟斗。「你住在這個房已經多久，維廉姊姊？」

「差不多四十年了。從谷基和我從蒙特格麥里到這裏來，自上帝打發我來這裏，我也就每個禮拜都是爲白種人洗着衣服。買這房子洗衣服，使我自己付錢和谷基一樣多，培植我的孩子是靠洗衣；谷基得了病倒下了一年多，我照料他是靠洗衣；在他死時，付安葬費也是靠洗衣；因爲他沒有墳穴。打發泰比讀完高等學校，使安琪受教育，直至她同詹保那個壞狗結了婚，而黑麗德也直至她離了家。是的，先生，洗衣服，這裏我和我的手依然在洗衣盆內！……但是他們還有一個在進學校，這就是我的小辛弟。假使上帝讓我活着，我要把他造成一個受了教育的人，要他成爲另一個布克特華盛頓。」海琪爾在熨衣板上翻過一條太

白裙，當心壓着他的不平的邊縫，我還沒有培植出我自己的一個孩子，所以我要安琪的這個有點結果。我要他知道他們所要求的一切，然後他才能够幫助我們自己的黑種興盛起來，能够見着光明，使她們在世界上佔有地位。我要他成爲一個弗勒德杜格拉斯領導民衆，這就是不要步着他的一無所長的爸爸的後塵，和他一樣沒意思的遊蕩。」

「啊，不要說那個，媽，」安琪從別一個房子內的床上無力地叫，「詹保一切都不錯，不過他只是太受苦，不能做這種擺攤的工作，這就是白人在斯丹頓給黑人的一個機會，所以他要離開這裏。」

「你又去刺激你自己。你的病，我以為你是睡着的。我沒有說別的什麼，親愛的。說他是不错的，」海琪爾說，要鎮靜她的女兒，她仍然喃喃地。「不過我沒有見他對你好。」

「是的，他沒有打她，他有嗎？」約翰生姊姊問，她爲了談話的順利，常常提出一點相反的意見。「我知道許多的男子打他的妻子，湯姆就常常在我找出制住他的方法以前要

輕輕打我好幾分鐘，不過那不是愛也不是愛。」她摺起一塊手帕，用熱熨斗給這手帕一種劇烈的摩擦。「我常告訴你關於在卡洛的那個住在我們第二家的人，用一把剃刀割破他女人的喉管，但當醫生正在縫她的裂口的時候，他站在他面前哭着說：『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割她的喉管！啊，天啊！她常常告訴我，她最怕割破喉管的，』……過後不到兩個月她要離開他時，他又切斷她的喉管，他是一個卑劣的黑人，那個人真是！」

「安琪，你吃了藥沒有，已經過十點鐘了，」海琪爾喊。「辛弟這裏來，拿這五角錢去，孩子，跑到店裏去替我買一塊做湯的排骨來。我要替你媽做一小碗淡肉羹。不要整天在外面走，我還要送回這些衣服給坦塞蒂太太。」海琪爾正壓好長襪子，然後她再注意到談話。「他們告訴我，約翰生姊姊那個薩地約翰可怕的打他的女人。」

「他是的，他是應該的，她常常離開家庭到教堂裏去，甚至不燒他的飯，孩子們衣衫襤褸的在街上跑。」

「她是一個宗教的信奉者，不是嗎？」海琪爾問。……「你，辛弟快走，先生，去買

做湯的排骨來。」

「不，孩子，並不是那樣的，」約翰生姊姊說。「她并不太留心宗教，這是巴特勒牧師要她跑進去的，隨時教堂的門口開了，她總是放在傳教師的口裏說及的。」

「想從他綿羊那裏去招致牧羊的人。她就是一個拿她丈夫的錢去買那根鑲了金頭走路用的手杖給巴特勒牧師。我不非難薩地要敲她的頭。她拿他的錢買手杖給牧師！」

「薩地，巴特勒在我學校裏，」辛弟說，穿上他的襪帽。「牧師巴特勒是他的後父。」

「不要說，你別管這許多，」海琪爾說「我不是告訴你去買那做湯的排骨嗎？」

「是的，婆婆，我就去。」

「我想，我也要走了，」約翰生姊姊說，把髮頭放在火爐上。「快要要做湯姆晚飯的時候了，在我走過這裏來以前，我就告訴過懷莉梅剝薯皮，不過我想她沒有做。要懶的黑種女孩子做事就是這樣的，她吃完了飯就跑出門去，碗碟也不洗。」

辛弟勸身到店里去了，約翰生姊姊穿上舊大衣遮住她的頭，很快的走向後面院子回到她的家去，這是一個淒涼的十二月的下午，不斷的風雪刺在辛弟的面上，在他獨個兒跑的時候，不過離開悶熱的廚房和安琪病房的 not 新鮮的氣味，定感到很好。在轉角的地方，辛弟遇着郵差，他的臉冷得發紅。

『我們有信麼？』這小孩問。

『沒有，』郵差說，繼續向前走。

『辛弟希望他的母親快點好。她躺在床上樣子是那樣的憂愁，海琪爾婆婆常常是忙着洗衣和熨衣。他的祖母甚至不很有時間補好他的襪子，襪子後跟上已經有兩個大洞了，在他到學校去的時候，他的鞋子底下也破了。昨天他母親說過：『親愛的，你最好從床下拿出我的那雙高的棕色的鞋穿上，這樣的濕天氣要使你的腳乾爽才好，而我現在又不能買一雙鞋給你。』』

『你要我和詹米蘭一樣穿老婦人的鞋子嗎？』辛弟反對地說：『我不會因我的腳濕受

恭的。」

但是海琪爾從廚房裏制止他的反對。「穿上那雙鞋，先生，不要同你母親辯論，她病在牀上，不要做聲。」

所以這早上在僻靜處便和一個孩子決鬥，那孩子因他穿上他母親的鞋子叫他做「小鬼。」

不過只有一個禮拜零四天，聖誕節的假期便到了！到街上，窗子前早已滿掛着玩具，傀儡，滑冰鞋和滑冰車。辛弟要有一架金色的滑車，在聖誕節滑。這就是他需要的。——

一架有鞍的金黃色滑車，這樣，他會很容易的駕駛。孩子，他是會留下每年許多人在那裏溜冰的，靠西柯里林的那個山的！那滑車只值四塊九角五分錢，他的祖母一定能够買給他，即使他的母親生病，她剛好付了他的税金四塊九角五分錢——假使海琪爾老婆婆爲聖誕老人買那滑車帶給他，他就不需要別的東西了！每天課後，他經過陳列了許多滑車的店，他總要站住很久注視着那塗了一種光亮的黃色狹小硬木造的金黃色的飛機滑車，這滑轆有許

多發光的紅滑絨和一根用來駕駛的漂亮的木棒。

當他把這事告訴海爾琪老婆婆時她總是說：「孩子，是你的神經錯亂麼？」但是安琪從她的床上微笑地回答：「等着看。」也許他們會替他買——不過辛弟知道有時侯聖誕老人他們的父母沒有錢的時候對於窮孩子是不關心的。

「五角錢的雞肉。」他不留心地對屠夫說，他到了菜市時。……辛弟回了家，他的祖母便鞭他，因他帶回的葷肉不是她特意打發他去買的做湯的排骨。

這樣，冷的日子沉重地和陰暗地過去了，安琪依然躺在床上，廚房滿是掛着成排的長公，因為門外冰凍的雨繼續在下着。常常在海琪爾的房裏一大堆半乾的衣服不間斷地等着妥廢。辛弟量他所能做的幫助他祖母，奔走于差遣，拿木柴進來，在他早上進學校以前打小，晚上坐在他母親旁邊讀他的自然故事讀本給她聽。那時她的臥房內的氣候是很冷的。

現在安琪能坐起來了，她說她覺得好些，但是她看去是蒼白和懦弱。她想回去工作，這樣才有一點錢過聖誕節，可以幫助海琪爾還醫生的錢，不過她想不能夠，她依然愁慮着。

詹保。從他走後已經過去三個月了——一個比平常他不曾寫信時的更長的時間。也許他發生了什麼事，也許他沒有工做在挨餓，因為這是一個苦難的冬天，也許他是死了。

「啊，我的上帝，沒有吧！」當這思想打擊她時，安琪叫了。

但是一個禮拜天的早晨，聖誕節前十天，門上的鈴急劇地響，一個特別送信的孩子站在前面的門廊上。安琪的心便跳起來，她坐起在床上。她看到了這青年人從窗子走近來，這一定是詹保的信——或者關於他的信！

「媽！辛弟快看這是什麼！」

「羅格士夫人的信，」這送信的人說，「踏掉他腳上的雪。」簽字在這裏。」

這時辛弟打開門，引得冷氣吹了進來，海琪爾猶豫地亂塗些什麼在送信人的紙片上，然後這老婦人趕快拿着一個白信封向她的女兒的床前走，孩子跟在她的後面。

「這是他來的！」安琪叫：「我知道這是詹保來的，」她用顫抖着的手指撕開信封。

一小張不乾淨的練習簿上的信落在被上，安琪急促地把他打開來。這是鉛筆寫的，出

於女性的手筆。

親愛的姊姊：

我擱淺在曼斐斯城，到斯奧爾良的機會已經過去了。我不能買到東西吃，因為我已經破產，在這鎮上我不認識一個人。安琪！請把我回家的旅費給我寄到培爾街黑人旅店。謹達我的愛意給你和媽媽。

你的小妹妹，

黑麗德上

黑
一
歷
錄

卷

第十三章 聖誕節

「可憐的小東西，」海琪爾說：「可憐的小東西，我們這裏也沒有錢呀。」

在星期六，還沒有到晚上的時候，海琪爾買了一袋麵粉，一小塊鹹肉，和一些雜貨。

老麥克第納醫生下午會來收錢，她也付了他。

「我想拿三十多塊錢給黑麗德，上帝知道，我們還沒有三塊錢，在這房子裏。」

安琪軟弱地用背靠在她的枕上。凝視着窗外正在下着的雪。她要叫起來了。

「但是不要緊，」她的母親繼續說：「我明天去看約翰佛蘭克先生，看我能不能在箱已經押給他的抵押品上再給點錢。」

於是禮拜一早上，這老婦人丟開她要洗的表服去街到放債人的事務所去，但是那裏的書記說佛蘭克先生已經到芝加哥去了，有兩個星期不會回來，關於這事情，這位書記是不

總做主的，因為他自己不能放債。

那個下午，安琪坐在床上寫一封長信給黑麗德，把她們的困難告訴她，在信封起來以前，辛弟看到他母親把她藏在枕上的三塊錢鈔票放進信封裏去。

『去了，你的聖誕老人，』她對她的兒子說：『但是也許黑麗德在挨餓。你不願意黑麗德挨餓的，是麼？』

『我不願意，媽。』辛弟說。

憂鬱的日子過去了，病着的安琪已經能夠起來，當她母親熨衣的時候，她坐在廚房火爐的旁邊。每個下午辛弟下街去望着店舖的窗子裏，那裏許多聖誕節的玩具使他愉快。他會站住凝視着安德生用具店內的金色飛機的滑車。他想到自己在那麼一個明亮的輕快的，紅的黃的滑車上滑下一座長山，所有白種和黑種的別的孩子，都在旁邊看得很熟。

當他回家的時候，他毫不怕煩，把滑車的樣子形容給安琪和海琪爾聽，而且他說很担心的是那滑車不知能否買來過聖誕節。但是海琪爾說：『聖誕老人只是喜歡別的人，他不

幫窮人做事的！」那時候他的母親坐在她的椅裏，衰弱地加上那麼一句：「這是一個少有的聖誕節，親愛的。不過媽媽要看她能够做到怎樣。」她知道他的小心全放在滑車上，他所能說的，她都明白，所以或許他能得到一部滑車。

一天安琪勉力的在她的寬袍上罩上一件羊毛衣，把一件重斗篷裹着自己，走到後院裏去，辛弟從窗子內注意她慢慢地經過冰凍的地面向着屋外走，到了街口籬笆的垃圾堆邊，她停止住彎下身去，開始從一堆小破木板內掀起許多小木片，那些木板是去年夏天木匠建造門廊時放在那裏的，她弄了幾分鐘，才站起來，軟弱地靠在後面的籬笆上，支持自己的身體。辛弟便立即跑出去想要幫助她，但是她發氣，叫他快回屋裏去，不要在露天裏，她還可以把他抱回床上去，她放好那些掘出來的木板疲乏地回到廚房，冷得兀自發抖。

「我還太弱，」她對海琪爾說：「不過我很曉得要比從前好得多，我再也不感冒……」辛弟瞧瞧信箱，看還有郵差來去麼？」

當這小孩空着手轉身的時候，他聽到他母親談到老人羅根，他是一個木匠。

「也許他可以做吧，」她正說着，但她聽到辛弟在她後面時，她便停住了，「我想，現在該回去睡覺了。」

海琪爾老婆婆絞乾了她洗好的最後一件衣服。「是的，孩子，」她說。「你去騎一騎，過一會我幫你燒些菜。」這老婦人走出門去，從繩子上收取在嚴厲北風中吹凍了的長衣。

晚飯後，海琪爾老婆婆不經意地說：「好的，我打算跑出去看一看羅根兄弟，在這一刻兒的工夫裏，我還有空，辛弟，你別讓火出來，照應你的媽。」

「是的，祖母，」這小孩說，用一個小釘在蓋了油布的桌上畫着圖畫。他的祖母走出後門，他從結冰的窗子內望去，看到她正在那一條路上走。這老婦人拾起這些他母親曾在靠近衙內籬笆邊收集來的木片，把它夾在手臂內，然後走下衙堂，隱沒在黑暗中了。

一刻兒後，海琪爾喘着氣回來了。

「他能做嗎？」安琪迫切地從臥房裏問，當她聽到她母親進來的時候。

「能夠的，孩子，」海琪爾回答。「上帝，外面天氣多冷啊，讓我生起這個火爐。」

來！」

那晚上又開始下雪，大塊的雪片帶着淡泊的優雅的樣子降落在鎮上，白色的寂靜掩蓋了一切，到第二天早上，屋頂和地上的雪凍成一塊閃爍着的硬殼，到傍晚，在辛弟送回來因哈特的衣服時，他可以不踏在雪堆裏走了。

他等着廚子帶錢出來時，在萊因哈特的屋後門邊有一種葡萄布丁和碎肉餡餅的熱味飄溢出來。廚子拿了七角五分錢給他，還給了一個角幣。他沿街拐着走，瞧見許多窗子裏有大絲帶繫着冬青樹葉，紅果仁的美麗的花圈，辛弟想他可以為他們的房子買這麼一個冬青樹葉的花圈，這會使他母親的屋子好看些。在家裏真不像是過聖誕節，廚房裏滿是晒的衣服，又沒有聖誕樹。

辛弟擔心到底聖誕老人能不能碰運氣在聖誕節早上帶給他那隻金色飛機的滑車，在這樣硬的雪地上面從赫加利胡提斯滑下這長山是多麼好玩。他用他的滑車飛行是多麼輕快！是的。他已經是一個好孩子，替海琪爾婆婆送衣服，照料他的媽——當她病在床上的時候，

每天倒污水，砍柴。在晚上他這樣禱告：

現在讓我睡下去，

請上帝安定我的靈魂，

假使我在睡覺以前就死，

請上帝把我的靈魂帶走。

他曾用最誠懇添上一句：『請上帝，讓聖誕老人帶給我一隻金色飛機的滑車。阿門。』

但辛弟很明白並不真有什麼聖誕老人！在他的心裏，他知道聖誕老人就是海琪爾和他的媽媽，而她們沒有錢，她們是可憐的人，他穿着他媽媽的鞋子。他父親和黑麗德，他們是常笑着使一家愉快的，目下却已遠走他方。這裏沒有什麼聖誕老人。

『我別想吧。』他說。從萊因哈特家裏出來，踏在夕照下的雪上走他的路。

聖誕節晚上。各處燭光輝煌。飾物陳設着，辛弟經過許多白種人房子的窗子前，在那

裏，簾子掛起。電光的熱流使那些舒服的房子更加光亮。在黑人的茅舍內，也是一樣，那裏有油燈的暗淡的光，聖誕節的燈在點着。但是在他自己家裏，甚至一個好看的花圈也沒有，地上的雪地比平常更白更硬。

雖然今晚在他進到廚房的時候，已經沒有衣服晒在那裏，熨衣板也已經放在門背，到處都弄得齊整乾淨，火在火爐內發光；但是沒有其他什麼可說是聖誕節的——沒有笑，沒有金線的飾物，沒有樹。

安琪差不多整天還是衰弱，不過這個下午她會上了一次街，買二角五分的粉菓，菓子，和一個香橙，這些她是要藏起來留到早上的，海琪爾烘了一塊小餅，但也和前幾年的不同，沒有陷陷在上面了，并且，幾天前的角落裏放着的一包包各樣的短褲襯衫的薄紙包也沒有了。

雖然這小廚房已够暖熱，但那兩間睡房却是淒涼的，而且前房裏是凍冰樣的冷，因為他們時常把門關起來，一個火爐很難不使兩個房間冷寂，海琪爾老婆婆常說，在這個家庭

裏，除掉她自己，沒有人做事。

「我記望着墨麗德。」在他們聖誕節晚上晚餐後，她在火爐前搖擺着說。「我是常常想怎樣培植得她很好。」

「我也在想到——是的，單講是沒有用的。」安琪說。

一部雪車帶着叮噠的鈴聲和乘客的笑聲滑過去，一隊年青人在到他們的教堂的路上繼續唱着讚美詩。過一會，又一部滑車以一種愉快的聲響沿路滑來。

「聖誕老人！」安琪說，笑着望她的熱望的小兒子。「你還是快上床去吧，因為他立刻就要來的，自然要掛起你的襪子。」

但是辛弟怕她是騙人，并且當他脫去衣服時，他把他的襪子放在地板上那雙穿了許久的女人的鞋筒裏。他讓臥室的門半開着，因此廚房的熱氣和一點微光會射進來，然後，他爬進母親的床上，不過他還不想閉上眼睛，辛弟老早便知道當父母叫你去睡時，如果你不睡，你就可以聽到和見到許多事情，所以他今晚決定不睡了。

這時，他的母親對海琪爾老婆婆說：「我以為他不會要我們什麼代價，你想會嗎？媽。」於是這老婦人回答：「不會的，孩子，羅根兄弟已經幫了我二十年的忙，他沒有要過我們什麼。」

安琪走進半明半暗的臥房，看着依然躺在對着窗子那一頭的床上的辛弟，然後她從牆上取下她的笨重的外衣，坐在一把椅子角上，開始穿上她的橡皮鞋。一會，他聽到前門輕輕地關上，他的母親出去了。

他奇怪起來，晚上這時候，她到那裏去呢？他聽到她的腳步踏在凝固的雪上沙沙作響，他滾進窗子推開一點窗簾望出去。在月亮下，他看到安琪慢慢地經過約翰生姊姊的屋子，在雪地上像一個很衰弱的婦人一樣留心地走。

「媽媽仍然是有病的，」這孩子把他的鼻子抵往冰冷的窗格子上。「我想我今早可以帶給她一點禮物。」

立即，一種偶然的從廚房內出來的聲響告訴辛弟，海琪爾已經平靜地在火爐旁的搖椅

內打鼾睡了，他坐起在床上，捲起一角被頭圍着他的兩肩，依然凝視窗外，簾子掛在他的肩後。

白雪在月亮下發光，樹木映成許多參差的黑影橫在院子裏。隔壁約翰生的家一切都是黑暗和寂靜，但是橫過街上，那些白種人住的地方，電燈真明亮，一棵大的聖誕樹放出所有的燭光，豎立在那架色的窗內，同時一個女人背着許多玩物。辛弟知道那裏住有四個小孩，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常常看到他們在草地上玩。有時他也想有一個兄弟或者姊妹同他玩，因為單獨在一個屋子裏長大是很寂寞的。而現在自己正是孤獨地在聖誕節晚上從一個寒冷的臥房的簾子望出去，這就够悲慘了。

隨後，一個女人穿起大衣的影子在月亮下慢慢地經過約翰生的房子回來，辛弟認識這是他母親回家了。她的頭垂下，她的影子黑黑地在雪上移動。在她走時你可以聽到她的腳蹠在白冰上乾脆的摩擦聲，她身體向前彎，在她後面，曳着一件笨重的什麼東西，辛弟準備快點躺下去，但是他還把視線對着窗格，看安琪拖着的是什麼，於是，當她更走近房子時，他便

十分清楚地可以辨別出她後面的，是一部硬的，自己做的滑車，粗笨地在雪上碾擱着。

在安琪的腳觸到門廊前，他依然躺着好似已經睡許久似的。

後來辛弟打開他的眼睛，睜視着外面晴朗世界的時候，清晨的陽光正投進了窗內。

「你還不願起來嗎？」安琪問，胆怯地對他笑着。「這是聖誕節早上，親愛的，來看聖誕老人給了什麼，快起來呀！」

可是他不要起來。他知道聖誕老人給了他什麼，他要睡在床上把他的臉對着牆壁。這不是一部金黃色的飛機滑車——現在他甚至再不能希望得到一部。他要把被頭擱着他的頭哭起來，但是。「孩子，你還不起來？」海琪爾老婆婆愉快地在廚房裏叫了。「小天使把世界充滿光明，聖誕老人已經到過這裏來了，起來孩子，看啊！」

「我就起來的，婆婆。」辛弟緩緩地說，揩着他的含有眼淚的眼睛，滾下床來，他強自己的口對着地板上這一點小禮物，安定的發笑——因為這孩子知道她們是希望他笑的。

「啊，一部滑冰車！」他用一種假裝驚異的聲調叫起來，這驚異完全不是自己的，在

那裏，那一部粗笨的滑車靠着牆放着，旁邊放着兩本從一角書店買來的團費，和一雙白絲手套。滑車上靠牆的那面裝着他的襪子，一部分載着粉藥，一個香燈從頂上露出來。

但是這滑車，是一種粗工做的，用了許多生鏽的釘子沿着木滑板釘上，用一塊布條拖着。

「這部滑車很好，」辛弟說着說。當他要滑時，他又把牠放在地板上，但這滑車實在是極其粗笨的，一個孩子拿在手內乘着跑覺得太寬，決不能有一種輕快的起步，在中間的一塊板，又是彎曲了的。

「這是一部美麗的滑車，婆婆。」他說着說。「我歡喜牠，媽媽。」

「羅根先生替你做的，」他的母親驕傲地回答，因為辛弟快樂，她極愉快。「我知道你時刻想要一部滑冰車。」

「這是一部美麗的滑車，」辛弟又說一遍，很安詳地露着笑容，一面把這粗笨的東西拿在他手裏。「這是一部非常美麗的滑車。」

「是的，趕快看一看這手套，粉果，和那兩本美麗的書吧！」海琪爾從廚房內叫着她正在煎幾片鹹肉。「我親愛的，在聖誕節早上你是變成那樣遲鈍的一個孩子了，到這裏來，讓我吻着你。」她來到臥房，把他抱在手臂內。「聖誕節贈給海琪爾的寶貝以禮物，來，安琪，把他的衣服帶到火爐後面去，把他書包也帶去……女兒，擺好桌子，現在早餐就要好了。望望爐內的火和那玉蜀黍麵包……上帝，這裏辛弟才真像一個小孩，要老海琪爾抱着他替他穿衣……把你的腳伸進襪子裏去，孩子！」辛弟開始感到愉快些，坐在火爐後面他婆婆的大腿上。

午間巴士德來了，又去了，炫示着他的新鞋子，告訴他的小朋友他得了一輛車子，那車子開動起來，可以在真的鐵軌上跑。午餐後，懷莉梅帶着一個赤裸的破布做成的傀儡，和一套裝在一個藍色箱子內的中國碟子來，約翰生給他們一個肉餡餅作為聖誕節的禮物。

所有來看海琪爾婆婆的人差不多都是敲着後門的，但在傍晚時分，前面的鈴響了。安琪打發辛弟走過這冷寂的門廊去回話，在那門廊上站着他的姨母賽比，抱着幾個包紮好的

好看的包裹，在她的手臂內。她對於辛弟差不多是生客。雖然當他站在門邊時，她強制地在額上吻他，她隨即走過堂屋到廚房裏去，滿帶着一個貴族小姐下降到奴隸的住所來的氣味。

「不得了！」海琪爾叫着，站起來吻她。

泰比·在她坐下以後，也抱着安琪吻了一吻，她徬徨不安，好像坐在這裏的房子，決不會是她從前曾住過似的；對於小黑懷莉梅她也沒有說什麼。

「我很抱歉，今天不能請去吃聖誕節的早餐，不過你知道雪里先生是怎樣的，」泰比開始對她母親和姊姊解釋。「我的丈夫是不常在家，他不歡喜滿屋子都是朋友，但是，自然，米謝勒博士和他的太太晚上再夜些也是在裏面的，他們時常打瞌睡……但我要跑來帶給你們一點禮物……你還不曾看過我的新鋼琴，你看過麼，媽媽？哪一個晴朗的下午，我一定來帶你到我的家去。」她適當地笑，不過她的聲音是生硬的。

「你好吧！你的新教堂造福於你吧？」海琪爾問，不經意地，在這時候把她的美麗的

有社交外表的女兒擔任。

「奇怪，」泰比回答「說也奇怪，神甫希勒就是這樣子尊嚴的，事情是絕對受限制，那裏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黑人的習慣——所以你知到，媽，他們很合我的意。」

「我高興你喜歡這樣。」海琪爾說。

經過一會不易處治的沉默，於是泰比獻出她的禮物，她吻他們，好似這是她聖誕節的義務，然後她娶走了。說在她回家前，要去拜訪歷耳律師，歷耳夫人，布茲教授，鄧比爾太太等，當她走了時，每人都感到輕鬆——好似一個白人離開這房子似的。懷莉梅開始玩耍，海琪爾再把她的腳從她的鞋子裏脫出來，同時安琪走進臥室躺下去。

辛弟坐在地板上，打開他的幾重薄紗紙包裝着的禮物，在一個漂亮的聖誕節盒子內，看到一大本安徒生童話的圖解本，裝飾着金子，由於這本書的厚厚的篇頁和美麗的圖畫，使海琪爾買給他的一角書店的那些書益發顯得寒酸單薄，也使他母親的滑雪車更加沒有價值，而一切他曾歡喜過的別人送他的禮物也含羞了。

「我不要這本書，」他突然盡力地大聲說。「我不要泰比的書！」他接着就用所有的力量拋在火爐的下面。

海琪爾驚異地喘息起來。「拿起它，先生，」她發瘋地叫着：「你姨母泰比買一本美麗的書給你，而你在這裏把它拋進火爐下面的灰裏去！上帝饒恕吧！拿起來，我說，立刻！」

「我不！」他強頑地叫着。「我不！我歡喜你們給我的雪車，但我不要泰比給我的新書！我不拿起來！」

於是吃驚的海琪爾攔住他的頸，或拖他的腳。

「要我在聖誕節還來打你麼？……拿起那本書，小先生！」

「不！」他怪吼着。

她用她的手在他的頸上突然地打了一下。「對你的婆婆說這樣無禮的話，對她說『不』！」

「什麼事！」安琪從臥房內叫着，當辛弟開始啜泣的時候。

「沒有什麼，」海琪爾回答。「除掉這個孩子做的事，越出他自己的範圍，我要打他——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是婆婆的輕輕的一拍，並沒有將辛弟打傷，他常常因為做錯了事後腦挨打。這一次，他却歡迎這場風波，因為至少，可以給他已經整天在等待着的，一次不能再忍的哭。現在他的忍住的眼淚不停地滴着，懷莉梅坐在一個角落裏握着她的破布做成的傀儡，貼住胸前，泰比的昂貴的禮物依然躺在爐子下面的灰裏。

燕 麗 德

11011

第十四章 歸來

聖誕節之後，跟着是冷的季候，冬天的太陽照在堅硬的雪塊上，發出閃光，小孩子們在上面滑走着，旋轉着，刈草車架在雪橇裏，在大的沉重的滑木上喀噠地嚮着，從鄉村駛入市鎮去。有人在冰河上滑冰，和在樹林前面的山上純熟地滑着雪橇。但幸弟永不去到那堆帶着雪橇的人們那裏，因為他覺得這是可羞的。

新年後，安琪回去黎斯夫人家裏做工了，還是有點兒咳嗽，還是衰弱。但是賬單要付，辛弟也要鞋襪，衣服穿，才好去學校，她不能偷懶在家休息得再久。甚至她和她的母親每日洗衣、燙衣、除非是安息日便不做。但費用仍是應付為難，海琪爾婆婆已經很老，做工是感到那麼辛苦。安琪想及泰比應該幫助她們一點，可是她是不屑去問她。而泰比也永沒有很親切的關心到她的姊妹的。即使他們還是女孩子在一起的時候。——不過她應該

想念到她們的母親。安琪提起要泰比幫助這問題時，海琪爾就說她仍可以洗作，感謝上帝，不要依靠她任何孩子幫助點任何事情。——不久白人就會有很多衣服給她洗的。

辛弟在學校裏，這半個學期的試驗都及格了，而且，同着沙達畢迪雷，考取了甲等第五名，但其他在班裏的有色人種的孩子，一個小而肥的女孩名叫瑪麗夫瓊斯的，却不及格要留級。瑪麗的母親，一個大個子疏黃色的婦人，在僑商旅店做廚房的，來到學校和那教師說話，在這班學生面前，她正說她為什麼會使瑪麗不及格。——她的意思對於教授這班的那個執拗的中年白種婦人，不甚客氣。在辯論的時候，也轉到有有色人種的問題。

「瞧瞧我的孩子，坐在所有白種孩子後頭，」這疏黃色的婦人怒吼着。「而我是納了和別人一樣多的稅的！你對待我們有色人種好像不是國民似的——這就是你的所為！」這爭論要在校長的辦公室裏去解決，那教師和這爭執的婦人同到那裏，那種白種人孩子們嘲笑這一個肥胖黃色女人竟會到學校來爭論她女兒的不及格。但在這班裏的有色人種的孩子們却不能發笑。

登榜泰因節到了，（登榜泰因爲羅馬之基督教殉教者，被稱爲羅馬，是日爲二月十四日，因以是日爲節——譯者）沙達畢迪雷寄給辛弟一個大紅心，但對安琪呢「郵差走過了沒有留下一點消息，因爲詹保仍未寫信來，並且連她曾在聖誕節前到曼斐斯去給黑麗德的三塊錢的謝函也沒有。誰也沒有信來。

在黎斯夫人家裏的工作很繁忙，黎斯夫人的姊妹和兩個小孩從印度來過冬，安琪要和她們弄餐和打掃她們的房間。但她每星期是節省着，儲蓄起點錢，她買給辛弟一套新的藍色衣服，一件北方人的外套，和一條短褲。於是辛弟筆直地坐在司朵尼的照相館裏，去拍他的照像。

滿臉雀斑的白種孩子保爾老大，他在學校裏坐在辛弟的對面，是派送「指導日報」到辛弟左隣右舍的幾條街去的。有時辛弟和他同去幫他的忙把報紙摺起來，並且派送到各處的門口。有一晚辛弟回到家時，差不多七點鐘光景。

「我沒有耐心等你了，」海琪爾婆婆說，她已經開了桌子準備晚餐很久了。「洗洗你

的臉和手吧！先生！掛上你的外套，刷去上面的雪吧。」

他的祖母從爐上拿了一鍋熱的羹湯，放在桌子上，桌上的油燈溫暖地煥着，這平坦的白色碟子瞧起來很清潔而且動人。在火爐上有一個有柄的鍋，盛滿煎的蘋果和鹹肉。海琪爾正泡着一壺茶。

「噯呀！好香！」辛弟說，他跳進椅子裏便立刻把各樣狼吞虎嚥起來。「給我一塊蘋果，婆婆。」

「你是這樣叫法的嗎？先生？你不能再謝謝的嗎？」

「謝謝，婆婆，」這孩子微笑地說。

她年老的眼睛旋轉着。

她們吃着時，安琪已經做完工作回進來了，在她手裏挽着一小提桶的蠔子湯，她們把她弄熟。作為她們晚餐的加菜。辛弟的母親坐在火爐前面，把她的腳放在火爐上烘乾。

在這小廚房裏的空氣，是十分安適。

「似乎雪在溶了，」安琪說，在腳底下更覺濕淋淋地和醜駝……「今天不是沒有信來嗎？他們？」

「沒有，親愛的，」海琪爾說「但沒有也看看吧，我是用勁地洗着衣服，沒有時候去看信箱。辛弟你去前門看看。不過我知道決沒有的。」

「也許，」安琪說，辛弟拿了一盒火柴經過黑暗的臥房和客廳，走到前門去。那兒沒有信，但辛弟見着一個纖細的身材在黑暗裏前來，踏過這半溶污白色的雪，走近這間房子。他等着，在門口抖顫的站了一會，看到底是誰，隨即他從他的肺尖裏歡呼起來，「黑麗德姨母來了呀！」

用手拉着手，在接了吻和差不多窒息他的緊抱過之後，他跑到廚房。「瞧！這兒是黑麗德姨母，」他叫喊。「黑麗德姨母回家了！」海琪爾從桌子旁邊轉過來，打躬也白茶，張開她的手臂把她攬到胸膛裏。

「我的孩子！」她狂呼着。「再回家了！我的乖乖回家了！」

安琪當黑麗德坐在海琪爾的膝上時也抱着吻着她的妹妹，——廚房是充滿着一片溫暖的，自由的，親愛的聲音對這女孩子回頭。

「我的孩子回來了！」她母親好幾次說了又說。「謝謝上帝！我的孩子回來了！」

「你要煎蘋果嗎，黑麗德？」辛弟問「把她的碟子捧給她。『你要茶吧？』」

「不，謝謝你，親愛的，」她答着。興奮減退之後，海琪爾把她放下來，她的小黑帽歪歪的，臉上的一邊吻脫了粉痕。

她站起來，搖動自己，移正一下帽子，掠掠她的頭髮。她放下她金線網的手袋在桌子上時，披上她那破舊的外衣，然後她坐到椅子上。安琪讓她烤火。她是很小的個子，她的頭髮垂了下來，把她弄成一個小孩子的樣子。像在古代威尼斯圖畫裏的黑僮僕一樣，她的唇是紅色，在每一邊頰上，烘着兩個小小的紅暈。但她的兩眼有着陰沉的黑影好像病過似的。

海琪爾憂愁着。「你曾經病過嗎？孩子？」她問。

「沒有，媽媽，」黑麗德說。「我一向很好——就是僅僅有一次艱難的日子。我要發

狂了。在曼斐斯停止了表演，他們不給我錢。——就是這樣——。這黑種藝人團在冬天狂歡節後動身去戲院裏表演，但這新總理是一個小滑頭，我不能跟着他。」

「你收到我的信和錢嗎？」安琪問。「我沒有更多的寄給你，以後，你沒有在什麼時候確實過信來，我不知道你收到了沒有。」

「我收到了，真是謝謝你，姊姊，但我不知道——剛好躲不過去。不過，無論如何，我現在是要離開這南方。這是一個地獄——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地方，倘若你不識得一些人——很多飢餓的黑人流落在那裏！我懷疑那「親愛的古南方」的歌是誰做的。我所見的簡直沒有一點可愛。上帝！可怕呀！……但我回來了，」她微笑。「詹保在那裏呢？……哦，不錯？安琪——你在這裏告訴過我，但我在這裏不見他，發着愁。上帝，我望他不要去了曼斐斯！」

「你到那兒找到職業嗎？」安琪問。瞧着她妹妹纖秀的手指。

「不錯的，我找到一件職業，」黑麗德在舌頭裏回答。使安琪不能再多問。「職業是

像母雞的牙齒一樣——是要細心找的。」她聳聳她的肩膀，即如辛弟常川看見她這樣做一樣。但他以為她現在再不像女孩子了。她現在是長大了，堅實了而且生疏了，不過他仍然愛她。

「黑麗德姨母，我放取了甲等五名呢，」他榮耀地報告。

「很難得呀！」她答，「我的孩子，你是聰明的，將來有一天你會做大人物，一定的，辛弟。」

「你的旅行手提包在什麼地方呢？親愛的？」海琪爾攔着說，很高興吃着在桌子上她的食物，也從這面上移她眼睛對着她的回來了的孩子。「你沒有帶他可來嗎？放在什麼地方？」

「有的，我帶了……——但我現在是住在梅特家裏，媽媽。……我把牠留下在火車站，我不想到你們各人要留我在這裏住的，」她試說出這些不經意的字眼，但他們是可憐地受着壓迫了。

「唉，親愛的！」安琪喊道，流出眼淚。

內在的痛苦的暗影蓋過海琪爾的黑臉，但她回答道：「你現在是長大了，孩子。我想你知道你所做的了。你離開你媽媽萬里路這麼遠，我想你知道……來吧，辛弟我們吃吧。」這老婦人慢慢地回轉在她碟上的冷食物。「你不要和我們吃點東西嗎？女兒？」

黑麗德的眼睛望下，她的肩膀垂落。

「不，媽媽，謝謝你。我——不餓。」

然後跟着一種許久的困窘的沉默，那時海琪爾嚥着她的茶，辛弟嚼着滿口的麵包，似乎窒息住他，安琪開始呆頓地凝視着火爐。

最後黑麗德說：「我現在要去了。」她站起來扣起她的外套和戴上她的帽子。然後她從桌上拿她的金線繒的手袋。

「梅特在等着我，但我不久就再看見你們的，我想。再會，辛弟，親愛的！我去了……安琪，我現在去了，……再會，媽媽！」她抖顫着。當她彎下去和海琪爾親吻的時候，

她的手袋從她的手裏滑到地板上，小金線網倒成一堆，她彎下腰去拾起來。

『我現在去了。』

手袋裏的一瓶小香水跌破了。她從這寒冷的前房走向門外時，那廉價的紫羅蘭香水滿
過這房子。

第十五章 一個一個的走了

你可以嗅到春天的氣息。

「這天氣，幾個禮拜還不會暖和的，」海琪爾說。

然而，你可嗅到春天的氣息了，小孩子們早就不穿大衣在街上跑着，地老鼠已有了牠們的影子。雪殘留在籬笆角上，但是屋頂上的已經溶解了。院子是泥濘的，但不再是白的。

在三月底的一個晴朗的下午，來了一封信。信差在他最後一次送信時走下來，把信放入信箱裏——辛弟看到它。這信是寄給他的母親的，他知道一定是由詹保寄來。

「去把信送給她，」他的婆婆見這孩子手裏拿着信走進來時，立即說。「我知道這是你願意做的事。去，拿信去。」她再彎下身子去熨衣。

第十五章 一個一個的走了

辛弟差不多一直向黎斯太太家裏跑，不止一次把信跌落在泥路上，他是那樣興奮，不及想到把信放在他的荷包裏。他趕快走進大院子，再繞過白種婦人的後門——敲門了！他很響地敲了許久，最後，樓上的窗子開了，安琪披着一塊污破的布片在她的頭上，向下看，從陽光內斜視着。

「那是誰？」她粗聲地叫着，以爲是那一個小販或者落後的商人，對於那些人，她不想停止她的灑掃。

辛弟喘息地舉起信，正在預備說些什麼時，窗子突然一聲關上了，他可以聽到：他的母親差不多是從後面的樓梯上跌下來，她是來得那樣的快。然後鑰匙在鎖內輕快的一轉，門開了，而且，沒有把牠關上，安琪從他手內拿過信來，就在她站的地方把牠撕開。

辛弟站在階上望着他的母親，她的胸部挺着，她的袖子捲起，白布包在她的頭上，兩重白色抵着她的棕黑色的臉。

「他在抵特律，」信上說……啊！我從來不曾看到他寫這樣的一封信。「這冬天我

經過一個困難的時候，直至現在，」信上說，「但是現在事情好像很順手，那裏有許多建築工程在進行，汽車公司內也有許多工作在開工。……這裏黑人很少……祝你和辛弟好。我很慚愧，聖誕節不能送你一點東西，但我在聖保羅已經沒有錢了。……替我吻我的孩子。……并向媽問好，即使她不要聽，你的親愛的丈夫，詹保羅格士。」

安琪盡方用隻手握著這封信，拿別一隻手想牽起辛弟，不過顯然地他已經在冬天長大了，而她從她病起依然有點衰弱，所以她彎下去到他一樣高，一再吻他，在她重讀這信以前。

「你爸爸寄來的！」她說，「哈……進來暖一暖吧。讓我看他還說了什麼！」……她拿汽爐放在白人廳房裏，拿着她的信坐在爐前面，忘記了鐘，忘記了到了替黎斯太太開飯的時候，忘記了一切。「我的爸爸寄來的一封信，我的甜蜜的爸爸寄來的！」

「是我的爸爸寄來的。」辛弟改正她的話。……「我說，給我一個鍊幣去買一些彈子，媽媽，我要去玩。」

安琪沒有把她的眼睛離開這貴重的信，在她的荷包內亂摸，摸出一個錢。「拿去吧！」她說。

這是一角銀幣。辛弟跳着繞過這房子，走到街上愉快的太陽裏。他決定在回家前在巴士德家內停一下，因為無論如何，他要經過那裏，他找到他的朋友在餐內用一把鏽的大摺刀和許多別針在雕船。

巴士德的母親，是一個女裁縫，在他打開前門和以一種愉快的聲音向辛弟說一聲「哈囉」以後，她就回到她的機器旁邊去，而且有一個朋友正在喊着她。她是一個高大的年青漂亮的混血兒，皮膚像老象牙色一樣。也許這就是巴士德為什麼是那樣的白的原因。但是她的丈夫是一個黑人，在城內的轉運公司做工，而且是政治的活躍份子，到選舉時，要黑人選舉共和主義人物，每個人說他弄得很多錢，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巴士德的父親。

這金黃色頭髮的孩子給辛弟一把屠刀，他們一直在別針上打。你可以聽到兩個婦人清楚地在小縫衣室內談話着，縫機在談話的片斷中響動。

「是的，」巴士德的母親說着，「我經過最艱難的時間才把那個孩子弄黑！他長得好像白人一樣。你曉得上禮拜他做了什麼嗎？打我這房子內的天竹葵的花砍完了，拿到學校裏去，送給他同班的多娜黃瑪勞，你知道多娜黃是誰，你知道嗎？孫拉圖瑪勞的女兒！……我說，「巴士德，假使你再常常砍去我的花，送給無論那一個小女孩子，我是要嚴厲處罰你的，假使你更是摘花送給小白種女孩，我就不知要怎樣來收拾你。……你知道嗎，她們是會爲了東西害黑種男孩子們的？」我要恐嚇他……因爲你知道，即使在學校內的小孩們中間，也常會發生麻煩的，……但是我要笑了。」

她的朋友也笑了。「他是一個熱情的孩子，已經把花送給女人，而且是一個同學的白種女孩！你有了一個快可工作的兒子，愛里成拉，我一定要說。……但是，你知道麼，當你開始移居這裏，我看到你和這小孩進來的時候，我以爲你們一定都是白種人。我不知道你是黑人，直至我的丈夫說，「那就是伊戴的老婆！」在我看你們都一定是白種。」

這纔纔開始在呼呼轉動，使談話有一會不能聽到，當辛弟再聽到她們的話時，他們正

談着關於伊爾光俱樂部的事，這俱樂部黑種人正在計劃建築，

『你可以出去麼？』辛弟問巴士德，因為他們拿柔軟的別針和不快的刀子弄不成功。

『也許，』巴士德說。『我要去看。』於是他走進別一個房子問他的母親。

『穿上你的外衣，』她命命着。『這還不是夏天。不到天黑就要回來。』

『好的，威拉。』孩子說。

兩個孩子走去街盡頭娜娜震得太太的店內，買了三分錢的糖果和七分錢的巧克力，拿着這些東西去打彈子，直至玩够了，然後在辛弟轉身跑回家以前，走過巴士德的家，他們又在街上玩了一會。

海琪爾正忙着飯餐。他剛到家，她立刻叫他去店內買一小瓶牛奶，但是他忘記拿瓶子，又跑回來拿。

『假使你的頭不是綁着你，你連頭都會忘記的！』這老婦人提醒他。

他們剛剛弄好晚飯，安琪回到家，在她的大衣袋內有兩個朱古力餅，一齊壓碎了落在

她的信上。

「哈，我要發狂啊！」她說，很快把她的手放進黏性的碎餅內，「但是聽吧，媽！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順利地在底特律做着事，詹保說，……我要到他那裏去！」

「你說什麼？」海琪爾喘息了，掉下她的調匙在粥鍋內。「你說着什麼？」

「我說我要到那裏去，媽！我要去！」安琪依然穿着大衣和帶着帽子站着，握住這黏濕的信，「我要去我心在的地方去，媽！……啊！不是今天。」她用手臂攬着她母親的頸。「我不是說今天，媽媽，也不是下禮拜。第一我要準備錢，現在我只有這一點。但是我說能怎麼快便怎麼快到他那裏去。我不能自拔，媽，——我要看他！」

「主呀，你是發癡嗎？」海琪爾叫出來。「你打算這個孩子怎麼樣，你跟着在詹保的後面走了。你打算怎麼樣，假使他留着你在底特律，或者無論他所在的什麼地方。那時你打算怎樣？你愛他，哼！」

「他不會留下我在底特律，因為無論他到什麼地方去，我跟他也走。」她說。她的眼

閃着光。『他再不會離開我。』

『辛弟呢？』

『他不能同你住嗎？媽媽！以後也許我們會回來住，詹保和我。到那時，當我們弄到一點錢，可以付清房子的抵押，……但是這是用不着辯論的，媽媽，我要走！』

海琪爾以前從沒有看過安琪這樣過於自信，她默默地坐下，望着粥鍋。

『我要去那不孤寂的地方和愉快的地方——那就是詹保所在的地方——我要能夠怎樣快就怎樣快去。』

『你們一個一個離開我——泰比，然後黑麗德，然後你，』她說，『但是辛弟要跟着我，你可以嗎，孩子？他不要離開他的祖母。』

這年青人凝視着海琪爾，慢慢地，在廚房收拾晚餐的東西。

『我要造就你成一個好人，辛弟。我還要培植一個好好的孩子，假使上帝讓我活着！』

『只要一個好孩子，』她低聲說。

那晚上，三月的風開始吹動，窗格發出尖銳的聲來，辛弟在黑暗中醒了，他緊緊地和溫暖地躺在他的母親身邊。當他再入睡時，他夢到他的泰比姨母的聖誕節送的書，已經變成了一部輕馬車，他駕着雲游天上，在駕駛時，泰比極尊敬地站在他的身邊。他不能看到下界任何人，甚至海琪爾也不見。

當他母親在六點鐘翻身爬起去工作的時候，他又醒了，而且在她穿衣時，他驢着，注意她的呼出的氣糝糊地在冷屋內向上縈繞。窗子外天氣是蕭瑟的荒涼的，而且三月的風，可怕的吹着，從沒有葉的樹枝，發出嘈雜的聲響。他聽到海琪爾婆婆在廚房裏撥着火爐，弄大火焰煮滾咖啡。然後在他的母親出去時，前門關上了，風狂暴地在怒號。在床上是安適的和溫暖的，所以他半睡半想地躺在厚厚的被裏，直至他的祖母搖他起來，許多奇怪的夢想浮起在他的腦子內流——不僅是那個早上，差不多是每個早上，在他躺在溫暖的被內，要等到海琪爾叫了他三四次才起來預備去上學。

他有時無論是在打浴和洗臉洗手，總想做一個白種人。有人告訴過他一次。黑人只是

皮膚上的不同……而他總想有所裝了電燈的大房子像他的婆比姨母一樣——但是有大部分的白種人們，有那樣好的房子，而在黑人看來是卑下的。……雖然有些白種人是漂亮的。愛爾在學校內就是漂亮的，但不是那些街上的，每天叫他黑奴的小孩……也不是罵他的母親的黎斯太太……但是耶穌是白種人，穿一件和一個女人穿的一樣的長白袍；印在星期學校的信箋上。……有一次薩米蘭說『滾你的耶穌』當教員因為他不懂他的聖經課而罵他的時候。他也在教室內大聲說過這句話，教堂並沒有倒下在他身上，在辛弟以為會倒的時候……祖母說咒天罵地是一種罪惡，但學校內所有的人都咒罵——而詹保也咒罵。不過，每一次辛弟說『上帝滾吧』時，他都感到不安，因為海琪爾婆婆說上帝是極和善的，無聊地用他的名字是不應當的，但是他却喜歡去學講『上帝滾吧』和許多孩子一樣無所感覺地亂說——只是『上帝滾吧……上帝滾吧！……上帝滾吧！……』自己全不覺羞。……無論如何，主是似乎從不注意的……而到他長大時，他要和詹保一樣去遊歷，他要做一個鐵路工程師，不過黑麗德會說過，鐵路上就不會有黑人工程師，……那末，他可以做什麼呢？

也許做一個醫生，不過做一個工程師是更好玩而且遊歷得更遠。

辛弟想安琪會帶他同去，當她去會僱保的時候，——不過那時海琪爾婆婆一切都要她自己做，而婆婆對他那樣好，他怎願留下她一個人。那時誰會幫她砍柴呢？……不過當他長大時，他要去底律特或許也要到紐約去。他的地理書上說，那裏有世界上最高大的建築物，有河底下跑的火車。……他懷疑是否紐約也有黑種人……在地理上非洲黑人是多麼醜怪——蓬鬆的頭和兇暴的眼睛——海琪爾婆婆說她的母親是非洲人，但她不那樣醜怪和兇暴，海琪爾婆婆也不是的，小黑梅莉梅也不是的，而他們都和非洲人一樣黑。……柏來士勒和黑水一樣黑，但他知道上帝，……上帝是不管人們是不是黑的，他管嗎？……什麼是上帝？他是否一個人或是一隻小羊，抑是別的什麼？巴士德的母親說上帝是光，但海琪爾婆婆却說他是一個王，有一座王位，戴一頂王冠——她希望不久就坐到他旁邊。……巴士德的父親是白種嗎？巴士德是白種又是黑種，但他看去不像是黑人。什麼使巴士德不黑呢？……什麼使女孩不同於男孩呢？……有一次當他們在家裏玩時，梅莉梅告訴他女孩是如

何不同於男孩，但他們都不懂得是什麼原因。現在懷莉梅在第七年級，她有硬的尖峯似的小奶。……有一次詹米蘭說到關於懷莉梅的許多的下流事。……有一次他問他的母親的臍是做什麼用的，那是什麼意思？……怎麼女人會生病躺在床上，當她們生了孩子的時候？小孩從什麼地方生出來，不管怎樣？不是從樹上長的——一個和聖誕老人的神話……上帝喜歡人們拿聖誕老人之類的神話來騙小孩子嗎？……無論如何，聖誕老人是不好的！上帝要處罰那東西，因為沒有帶給他聖誕節他所需要的滑冰車，關於聖誕老人一切都是欺騙！

海琪爾加炭在火上，在準備工作，從廚房地板上拖着她的洗衣盆的聲音驚破了辛弟的疲乏的夢想，當他在床上翻身時，他的祖母聽到彈簧響，大聲地叫起來：「辛弟！起來，已經過了七點鐘！你要遲到你的學校裏去麼？」

「是的，我就起來，婆婆」他在被內說。「但是這裏冷啊。」

「你想不到外面來穿衣服！拿那些衣服出來到這火爐的後面來穿，喂。」

「是的，媽。」於是用腳一踢，他的被蓋飛落在後面，幸弟即跑到這小廚房的溫暖的地方，他在那裏穿衣服，洗臉吃飯。然後他懷蕪梅——他覺得喜歡時——否則他不和她一起到學校去，另外加入路上的那些孩子的隊伍裏。

這樣，春天到了，安琪一天又一天地勤謹地往黎斯太太家內工作。她常常替黎斯太太的妹妹和她的孩子做點另外的事情——熨一件襯衣和幾雙長襪——於是加上幾角或許一塊的月薪，她積蓄這所有的進款預備到底特律詹保那裏去。

她做着廚子，洗衣、熨衣、擦地板，已經十年了——爲了什麼呢？僅僅爲的是一年幾個月或者半年，那時詹保會從異地回到家裏，把她抱在他的強壯的手臂內，吻她，低聲說着：「安琪，寶寶！」那就是她常常工作着的原因。於是淒涼的歲月好像不算一回事，而難過的年也就過去了，但是現在他已去了一個冬天，而且，從他的信，他不能立即回來，因爲他說底律特是一個適宜於黑人的地方。……但是斯丹頓——是的，安琪想，那一定是更好的城市，在那裏婦女不用做那樣的苦工生活，……而詹保就在那裏。

所以，當後面院子內的蘋果樹放出第一個花蕊以前，安琪已到底律特去了，留下辛弟跟着他的祖母。到蘋果花全開放了時，除掉一個灰白色的頭髮的老婦人和她的外孫外，就再沒有一個人住在這屋子裏了。

「他們一個一個地離開你，」海琪爾緩緩地說，「孩子們一個一個地走了。」

第十六章 唯愛

「一年前的今天暴風雨吹去了我們的門廊，你記得麼？親愛的？……似乎今年的結果還不只吹去我們的門廊呢。我的寶貝孩子離開了家跑去和游蕩的士姆塞家族住到波頓士的地方，那裏鋼琴日夜地彈着。你的媽媽也跟在屠保後面走了。……是的，我謝謝上帝，你還沒有走。你很小，只和鴨子那麼高。但是，你是我所倚靠的，你是我所有的一切，你不要離開你的老婆婆，你會離開麼？」

在這些寂寞的日子里，海琪爾已經轉向辛弟找安慰和作伴了。整個長夏的早晨，他們一起坐在前廊上，她講故事給她的外孫聽。有時候約翰生姊姊走過來，同他們坐着吸一會烟。有時候，葛特太太會在那裏大講其關於居住和種族的空談與大話。但尋常只有他們兩個——這黑種洗衣婦人和這灰色頭髮的棕色小孩。奴隸時期的故事，神話，像兔子與黑孩

一類的人類傳說，戰爭，林肯，自由，地主的欲望，勞役與奴隸的時代，戀愛與鬥爭，充滿了海琪爾夏夜的談話，那時，飛螢發着光，蝻斯唧唧地叫着，星光便在那遙遠的天際閃爍。

辛弟長成很大的孩子了，他不用坐在他祖母的膝上，像過去的夏天一樣要搖着睡。現在他坐在她旁邊的一個小凳上，當他疲倦了時，就把他的頭靠着她的腿，或者他平躺在門廊的地板上聽着故事，望着星光。今晚海琪爾講的是關於戀愛的故事。

「這些青年人他們現在長大了，他們叫我們老古板，紮頭巾的腦袋，白種人的奴隸，因為我們對於事情是很困難去應付的，不像他們一樣發狂。但是，親愛的，到你年老時，你就知到他們發狂憤恨，使你的靈魂不快是無意義的。白人總是白人，黑人總是黑人，無論是哪一種人，是不會有別一種人捏造的那樣壞的。我和兩種人相處七十年了。我從沒有成見在我的心內，不恨白人也不恨黑人。當你開始恨着人時，你就變成比他們更討厭——我從來沒有時間去討厭人，因為那樣惡魔是會走近來的——在討厭人的時候！」

「他們談到奴隸時期，他們捏造這時期是最可怕的，但是你不要相信，孩子，因為這完全不是那樣壞，有些白種人却剛好是盡他們所能和善的去對待他們的黑奴，比現在還要和善，給他們的工作是比他們所需要做的更少，在那些時候，他們養活了黑人。他們並不是每個白種人都打他的奴隸的，當然我不是說那就是天堂，但我也不是要說這就沒有地獄，也許我只是看到最好的一面，因為我是在大家庭工作，不和多數黑奴隸一樣到田地上去做工，我的媽媽，是這大家庭的廚子，我就跟她在這廚房內長大，同着詹娜小姐玩，詹娜小姐教我讀幾個認得的字。當她和我都長大起來時，她時時看待我和她的朋友一樣，我愛她，而她也愛我，詹娜是大家的閨秀，在我們中間，除掉她叫我海琪爾我叫她詹娜小姐外是沒有分別的。不過『小姐』這個字在內會有什麼不同嗎？沒有的，孩子，沒有的。假使有愛在，稱呼着沒有什麼不同的。」

「我忘記是那年戰爭爆發了，白人受着驚嚇，黑人也是一樣，全不知道什麼事情要發生。我們聽到談及遠在南方的林肯。老主人老文非德，拿起他的槍去出戰，年青的兒子暨

督和祿察員也一樣——所有他們都跟林肯去。留下在居留地的，除掉黑奴和女人外便沒有人。女人和黑奴都哭着，因為他們都在爲這些可憐的悲慘的白種人痛苦。

「我會經告訴過你關於蘇娜小姐和主人羅伯特在戰時春天結婚，用盛開的木蘭花像花燭一樣點綴他們的婚禮的事沒有？我說過嗎？辛弟？……是的，我一定在什麼時候告訴過你。那時主人羅伯特要帶他的隊伍開走，因為他是軍隊里的一個上級軍官，他們聽到雪文來了。他丟下了她穿着結婚的禮服站着靠在走廊的一根大柱上，只有我揩乾她的眼淚。……老太太死了，所有的人們都打仗去了。在那大的白人公館內除了老黑蠻子格羅尼約翰婆婆外，沒有人看守這間屋子。我同我的女主人同住著。

「啊。那時白人比以前他們更需要黑奴，在他們白人都跑光，和白種人哭喊着，昏着的時候，黑人們已經不是一個爲他們所厭棄的黑人了。

「但是讓我告訴你關於摩娜小姐的事，她只坐在房裏哭，她祇坐着哭，她不走，她隨着房子看一看別的東西——屋、馬、棉花，任何東西。但是這些黑奴，他們不欺騙她，也不

「傳聞的……她的兄弟受了傷在維根里亞死了的消息來了，接着，主人羅伯特，詹娜小姐的夫不再在人世的消息來了！在戰場被殺了！我以為詹娜小姐會發狂。消息是說他和一個英一樣勇敢的戰鬥而死。但是，當她聽到這消息時，她從抽屜裏拿出她結婚的面紗和拿花在手裏，好像她正要到禮拜堂去會新郎一樣。然後她跌倒在樓板上哭，直至我拉起她，把她像小孩一樣抱起來。」

「好了，自由來了，所有黑奴散開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些種田的黑奴說我是一個老古董，我那時是自由的——爲什麼我不同他們一起呢？但我說，不，我要同詹娜一道住——而我就住下來。我覺得從來沒有一個黑人需要我像詹娜小姐一樣，所以我不同他們走。」

「這時期過去了，跟着一切過去了，這老房子破爛得要油漆，傢私開始破成一塊一塊。詹娜小姐說：『海琪爾，我在這世界上除了你，我沒有一個親人。』我說：『詹娜小姐，在這世界上除了你我沒有一個親人的。』」

「於是她開始談到她年青的丈夫，如何的漂亮和勇敢，甚至在最後一天沒有睡

間同她到教堂里去舉行婚禮，也沒有時間抱他在他的手臂上，在那出發的命令來到以前。我們坐在高大的有長石柱的老走廊上，在傍晚的夕陽下一直坐到蝙蝠在頭頂上飛着，落日漸漸消失，她穿着她寬大的白襯衫，光暉圍繞着她的軟柔的胸部，而我呢，穿着我的圍裙，戴着帽子，和現在這個，你看到任何時候都在我頸上掛起來的這個纖長的項鍊。

「在走廊的院子面前，有一株枯了的樹幹，差不多和人一樣高，兩根黑桠枝舉起在空中，好像人的手臂。我們就常會注意這棵樹。詹娜小姐從她樓上的臥室的窗子里就可以看到，有時這樹幹就好像會和人一樣在路上移動着。

「在她上牀以後，一個殘春的晚上，當月亮閃爍着的時候，我聽到詹娜小姐哭泣：『他來了……海琪爾，我的羅伯特回來了！』我從隔壁我住的房間的床上跳起來，跑進她的房裏，而她正穿着長的白衣服站在大門廊中間的小看樓上的月光下，正望着下面院子內這舉起他的兩手的樹幹。她幻想這就是主人羅伯特在叫她。她幻想他穿着制服站在那裏，從職

場歸來喊着她。她說：「我就來，寶寶，親愛的！」……那時我可以聽到她……她說：「我就來！」……在我想到她在做什麼以前，詹娜小姐已經在看樓上一步一歩走，好似她在月光下走着一樣。她說：「我就來，寶寶！」

「她沒有寫下遺囑，所以這房子和一切都要屬於國家，我離開時沒有一些東西，但我不要緊，我要送她的終。我什麼時候都同她在一起。因為她是我的朋友。我替她發愁，因為我知道愛情困擾着她的靈魂，除了我沒有留下一個人援助她。」

「自後，我遇到許多白種婦人和白種男子，他們有些對我和善，有些却不，有些罵我，不給我工錢；有些可怕的打我。但是我為那些白種人發愁，因為我知道在墓裏一定有些事情苦惱着這可憐的靈魂。我放大我的度量包涵他們，因為白人需要我們，親愛的，即使他們不知道，他們好像受了傷的孩子，一切東西都要為他去做，但他們什麼東西都不要，却需要黑奴。」

「過去我就這樣生活了很久，辛弟寶寶，我知道在世界上只有愛的位置。無論有什麼

麼，如果失了愛就要腐蝕你的靈魂。充分的愛，是要你在你的心裏，爲每個人留下一個位置——大的和小的，白人和黑人，那些好的，和那些壞的——因爲愛是沒有滿座的，不會是好的人留下而壞的人不能進來。假使愛是那樣的時，那末，這就不是愛。

「白人也許使你痛苦和恨你，但是當你回過去恨他時，你就是被損害了的一個，因爲恨把你的心弄醜惡了。——這就是恨的結果，恨開上了甜密的生活之門而使每一件事情變成卑小，污賤和醜惡。親愛的，世界上是沒有恨的餘地的，無論白人恨黑人或黑人恨白人。在這世界只有愛的地位。辛弟寶寶。這就是留給我們的位置——唯愛。」

第十七章 理髮店

羅根聽到海琪爾所有女兒都出去了，有一間空房，便在一个晚上差了一位在城裏的不速之客來找地方住。他的名字是叫做文多伯利，是一個泥水匠，做砌磚的工作的人。高大，沉靜，駝背，不算老，也不算年青，他要安琪住過的那個房間。每星期付兩塊半租錢，海琪爾給他一根前門的鑰匙。

文多伯利正在一間建築着的新電影院挑泥擔和砌磚頭。他每天早起遲歸，臉手和全身都撲滿泥灰，在一個鐵盆裏用腳水筒洗滌，然後上床去睡覺。他常常對海琪爾婆婆和辛弟說的總是「早安」「晚安」。或許是一種抖顫聲音的「你好？」但在星期日早晨，海琪爾時常叫他共同用早餐，倘若他同時起來的話——因為星期六晚，老文喝了酒，醉醺醺地，回來得比平時晚一點，所以有時他會一直睡到星期日的中午。

有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他弄濕了床鋪，當海琪爾在安息日早上鋪起牀來。她見到一灘灘的黃色的污點在床鋪中間。爲了這，多伯利是很難爲情的，他甚至幾日不能說『早安』了，倘若他回到家來時，從屋角上瞧見了海琪爾婆婆和她的外孫在黃昏中坐在門廊上，他會走在街上，直至他想她們已到進去睡覺的時候，才敢跑進來。但他却是一個安份的房客，他不給誰一些騷擾，按時付租，因爲海琪爾是不能看輕每個星期的兩塊半錢的，她因此很歡喜多伯利。

現在海琪爾使這逐漸長大的辛弟整天在她的身邊。當她洗衣服和盥衣服的時候，辛弟便幫忙她，當她晚上在門廊上坐下時，辛弟便和她閑談，自然他有時也在他自己院子裏玩耍的，在星期日每每懷莉梅或者巴士德或者詹米蘭會來這屋裏玩，但詹米蘭自從母親死後，是跑野了，海琪爾不歡喜他再來找他的孫子，她以爲他是很壞的。

當辛弟要和鄰居的孩子一起去湊數打球時，他的祖母時常不許他離開。『留在這裏陪着海琪爾，小先生，我要你用唧水筒給我抽水，盛滿這些桶子。』她會這樣說，她還會叫

着。『我不是告訴過你，說你會被他們那些年紀高大的野蠻的白種小孩弄傷了躺在那裏嗎？好好地留在你自己院子裏吧，那你可以避去禍害的。』

因此他逐漸習慣貼近他的祖母，在晚上，其他的孩子在街角上弧光燈下玩着「擊石之戲」，他會坐在門廊前，聽海琪爾告訴他奴隸的故事。和她自己過去少年時代的故事，當學校在秋季開學時，這位老婦人說：『辛弟，我不知道沒有了你，整天怎樣做好？我的孩子們全去了，你是這樣陪伴着我。』但辛弟是高興再回到滿房子的男孩女孩那裏去。

在一個暮秋的下，當海琪爾掛起她的衣服在後院裏，辛弟捧着別衣針盒的時候，羅根老人坐在他的東倒西歪的破車上駛過了。他對海琪爾專誠地彎彎腰，她照例和他到後邊那處談笑談天，那時他的一匹白驃子搖動尾巴，去趕開釘着牠的繩子。

在這位老伴沒有走以前，他說：『喂！海琪爾，你要你的小孩子找點工作嗎？倘若你要，我知道有一件小工作，他可以做得的。』指着辛弟。

『他找什麼做呢？』海琪爾請求。

「是的，伯特斯各德說，他要一個孩子，就在下去不遠的理髮店，星期六去做打掃滿頭髮的工作，和給顧客們擦皮鞋，事情沒有什麼艱難的，我想這會很適合辛弟的身份，每星期也可以得到幾個辨士來添補東西。」

「的確，他可以做的，」海琪爾說。「我要他去見伯特吧。」

這樣辛弟便在那晚上去到倍爾街的黑人理髮店伯特先生那裏，并且給了他第一次的規定的工作，每個星期六是理髮店唯一忙的日子，做工的人們要去理髮，辛弟在下午去做工，直至晚上八九點鐘回來。他的工作是打掃地方，掃去這三位剃頭師父所理下來的頭髮，和給一些要漂亮鞋子的顧客們擦皮鞋，僅僅是一些顧客他們要後一種修飾的，因為許多穿着他們做工的鞋子來到理髮店，是滿鞋子都是泥土，許多當每個星期日早上到禮拜堂之前，已經在家裏擦亮了他們的鞋子了。但偶然開賭場的吉治文沙或者幾個穿得齊整的販私酒的人會攔上腳踏，要這棕色小孩來擦亮他們的鞋，於是辛弟赧然的問：「擦鞋子嗎？先生。」

這理髮店對於辛弟是個新世界。他給海琪爾的裙帶綁得這樣近，他是一個懂懂的孩子，在這些女人——安琪，黑麗德，他的祖母，——的支配影響之下，長到這般大的年紀的。而，他的父親，詹保又是這樣少在家。可是現在這理髮店，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在星期六，起碼一打，或者多些的工人大個子，在等候理髮，這地方是充滿了大聲的男子漢的談吐，香煙和笑聲，野球呀，賈克約翰生呀，賽馬呀，白種人呀，羅斯福呀，地方新聞呀，布克特華盛頓呀，女人呀，在托皮卡的工人狀況呀，堪薩斯城呀，俄馬哈城呀，宗教，政治，以至女人呀，呵，上帝！——整個的下午辯論着，一直到了晚上。那時髮縮的頭髮，滾滿地上，香煙和雪茄煙頭，拋滿了火爐的灰皿，而辛弟叫着：「擦鞋嗎？先生。」

有時，這孩子擦鞋賺到一二塊錢，但在雨天，或者下雪天，他除了伯特斯各德給他擦工作的五十個銅板以外，便得不到什麼。或者某一個理髮匠太忙了，不能出去晚餐，要叫辛弟買一片夾肉麵包，和一瓶牛奶，辛弟也會得到額外的一個錢幣，或者銀幣的。

主顧們喜歡他，并且時常作弄他的赤黃色的頭髮。「孩子你有了像這樣的頭髮，是太

黑了！只有白種人才想有赤黃色的頭髮的，而你却生了這麼多。」於是辛弟慚慚地臉紅了。倘若由乾的朱古力變成濕的朱古力，可以叫「赧然」的話，便是他的從臉紅耳熱到出汗了。——因為他是不歡喜人嘲笑及他的頭髮的。他還沒有和這班頑皮的人混得久，學會防禦嘲笑的自衛本領，雖然他已經發覺了那叫做嘲笑的，並不時常是真的嘲笑，但正因為難堪的事，實是痛苦的，除非你能想一點相當的嘲笑和謔言來回敬一下，但這些光顧伯特斯各德理髮店的人，對於挖苦的謔言，出乎滑稽以外的，都很少會發怒的。他們可以玩笑十二個鐘頭不會發怒，若果關係者變成嚴肅，什麼時候他們會在外面解決的，在理髮店裏，即使打架，也是鬧玩笑而已。

一個冬天的每個禮拜六的晚上，在伯特的店裏辛弟變成了最好的嘲笑慣的嘲弄品了。但起初他是胆小，害怕和大人們說笑，或者回敬客人一些俏皮的說語。當客人嘲弄他彎曲的赤黃色的頭髮的時候。但一天，一個理髮匠給了他一罐華爾德夫大牌的理髮油，告訴他：「梳平那些頭髮，好讓黑鬼們不把你來開玩笑吧。」辛弟聽從了他的話。

「華爾德夫人牌——一種濃厚的黃色的髮油——用水打濕，很有效地塗上了這小孩，頭髮上，然後用一頂壓髮帽戴上——剪去一個女人的襖頂，在一頭打緊結，所以能緊緊適合戴上一個人的頭上，把髮壓得光油油。自後辛弟把他的頭髮弄得平滑，光澤，髮油，水，使頭髮變成似乎是一種黑棕色，正和他的皮膚顏色一樣，代替了那特別的在歲幼的顏色了。除此，他不久便學會了戲謔的藝術，當人們說他的頭是多蠢的時候，他會說：『一樣才是你的父親呀。』」

到了秋天，黑麗德曾經回家一次去看她的母親，說她和梅特在旅館裏做房間的侍女。她在理髮店裏，那一個冬天，辛弟常聽及他的姨母的名字，被人無原無故的提起。有個孩子故意不去聽它，倘若伯特在那裏的話，他時常會禁止那班人來談的。

『在我舖子裏別談及一切污辱女人的話吧。』他在一個星期六晚上說。『倘若你要，你們一切男子，最好注意到你們自己的女人。』

『噫！世上的女人在我是值不了兩個銅板的，』一個坐在椅裏的侍者說，他的面上塗

滿肥皂沫。

「我除了我的母親，不尊敬什麼女人。」

「我也是一樣，」瓊士答「這是禍水，尤其是她們黑種的，要穿藍色的樹膠衣。」

「說够了，住口吧。」伯特斯各德在第一張椅子後面說。他在那裏和羅根剪髮「我的妻子她自己是黑種，所以不怕談及藍色樹膠衣，但無論如何，談女人也談得够了，這是我的孩子，我的剃刀除了理頭髮之外，也够理旁的一些事的，——這樣現在正好別談及藍色的樹膠衣！」

「我看布頓安特跑到什麼地方再做總統吧。」瓊士說。

但在一個星期六，當這店主跑出外吃東西那一下子時，誰是鎮上的最漂亮的有色種姑娘問題討論，便起來了。她是黃色的，深褐色的，朱古力色的，還是黑色的呢？自然那是沒有人的，但會提起他的名字，形容她們的身材，一個女郎，她有一對眼睛，像愛誰。其他一個，有一個肥臀，像克利帕耗拉小姐。一個光滑棕色皮膚的，有兩條玉臂，像——

像——像——像——」

「喂，漢子！像自由神的石像呀。」當這個說話的人，記憶起來的時候，有些人這樣猜想。

「但是，老鄉，沒有一點影子呢。」一個年青的牧人，對基芬伯爭辯。他是甯願高大的黃種女人的。「隨時給我一個冷酷的黑種女人嗎？她們是褪了色還是一樣黑，——什麼時候她們會好看，我說她們會好看，我也說及維廉黑麗德，那就是我所說的！能找一個比她更好看的女子嗎？」

「我承認黑麗德是不錯的，」這老人說。「看來很不錯，但——」醜聲四溢。「他卑屑地的輕拍着火爐。」

「哦，我知道那個。」牧人說：「但我不是說她是那一種人，我是說她是怎樣的相貌，而一個歌女離開這世界，是不在乎的，倘若她是一個——」

「噓——噓，輕點踏着踏板兄弟。」一個人以手肘撞這個說話的人，「這裏正有一個

維廉的家族呀——那擦鞋的孩子，正是黑麗德的姪子或者什麼人呢。」

「無論如何，你黑鬼們說得太隨便了，」一個理髮匠附加說。「有人會在這些日子內割去你的嘴唇皮。老基芬伯談論女人的意思，他已經滿臉鬍鬚，像一個討厭的乾乳酪一樣。」

「不錯的。你這小鬼，」基芬伯憤怒地叫。「儘管滿臉鬍鬚，但我并不討厭。」

笑聲和烟味，充滿了這間小店，那時冬風挾着雨雪，吹向這大格的玻璃窗呼呼地門外發響。使得煤氣燈也在頭上搖曳。辛弟在那來自城內的客人的一對棕色有鈕的發亮的鞋頭上，仔細地用擦布去擦，隨後望上去嬉笑地說：「好了，先生。」那樣，這人就拿給他一個四分之一的角幣。（即二角五分錢。）

「拿去找數吧。」這位新客大聲地說。

「那傢伙是一個做戲的。」當這人出去，一個理髮匠說。他是跟着時代班，今晚在奧哥利戲院演戲的。我料這樓座，會坐滿黑人，因為是一種「歌舞表演呢。但我却不坐近

那裏，把自己當作「黑炭團」。因為我不信沒有一處可以允許和其他的人同坐的，如其我不配做桌布，我也不會是碗布的，——那就是我的格言，如其我不能在戲院裏，買一個我所要的位置，那我一定當公劈不開我的腰包。」

「是的，那末便失去好戲的機會，」一個細小的紅眼睛的看門人，反對着說：「如果那樣說，假若你不能够在白人吃飯的館子裏吃：你不吃飯好了。」

「有人要擦鞋嗎？」在嘈雜中，辛弟叫着。「假使你們不要擦鞋，請離開我的椅子，到地上爭論吧。」

一位棕色皮膚的歌女，在她到戲院的路，走進這店裏問那裏是否可以買到「芝加哥防禦報」。理髮匠指引她到黑人的飯館去，那時客人立刻停止了談論來注視着她。直至她走了出去。

「喂：大腿呀！」歌女當門關上時，見着那雙絲襪便這樣叫。「你高興也擦擦那雙頗長的嬌滴滴的棕色皮膚女人的鞋吧。孩子。」

「她會不給我錢的！」辛弟說。

「噲！不管下等樓座，或者不是下等樓座，」羅根叫着。「我要去看那表演了！管他們在白人的奧普利戲院裏分不開「黑炭團」！」

「對的，」一位理髮匠喃喃地說。「現在就是那麼一回事，——你喪失了種族自尊心！你黑人不顧羞恥！」

第十八章 兒童節

當那春天耶穌復活節到來的時候，辛弟在理髮店所賺到的工資積下來已經够買他自己一身衣服和一頂新帽子。他很以這事爲榮，海琪爾婆婆也一樣。

「你是一個勤奮的孩子，真的！努力做一個有爲的人吧，即使你爸爸是不成材，你自己要爲這種族增榮去求上進呀。真的呀，小先生！」

春天早到了，這些晴和的日子，見到海琪爾的後院波動着，晒在太陽內的一排排的潔白衣服，她的房客，當戲院築完便已搬走，去做築堤的工作，所以安琪的房間又空了出來。在嚴冬辛弟是和他外祖母同睡的，但在夏天，他是睡在草蓆上了。

這個孩子沒有他的母親。當安琪在家時，她整天在外做工，而且晚上也沉默，因爲她常常是疲乏的。黑麗德一直鬧玩笑——黑麗德和詹保，詹保隨時都在鎮上。辛弟想黑麗德

應該在家裏，不要住在梅特家，但他從沒有對他祖母講及這些。他有規則地到學校去，星期六去理髮店做工，星期日到星期學校，其他的時間則伴海琪爾婆婆。如果她不知道他在那裏。她是常常會憂慮的。

『有色人種的孩子們，到他們長到十二三歲時，他們便學得很壞了，辛弟，』她說。『我要你好好的過，拋開一切。倘若海琪爾活着，她不看你墮落下去的。爲了上帝和黑人的光榮，她要看見你成爲一個好人。你在這世界上要打算做一些事情，你聽到了嗎？』

辛弟已經聽到而且他知道她的意思了。她的意思是一個人應像布克特華盛頓，或者杜格拉斯，或者像詩人羅蘭斯杜伯，或許是賈克約翰生，但海琪爾說過賈克約翰生是魔鬼一類的，不是上帝的信徒。

『這就是你從理髮店那裏聽來的，那裏你們全在講着鬥拳跑馬的事，賈克約翰生無論如何他是和一個白種女人結婚的，他那顧到種族？』

這小孩想，不知賈克約翰生的兒子看來像不像巴士德。但也許他沒有孩子。他星期六

做工時一定要問問伯特斯各德。

在這個夏天，斯丹頓開了一所新的娛樂園，那是在這城裏第一次有的事，裏面有旋轉機，Shoot-the-shoot 章氏大輪機，跳舞場，和一座「週末」（Week-end 爲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整天。與 Work-day 字對稱——譯者）音樂會的音樂台。爲使這園地普遍起見，它位在鎮上的北邊，在每日導報贊助下，凡該報讀者持有報上印就的入場券，都可參加自由兒童節大會。在八月二十六日那天，在斯丹頓的小孩，可以持券自由進場，奉送爆穀、汽水、和乘坐一次那幾樣娛樂機——旋轉機 Shoot-the-shoot 章氏大輪機。每日導報的讀者都可以這樣做，券祇要在報上剪下來便得了。

海琪爾婆婆和約翰生姊姊是經常都訂閱每日導報的，差不多其他在斯丹頓的人都訂閱，因此辛弟和懷莉梅開始去剪那報上的券。所有鄰居的小孩們全做着這樣的事。兒童節對這鎮上的小孩們，將是一件大事，他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 Shoot-the-shoot，這副裝上許多小車，坐滿人，升高降下，那小車像船一樣搖蕩，辛弟和懷莉梅全都想得昏眩發軟。

最後當那偉大日子的下午到了，懷莉梅等候辛弟，穿起全身潔白的衣服和她的新靱皮鞋，那鞋子夾得她腳發痛。在她進來的時候，辛弟的外祖母正在和辛弟洗臉洗耳朵。

「你出去到那些小孩中間。我最少要你看來乾乾淨淨！」海琪爾說。

他們起身去了。

「喂！」海琪爾婆婆叫。「你不帶入場券去嗎？」匆忙中，辛弟忘記拿。

到娛樂園去的路很遠，懷莉梅停下來脫了她的鞋襪拿在手裏，直到走近鎮門時，她才重新穿上，然後鼓勇前進，握着那報紙上的券。他們能夠聽到音樂隊奏樂和孩子們乘坐那娛樂旋轉機高高低低旋轉時的喧鬧與歡笑聲。他們能夠看見那巨大韋氏大輪機，大過狂歡節那時所見的，旋轉地升高在空中。

「我先要去乘坐那個。」辛弟說。

有一大羣孩子在那入口處的漆光的紅黃色的木棚下。他們循序地排成一行走近大門去歡笑，快樂，清潔的白小孩，可愛地的擠着，歡呼着，嘻笑着。辛弟讓懷莉梅先行？

他跟着隊線在她後面。音樂在裏面快樂地奏起來了。……他們現在差不多走到進口處了……前面僅有兩個小孩……懷莉梅舉出她的黑手上握住的入場券，他們再走上前，守門的人向下看着。

「對不起，」他說：「這個會是招待白種孩子的。」

懷莉梅不大明白。她站着，拿住票子，等那個白人來收。

「站到後面去吧，」他說。瞧着辛弟。「我告訴你們小黑鬼，這個會不是你們的。……來，——後面的小女孩。」那行列中的白小孩就擠過懷莉梅和辛弟走進公園裏去。這兩個黑孩，迷惑地被拋在旁邊。到後他們注意到一大堆一打以上的黑孩子分散地站在進口處沒有遮擋的陽光下。在他們中間，有他的級友沙達畢迪雷。三四個黑孩在哭泣，但多數是含着憤恨，也有幾個走回家去的。

「我爸爸是訂閱導報的，」沙達畢迪雷這樣說着。「而且你瞧，券上面說的是什麼——」
「在斯丹頓的每一個小孩都可以自由進去，」你沒有念懂這些字嗎，辛弟？」

「懂的，我已經看過，但我想他們不是指黑人而言的，」他答，這孩子正看着白孩子一個個的走進門內去。「他們不能讓我們進去。」

懷莉梅的脚都痛了，她爲失望所苦，坐着啜泣。在那堆小孩中，有一個來自倍爾街的醜臉的孩子，粗野地在咒罵着。

「老鬼，他們是些什麼！我想我成爲偉人的話。驢入的，我要槍斃他們，這就是我所想望的！」

「我想他們一定不是指黑孩而言的，」辛弟再說。

「巴士德已經進去了，」沙達說「我瞧見他的。但他們也許不知他是黑種人，我想。當我走向那門邊時，這個人就這樣說：「嗨！你到那裏去？」好像我是一頭馬似的……我現在要回家去告訴我爸爸。」

她走開了，隨着有五六個穿着禮拜天服裝的女孩。懷莉梅坐在地上再次脫去她的鞋，眼淚流下了兩頰。辛弟瞧見他的同學白種孩子愛爾走近來。

「什麼事，辛弟，你爲什麼不進去？」愛爾問，瞧着他朋友的痛苦的臉。「是這位小孩弄傷了她的腳嗎？」

「不，」辛弟說。「我們就是不能進去……這裏，愛爾，你把我們的券拿去。倘若你有多一張入場券，照報紙上說，你便可以多得一份檸檬水……所以還是你拿去吧。」

這個白孩，迷惑地，接了這獻給他的券，默默地在那裏站了一回，想和他的棕色的朋友談些什麼似的，隨即就走進公園裏去了。

「這是你們的園會，白孩子！」一個小黑漆女孩在他後面叫喊，摹倣那在入門口處的人的聲調取笑。「嘩！站開去！你是一個黑鬼！」她對辛弟說。

他們其他的小孩對於她的羅妙維肖的摹倣都發笑了。隨後，在那前面高圍牆之內的旋轉機跟着音樂響起來，這羣快樂的發笑的小孩跟着它，這一大羣黑皮膚的小孩一同走下泥路上——所有男孩女孩在路上遇在一起，他們叫「不是沒有用，朋友！這園會是爲白人們開的！」

當懷莉梅回家告訴這段故事時，約翰生姊姊是發氣得像野蛋的母雞一樣。

「騙人的是魔鬼，」她叫起來。「他們全是魔鬼！龔龔的獵狗！」

但海琪爾祇說：「他們是些可憐的無賴，這園會不去更好！它會害了小孩們的意志，但我們想過他們吧！你自己別激怒，約翰生姊姊。激怒了有什麼用？來這裏吧，讓我們自己有自己的園會。」她走到後院裏，在載滿水的桶裏拿起一個西瓜——那是要它在水裏浸冷的，把它剖開四塊，然後她們坐在房子一邊陰涼的草地上吃，讓忘記了那些白人們。

「別想了，懷莉梅，」海琪爾對這小黑女孩說，她仍在啜泣着。「你是黑種，親愛的。在這時代是容易遭逢不幸的事的，但你別哭……你辛弟，跑去看看有沒有信，是不是郵差經過。」

「是的，祖母，」當辛弟回來了說。「是郵差，我得着媽媽寄來的信了。」這孩子坐在草地上唸它，掛慮安琪信上說些什麼，在後，當他們的客人走去後，他高聲唸給海琪爾聽。

「親愛的兒子」：

你一切都好嗎？祖母也好吧？我不知道你們消息時，我很掛念。你是知道海琪爾婆婆年老不能多寫信的，所以你必須爲她代勞。因爲她沒有寫清楚地址姓名，最後一封信轉折到各處去寄到這裏已經是兩星期了。你的爸爸詢問你好。我找到一份職業，是在寄宿舍裏服侍年老的白種女人的，她們的牀鋪收拾都是怪僻。這裏有白種人和黑種人。告訴葛特太太我一定寄我的租錢回來，因爲我不想遷移，有時可以回到家來。我沒有見及你近一年多了。詹保的職業要換過別一種，但他很喜歡這市鎮。你知道他的六絃琴帶在一大堆人的街車上已經給擠破了。媽媽說你長大了，而且在復活節時自己買了一套新衣。媽媽一定還繼續好好的洗熨衣服，除此便關心顧慮到你。泰比應該是資助媽媽的，但她好似並沒有這樣想。你見及你的黑麗德姨母嗎？我希望她很安穩有她的出路。不是爲了媽媽也許我可以叫你來同我們一起住在底特律的，但也許我能回家來看你，倘若我將來什麼時候有點錢的時候。這裏的房租很貴，我不曾見過有這麼多人住在一間房子的，一間房總是五六個人同住，沒

有人能儲蓄有一個角子，你是否仍在理髮店裏工作。我聽到約翰姊姊在這個天氣又病了，但我找不出時間寫信來問候她，她到底什麼病，有找醫生看嗎？你和懷莉梅的行動都要自加謹慎才好，因為你已是長大成人，懷莉梅比你更年長。我下次到鎮里去再給你寄長袴來，不過我放工是這樣遲，簡直沒有機會讓我做些事，你的父親是在飯店里吃的，由我算賬，家庭對於他是不能一定絆住的，但我也不管，你要好好侍奉祖母和幫她做工。幾年紀太老，抽水打水來洗衣服是不方便的。好了，你常來信吧。愛你自己和愛你的母親，吻在這信上×××××××七次。

你愛的媽媽

安琪

辛弟發笑，在這粗拙的交加記號上吻了又吻，他是歡喜得到他母親的信，而且信中說及詹保，但他却憂愁他父親的六絃琴已經破了。倒不是西瓜，而是這封長信給你想念那開會的憂抑病驅走了。

「我想比薩斯也是像南方的，是嗎，婆婆？」辛弟對他的祖母說，當他們晚飯以後走到門廊上的時候。「他們不像我們在這里一樣嗎！他們是？」

但海琪爾婆婆沒有給他回答。在靜默里他們看殘日從天邊西沉，慢慢地晚星發亮，他們看着這些星星，海琪爾開始唱，很溫和的，起首是：

從這自由煩擾的世間。

星兒在上面！

星兒在上面！

辛弟，這時站在門廊上他祖母的旁邊，他聽出一種偉大的黑人古代的合奏——唱着辛勞的黑人的年代，當歌聲在音量裏交加轉深的時候，海琪爾的聲音回響着：

你和我都有一顆星，

星兒在上面！

暴
麗
德

二五八

第十九章 罰款十元

在秋天，辛弟找到一樁職業，是在每天學校功課以後和星期六星期日才去做工的。一天下午在理髮店裏，查利納德，那個旅店的茶房走進來要剪髮，叫辛弟出去一會。走到理髮匠聽不到聲音的地方，查利繼續說：「喂，孩子，我有一件工作對你談，薩威利斯，我在那裏工作的那間旅館的白種鬼正要找一個小孩，工作是每天打掃應接室，揩灰塵，有時幫幫茶房的忙，此外就沒有什麼艱重的事。你可以帶你的擦鞋盒子去。可以在應接室裏擦鞋，假如你需要的話。我想你也許會歡喜做這樣的事的。你可以得到比在這里更多的錢。當你熟悉了的時候，還可以弄得更多些。當然我介紹你的工作你一定要給我點酬勞，假使你願意，就告訴我去和那茶房頭說定。是他告訴我，要我找一個人的。」查利沒有等回答，便接着繼續說：「自然，像你這種的一個孩子是不知知道一點旅館的事的，不過你并不會難

學，而且都很容易的，你有時可以問我，但你不能告訴——茶房頭！我也並不在這城市內過一輩子，我想，我能在這里當茶房，也可以到芝加哥或者旁的地方當茶房的。不過僑商旅店的小賬也並不壞——舞女們和其他人隨時都會不吝惜地給你一角幣……你立即便可把你弄好一下，你怎樣說？你要幹麼？」

辛弟很迅速地想及，聖誕節不遠了，他的鞋子是破的，而且希望能幫助海琪爾婆婆——「我想我最好能做這工作。」他說。「但我現在就要給你錢麼？」

「嘿，現在！不是現在！我不過關照你罷了，當你開始工作時，你儘可以時常給我一點錢。別的孩子，不是要到第二個禮拜才走的。如果你禮拜天早晨到那里，我會指點你做什麼。你要留心霞威利斯在他叫你的時候。他是很好的——只要盡力去幫助他做事就得了！他不是一個壞頭腦。那末我隨後再來看你，星期日給我確切答覆。再會吧！」

但海琪爾婆婆當辛弟那晚回來把事情告訴她時，她不怎樣歡喜。「我決不想我的一個孩子在腐敗的旅館里工作，」她說。「那些地方全是罪惡，藏垢納污，你在那里學不到一

點好處。我不想你到那里去，孩子。」

「不過，婆婆，」辛弟辯論着，「我要送一件聖誕節的禮物給你，而且看一看我的鞋子吧，全破了！自從那間黑人的新理髮店開張以來，我沒有弄到一點錢，那裏面全是白人，因為那裏有五個理髮匠，人們可以不要怎樣久等。詹米蘭就在那下頭做看守的事，……我也要開始好好的做些工作才好，不是麼？」

「我也想你好好地有工做，不過，孩子，我討厭你到旅館里工作，和那班下流黑人，讓女人混在一起。但你實在是需要這件工作的，天知道你的媽媽在什麼時候，才不會沒有寄錢回來，我又不能買好衣服給你，而且別的像你這樣的孩子都要進學校去了……但別忘記，親愛的，在那裏沒有你做的勾當——你要學好，做好，……我想你會遵守的。」

於是辛弟在禮拜天便找到查利納德，告訴他決定做這工作。隨後他又告訴伯特各德，他不再在他的理髮店工作，伯特生氣了。他叫辛弟滾，他雖替辛弟找好了職業，終于認為不好時就走，另外不教他擦皮鞋，把他的工錢存起來。別一間店他是不能這樣做的，他想

教辛弟做一個理髮匠，當他長大的時候。

「但是，滾吧！」伯特斯各德說。「滾吧！我不希罕你，我可以找到其他孩子幫我工作，但我請你不要在那間僑商旅館裏也做不長久，——我就是這樣告訴你！」

暮秋氣候差不多延續到謝恩節，天氣朗爽溫和。在辛弟上新工的前一天，他從學校回家，帶回引爐的柴，送去一籃新熨好的衣服給白人，在他回來時，他見到他祖母站在前廊上夕照下讀報販送來的晚報，辛弟停在落日下海琪爾的旁邊，呼吸新鮮空氣，正想着他們晚餐會有什麼東西可吃。

忽然他的祖母大叫一聲，沉重地倚在門柱上，護紙從她的手中掉落，「啊，我的天啊，」她哭了。「啊，我的天呀！」一種極端痛苦的表情使這老婦人的眼睛可怕地張開。「我看清楚了這名字了嗎？」

辛弟，害怕地，從門廊上拾起報紙，在前頁找到他祖母剛讀過的四行小題目：

黑 女 被 拘

黑麗德維廉與梅特士姆塞，兩個年青黑女，昨晚因流浪街頭，在倍爾街被捉，她們被帶到布林頓法官前，判令罰款十元。

「這是什麼意思，婆婆——流浪街頭？」這孩子問，但是他的外祖母提起她的圍裙揩她的眼睛，蹣跚地走進屋子。辛弟停下來，這新聞的意思，他姨母的被拘，以及他祖母的恐懼，使他疑惑了。於是他跟着海琪爾，打開的報紙依然在他的手內，他發現海琪爾站在廚房的窗子邊哭着。抽泣的哭着，撼動她的身體，這個孩子是從來不曾看過一個老像這樣哭的，很為害怕。他除了知道大人們在墓前，有特別事故哭之外，不知道在獨自一個兒，在自己的家裏，也會這樣哭的。

「我去找約翰生姊姊。」他說，報紙掉在地板上。「我趕快去找！」

「不，親愛的，不要找她。」這老婦人喃喃的說。「她不能幫助我們什麼，孩子。沒有人能幫助我們……除非上帝。」

在黃昏裏，辛弟看到他外祖母極力在使她的嘴唇抑制住哭泣，和把話說得清楚。

「讓我們祈禱，孩子，爲你的可憐的走失的黑麗德姨母——爲我自己的孩子，怎樣會離開光明走向黑暗。」

她靠近廚房火爐跪下去，把她的手臂放在椅子座位上，頭低下來。辛弟也跪下，那時他的外祖母大聲爲她的女兒的靈魂與肉體祈禱，這孩子在心里一遍一遍的重吟着：「我盼望你回家。黑麗德姨母，這裏很寂寞呢！唉，我盼望你回家呀。」

第二十章 悔，小西廬

在僑商旅館的廳接室裏有六個大的銅痰盂——每個角落放着一個，一個放在當中，一個則放近註冊員的桌子，辛弟的職責，就是收拾這些痰盂。那冬天的每晚，放學後他便跑進這所旅館的後門，把痰放在收藏他的掃帚和抹布的壁櫥裏，扛擔那兩關狹小的曬籃間和樓梯，拭擦廳接室的灰塵，然後拿這些痰盂，把黏膩的痰塊攪到巷子裏，用水漂過，搵光牠們，直至牠們好像是金製的一樣光亮。除了清理時有一點臭氣之外，辛弟是比較歡喜這一件工作的。他常常覺得他自己很可驕傲，大約六盞鏡光景，當他可以瞧見這就儲古卷的廳接室裏那六個發亮的痰盂，在再為痰液弄髒以前映着電燈發光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雙手，和舉着痰盆時來使牠增加光耀的。這種使辛弟覺得愉快想願從不食其恥。

他歡喜清理東西，把牠們弄得漂亮，弄得光彩，他的老婆婆海琪爾也是這樣，當她水洗

衣服的時候，常常打掃屋子裏的東西，揩拭樓梯或者洗刷廚房的地板，直至足夠白淨才止。一件打掃過的東西，在海琪爾婆婆是覺得漂亮的，同樣在辛弟也是覺得漂亮，他每晚驕傲着他的六個乾淨的銅痰盂。雖然每天當他來工作的時候，牠們重又被烟草汁，香烟頭，香口糖的渣滓和痰涎裝滿，但清理牠是辛弟的工作——當打掃乾淨時，牠們又是漂亮了。

差利納德是說得不錯——這工作並不是什麼很苦的事，並且他歡喜了一下子。他在旅館裏所見的各種新生活使他感到興趣和迷惑，但他生成是一個恬靜孩子，他沒有什麼要問的問題，除開幫他工作的指導人，沒有誰告訴他什麼事。辛弟打掃工作也做得很好。這茶房頭還沒有機會去叱罵他。如他時常叱罵那兩個管接鈴的孩子一樣。

這僑商旅館不是一間大旅館，也並不是一間精緻的旅館。一座三層樓的建築物，已經傾頹得要倒下去，好些年沒有粉飾過了。在廳接室裏面，兩扇大玻璃窗瞧到街上，在前面是幾排硬木頭的椅子。在廳接室的後部是註冊員的桌子，一盒雪茄和香烟，一壺冷水，門是

到男廁所的，打掃這廁所也是辛弟的職務。

樓上二三樓是臥室，僅是那些很可憐的行商和暫住的盤路工人來光顧。偶然一些演藝員，和街頭的女人和她們的主顧來租賃牠們。在僑商旅館裏，晚上的生意常常是最爲忙碌的，不過只有每個禮拜六辛弟工作在六時後開始。那晚上他要直到十時或者十一時才能回家，但他的婆婆海琪爾常是等候他，暖着火，裝滿一桶水留給他每個禮拜一次的洗澡。

這旅館沒有附設餐室，辛弟以外，僅有五個茶房。這茶房頭自己，霍威利斯是常常坐近桌子的。有兩個料理房間的女僕，她們是在早上做工，一個老僕做粗重打掃工作和一星期洗刷一次或兩次，還有那兩個小茶房——一個晚工，一個日工。但這兩個茶房已經在那裏很久，他們安排的鏟點很合適。差利納德像辛弟一樣，起初是年紀很小，在那兒已經長大了。其他一個茶房，實在不是一個小孩，而是一個老人，自從旅館開張以來他就就在旅館裏，辛弟很怕他好像怕那總管一樣。

這位茶房的名字是喬治格勒克先生。他的制服是破爛和骯髒的，但他榮耀地穿着；他

的走動宛如所有這些在旅館的重担都是在他肩上似的。他知道每一件事怎樣做，每一件物件放在什麼地方，每一個老顧客歡喜什麼。他能够猜着以前在這兒住過一天的新客人的嗜好。脊肩諳笑去逢迎白種人，兇暴跋扈的對付黑種的同事，喬治是大總管，其次才是麗威利斯。他每日要找辛弟工作上的一點錯處，直至他歡喜這孩子，——因為辛弟永不~~不~~回過他，或者諉避工作如喬治所說許多黑孩子一樣。過些時候，這老人便很少麻煩地去查察辛弟的疲盪和注意角落的灰塵了，然而，倘若一個人要想在僑商旅館做工，他總要使他快意和服從。

除了是那茶房頭的幫手外，喬治也是這屋子裏的公家販私滙人。曾在的幫幫方口自推候他把他的酒料藏在旅館的地窖裏，由差利，這另一個小茶房，給他發賣給上面房間招呼要買的人。他們在這屋裏不做其他買賣，但這樁買賣是尋常的。一些白種女人開這些房間，她們叫她們的主顧來買，可以從喬治那裏討點佣錢。

辛弟很久就知道這旅館工作上的許多詭計。「你真是一個啞小鬼，」差利是不斷引勸

他。「怕你祇證了一會，將來你會懺得的。」

聖誕節到了，辛弟寄了一大盒藥店裏的糖果給在底特律的他的母親。對海琪爾婆婆，他起先想花十五個銅板買一對長的青色的耳環，但他怕她會不歡喜，所以給她買了白玉勒。他又寄了一張美麗的卡片給黑麗德，他的阿姨，因為有一個下雪的十月的一天，他的親經過窗外見到他在打掃應接室。她叫他到門外和她談話。她便把一張有她新住址在上而的小紙條放入他的手中。

「梅特搬到堪薩斯城了，」她說，「所以我不再住在那裏，你要好好的收藏這地址，倘若媽媽無論何時需要我，你可以知道我在什麼地方。」

然後她向雪中走去了，她穿上便宜的皮外套，黑色高跟皮鞋和青灰絲襪，看起來很漂亮。辛弟聽見這她常和不同的男人打旅館門邊過，有時她和吉治文沙賭場主人，或者比利沙特利，差不多時常她是和一些兇夫模樣的人們走的，他們戴着圓的硬氈帽和鑲有金牙齒。辛弟記住她不叫他到那裏去看她的她所給的新屋號數，他把這張紙條放進他的袋裏，

又回去做打掃的工作，不錯，他是高興見到他的姨母黑麗德的。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幾個白種人坐在應接室裏抽烟和看報紙。辛弟揩過椅子，拂拭盡灰塵，然後拿那些痰盂去清理。這工作不要他很當心，他用軟布去擦，同時他可以讓他的心想到其他的事。他想到黑麗德，隨又想到學生和當他長大了人了，他應幹些什麼。想到萊莉梅——他鄰居的小女孩，得了一件給白人洗碗碟的工作；想到詹米蘭——鄰居的小朋友，他沒有媽媽；辛弟又想到他的父母在另一個城裏做着什麼，或者他們需要他在一起。他又想到海琪爾婆婆已經變成怎樣老，怎樣蹣跚，和滿頭白髮，她現在是怎樣在洗衣桶上喘息，但永不訴苦；她怎樣每個星期六等候他，留下廚房火爐的火使他在冷凍裏走了這樣遠路可以取暖，和她怎樣祈望他有日會成爲一個偉人……坐在這旅館的後房裏，辛弟老想人們如何能成偉人，那時候，他把痰盂弄得光亮而且漂亮了。他老想着人們如何能够偉大。

連晚上他在應接室檢起報紙，給茶房頭到處跑，擦皮鞋，工作到很遲。在他放好痰

孟以後，他弄出一點夾肉麵包和一杯咖啡來做晚餐，然後他要回去幫助差利，倘若他能……差利真是一位好的老茶房。他介紹辛弟的工作，僅僅拿了他一塊銅錢，而且常常幫助他弄小賬，讓辛弟到電報局，或者給上樓的客人做一些其他零碎的不正當的事，……真的，差利是個良善的有趣的人。

事情今晚真是十分忙了。一些人要擦亮他們的皮鞋，當他們坐在應接室的椅子的靠手上，辛弟拿他的黑鞋盒讓他們放上一套腳擦着。一個高大的農人給他半角子小賬輕輕的在他的頭上拍一下。

「真是聰明的小孩呀，」他瞧着茶房頭說。

大約十點鐘光景，棕色小姐瑪利亞麥房間的鈴響了，但差利有着別事，霞威利斯叫辛弟上去看她要些什麼，麥開小姐剛一會和一個大塊頭怪難看的男人從雪外跑進來。他們兩個是吃了酒，辛弟在她的房門外輕輕地敲。

「進來，」這人咆哮着。

辛弟開了門，瞧見麥開小姐裸體站在地板當中梳着她的頭髮，他停止在門限上。

「喂，進來呀，」這人說。「她不會咬你的！那個茶房在什麼地方？我們要一些燒酒……混蛋！叫差利上這裏來！他知道我需要什麼！」

辛弟戰慄地走開，他找到差利時，他告訴他關於麥開小姐的事。這孩子很驚駭，因為他常常聽着有色人種的孩子因看白種女人而迷惑——但這小茶房却只是笑。

「你真是一個啞小鬼！」他說。「不過你在這兒祇瞪了一會，將來你會見到比這更多的把戲！」他眯着眼睛，用手肘輕輕觸着辛弟。「孩子，我今晚已經賣完了七瓶燒酒！」他高興地輕聲說。「也有些是我自己的！」

辛弟回到廳接室去擦皮鞋。一個大個子紅領子的客人抽着烟和一班行商飲酒在一個房角落裏招呼他。「喂！孩子！來這裏給我擦鞋！」於是他拿他的鞋盒子從旁邊走到這羣人的中間，彎下膝頭在這大個子的跟前，拿出他的鞋油罐和擦布，去從事工作。

這白種人講着尷尬的故事，比辛弟在黑人理髮店裏所聽過的更為難聽，而且沒有多大

趣味——有一些簡直使他痛快。

他擦着鞋的那個大個子說：「現在我要說及一個，」他用一種南方的慢調子和一種柔弱的像一些老黑種人語尾的模糊聲調說。「這是說及一個黑炭頭去看亨尼姑母……」

一陣粗暴的笑聲歡迎他開始敘述，他被鼓舞告訴別人。

「老黑鬼接着一個姑娘在堤岸上……」他開始說着。

辛弟擦好他的鞋子，把布放在不盒裏，站起來等他的賞錢，但這說話的人不留意這羣種小孩。直至他講完了他的故事，和其他的人都熱烈地發笑了。然後他瞧着辛弟，突然的捧笑起來。

「嘿，小熊，讓我們瞧瞧你的舞步吧……我所住的下面，黑鬼都全能跳舞的……跳呀，孩子，跳起來呀！」

「我不會的，」辛弟說，蹙着眉代替微笑，他站在那種笑的白種人的煙霧的圈子中漸漸地發熱起來。「我不懂得怎樣跳。」

「噫，你是他們野蠻的堪薩斯人中的一個，吓？」這紅頸子的人使人厭惡地說。威士忌酒的濃厚氣味在他的舌頭上。「無論如何，你北方的黑種是魯笨得像墳墓一樣！」然後轉向這些快樂的坐在應接室沙發椅子上的一羣人說。「我在密士夫必省來到那裏，倘若你給一個黑鬼一個角子，他會跳得賣力……我以為他們跳得很好！」

他轉向圍着他的人們，那時辛弟仍然難堪地等擦鞋的賞錢。但這個人使他站在那裏，醞醉地瞧着他，又瞧着這班星期六晚上坐在沙發椅子上的快樂的人們。

「那末，一個黑人跑到南方來，如果白人要他跳，他只是不會飛。這孩子真弄聰明就是，來這兒有誰相信他的會受到黑人的損壞，現在在我的屋子裏，我們要他們守本份，」他再轉向他的視綫到辛弟。「孩子，我要瞧你的跳舞！」他命令着。

但辛弟拿起他的黑色鞋盒子便衝過椅子的圍障，不再等及他的賞錢了。那個南方人起來用手粗暴地抓着他，當他嘲弄地提他回來時，醞釀的酒精氣息撲到這孩子的臉。

「來這兒呀，你這小——」但誰抓得不遠，辛弟被憤怒加強了力量，突然在這白人的

手邊掠過去，發出一種聲聞數武的叫喊。

應接室裏的每個人轉過頭來看是什麼事情發生，但當霞威利斯在註冊員的桌後出來之前，這孩子，蠕動地逃開，已經到了街上的門外了。那裏，辛弟回轉來盛怒地舉起他的黑鞋盒在頭上，用盡勁對這班笑着的入羣中的那個醉鬼的南方人擲過去。從這「呼呼響着」的，鞋盒的一端流出的鞋油，刷子和鐵鏈縱橫地在這應接室零亂地的匍倒着，辛弟從門外不見了。讓他的腿子能有多麼快便多麼快的在雪地上跑。

「喂，你這黑雜種！」霞威利斯從旅館的門口叫喊，但他的聲音吹散在黑暗中，辛弟一路跑着，他覺得雪花美則也白臉上。

總 論

1998

第二十一章 通知黑麗德

幾日以後，當幸弟從儲袋里拿出他的姨母黑麗德那天在旅館前所給他的紙片時，他注意這上面所寫的地址是在波頓士的地方。他發楞地覺得憂愁，所以他沒有給他的祖母看，因為他曾經時常聽她說過波頓士是個壞地方。又當他在理髮店做工時，他聽過這些人說及那兒怎樣在幹——總之他已知道他們說的意恩是什麼。

這是一個黑暗的地方，——人儘做了他要做的事麼或者已經做過的什麼，但不緊要——因為在波頓士人們對於好與壞，白種與黑種界限是沒有爭論的，可以善良的屈服於邪惡。在倍爾街外橫過車路，所有有色人種因為找尋快樂都一趕來在這裏，懷幕僅僅是張起在他們之間，鐵路對面那兒是禮拜堂和偉大的白種人的青年會。

在波頓士的晚上，Victrolas 鳴着和鼓琴樂器的叫着。在這黑暗中，夏天的黃昏，黃

色的，棕色與黑色的小姑娘穿起粉紅色或青色的寬闊的圍裙，在門口招惹地笑，骰子的搖擲聲和這斷續的爵士音樂在這後面房子里的長桌上，鴉鴉們數着賭注；販賣私酒的人在大的紅色車裏逍遙；小孩子們在街上跑，直至半夜，沒有父母管教要他們早睡聲響。年青的黑人像鴉一樣的打鬥來尋樂，白種孩子們走過這些街注目在黑種的姑娘身上，人們坐汽車光臨，老婦人吃豬排，水果和飲啤酒；威士忌滔滔地泛溢，酒是像水一樣；輕微的，懶散的，笑；不經意地談及一些事情；那早經停止的違背這個世界正軌的深沉的黑人喉嚨的聲音，歌唱起來了。

對於那些住在鐵路對面的人，是永不認識這個全屬愚笨的「罪惡」的字的，這波頓士是卑污與邪惡。對於住在那裏的女孩們和那些宿娼，打鬥飲酒的男孩們，「罪惡」是一種愚蠢的字，不會放在他們頭腦裏的。他們永不會從這星期學校的眼鏡來認識生活，這些善良的人們所戴的眼鏡不會適合於他們的眼，因為在他們自己與事實之間，他們沒有這些字句的隔膜。對於他們，事情是……就是他們。

『我的床舖繃硬，但我睡着在上面也正是一樣！』

在她們的歌裏。響着粗暴的喉嚨唱出的憂鬱的哀歌。

『嗚……嗚！誰要和我睡？』

辛弟在一個光亮的手袋，手上執着一張紙片噤息地走到波頓士的一條街，他敲着一扇大的灰色屋子的門。

『這裏是黑麗德織綉的地方嗎？』辛弟喘着氣。

『你是說黑麗德？』一個大個子的潤澤的黃色婦人，穿着藍色絲質的日本寬袍開了門說。『進來吧，孩子，坐呀。我看着她起來了沒有。』然後這婦人留下辛弟在這客廳裏。同時她走上樓梯叫他的姨母用一種清晰的懶散的音調。

在辛弟坐着的前房里，窗門都有厚重的絨布帷簾，在地板上鋪着一張厚的用蠟的地氈。有一張壁椅，一條長椅，都套上套子。一張中間的桌子，和幾把椅子。從這兩道門中的帳幕瞧見另一間房子，辛弟見到一架鋼琴，許多梳化和椅子，一層光潔油漆的，可以跳

雜的地板。兩間大房都是毫無次序的，屋內的空氣嗅來是敗味和啤酒氣息。Liquor 酒瓶和啤酒瓶都擺在這中央的桌子底下，和梳化底下，鋼琴上面。煙灰碟到處都是，滿灘的零布煙頭和香煙屁股——在地板上，在椅子下，在梳化套子上面。一個小銅盆，在一張梳化底下盛着半打玻璃杯，牠們有些還裝滿威士忌和荷爾酒。

辛弟坐下在等他的姨母，屋子裏十分靜寂，雖然差不多是十點鐘了。一個男人走下樓梯，手上搭着他的外套，睡態醜陋的。他經過這客廳走出街外。睡房的拖鞋擺在辛弟的頭二層樓上踏着響，這是懶洋洋的婦人的聲音叫：「她一下子就來了，親愛的，在那兒等等吧。」

辛弟在等。他聽見上面的水揚聲和浴盆裏放水的潺潺聲。現在黑麗德穿着像小孩子穿的一件小的紅色的浴衣，出來了，內衣僅僅覆在她的膝蓋上。他嗅着她有香皂的氣息，她的臉還沒擦粉，她的頭髮也未梳起，但她是粗野地笑着，歡喜看見她的姪子，她的手臂圍着他的頭。

「我的！我高興見你，親愛的！你有什麼事來？你找我什麼？」

「祖母病着呀，」辛弟說。「她是很利害的病，秦比姨母叫我拿這張條字給你。」
這女孩拆開這封信，信上說：

你的母親沒有希望再活下去了，你最好來看她，因為她曾經問到你。——秦比。

「呵……等」下，」黑麗德溫柔地說。「我趕快吧。」

辛弟再復在這滿是煙灰碟和酒瓶的房子裏坐下。許多脚步拍拍地上樓梯，當門又開又關時，女人們的聲音可以聽見：「我能幫你忙嗎，姑娘？要我借你一些東西嗎？你要面紗嗎？」

黑麗德下來時，她是穿着一件皮外套和一頂白頭巾，緊緊地拉在她的頭上。她的臉撲過粉，她的嘴唇這樣簡略地粗疏地塗過唇脂。她帶的手袋是藍色和金色的珠織成的。

「走吧，辛弟。」她說：「我想我預備好了。」

當他們出外時，他們就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裏傳過街上：奏着兩組

音的鋼琴低柔地唱着。

甜蜜的乖乖，我要離開了。

且，這不會長久……

同時到外面，在前門口有兩個毛頭的小黃童正經地行禮。

兩天以前，辛弟從學校回家見到他的祖母橫睡在床上，這滿滿的桶子仍然站在廚櫃裏，她的衣服尚未掛出來晒乾。

『什麼事？』他問。

『我洗病了，孩子，』這老婦人說。喘着氣。『我覺得很累，就是這樣。』

但辛弟知到海琪爾一定是有點什麼更壞的事的，因為他從未見過她在白天睡在床上。

這盞盞衣櫃掛在櫃裏。

「你覺得有一點痛，」海琪爾嘆氣。『但這時似乎是我的半邊身子，不是我的背，但』

『我覺得有一點痛，』海琪爾嘆氣。『但這時似乎是我的半邊身子，不是我的背，但』

『不，親愛的。』然後佯作發怒的像平常中一樣的調子說：『離開這裏去，讓我休息。』

『不是告訴過你沒有別的事，只是洗完了衣服剛在喘息一會兒？去拿你的木頭吧……去遠一點和巴士德他們抽你的陀螺去！』

當這孩子再回來的時候，差不多是五點鐘了。海琪爾婆婆那時坐在近着火爐的搖椅裏，她的臉慘白和發灰。她已經勉強地洗完她的衣服了。

『孩子，去約翰生姊妹處問她能不能代我絞乾我的衣服——坦塞蒂姑娘這個禮拜沒有送很多衣服來，你幫助她掛起牠。我這今晚上不會下雨，這樣，在早晨前就可以乾了。』

辛弟向門口跑去。

「哪，不要撞出你的腦漿，」這老婦人說：「不要跑呀。」

約翰生姊姊不但立刻來了掛起這些濕衣服，而且她放海琪爾婆婆騎在床上，用一個空瓶子放在她的痛的一邊。她給她塗上一大服薄荷劑。

「我想是從你的胃病來的，」她說。「我不知道你餐上吃了青菜！」

「也許是的。」海琪爾說。

約翰生姊姊叫辛弟到她家裏晚膳，那晚上他和懷莉梅每人吃了五個甜山芋。

「你們大家要好點！」湯姆約翰生說。

大約九點鐘，這孩子和他的祖母去睡了，但海琪爾整晚上輾轉呻吟，雖然她極力想安靜；不要鬧醒辛弟。在早上她說：「孩子，我想你最好不去學校留在家裏，因為我覺得很不好；似乎那菜蔬還未消化。我像是吃了一塊石頭似的……去看看你能不能生起火弄點熱水給我暖暖。」

大約十一點鐘左右，看書夫人過來，「我想這早晨在院子裏到處都沒見到你，太遲了。」

樣光亮可愛的照耀着，你不是不舒服嗎。你是？辛弟說你很好過。」她環視我走開去。
「你知道這是例外的，下午了還沒見你掛出衣服。」

「我這早上很不自在，」海琪爾說，當她找到了一個機會講話。「我是覺得很不好。我一邊都痛；似乎這不會好的。約翰生姊姊剛塗了薄荷劑才走，但我仍然痛得利害，不能吃一點東西，……你能打電話嗎，你能嗎，葛特姊姊？」

「什麼，能的，當然能够！我時常打電話到白荻姑娘那裏，你想請一個醫生嗎？」
雖然一陣呻吟從老婦人的嘴唇裏出來，但她要轉向着她的朋友。海琪爾婆婆，她從不會因很小的痛苦呻吟過，不想在這一訴苦。——但是痛啦！

「兩次都打不通，」她喘息。「打到麥克第納醫生處去，他就會來的。」

葛特太太誇耀和鄭重的以會用她的白種鄰居的電話為榮，匆匆忙忙的又走了。

「我不知道你是病得這樣，婆婆！」辛弟的眼睛因悲懼而睜大。「我去叫約翰生姊姊再給你塗擦一下。」

「啊……啊……！我的上帝，救救吧！」一息間，鬍鬚，沒有人聽見她，她不能再久忍住這呻吟。一陣冷汗冒在她的前額。

醫生來了，——這位和善的老白種人，他早就認識海琪爾許多年了，對他，她是相信的。

「是的，」他說。「這是少見的你會躺在床上睡，婆婆，」然後很仔細的專心地聽過，又聽她的脈。

「請出去關上這扇門，」他溫柔地對葛特太太和約翰生姊姊說。懷莉梅和辛弟，所有他們都集攏來圍繞這小室裏的床邊。「誰弄些熱水來。」他翻開被頭，在這婦人的身體上解開她的長袍。

十分鐘後，他坦白地說，但他的話極其溫和。「你是一個病的人了，海琪爾，一個十分分病着的人。」

那下午，泰比來了，似客人似的來到這間屋，買了許多東西。辛弟在她跟前覺得很不

每服和羞怯。這位他的姨母有種冷密嚴正的口氣，那很像黎斯夫人對他的那時在那裏做工的母親說話的態度。但泰比很快收拾這間屋子，和她的母親洗了澡，用潔白的被單和一張白色床氈鋪上這張牀，黃昏以前，海琪爾的會友忽然送來許多湯，牛奶和雞蛋糕。白種鄰居們也來到問有沒有需要她們替這老婦人做的什麼事，她是曾經在她們生病的時候時常侍候過她們的。差不多六點鐘的時候，老頭子羅根駛車來到這街上，繫上他的白騾子到後面籬笆上。

日落了，泰比叫辛弟從後院進來，辛弟在那裏砍柴準備爐子用。她說詹姆士——他的新名字，刺在他的耳內多麼新奇呀。當這名字從這位嚴肅的姨母的嘴唇溜出來的時候。「詹姆士，你最好寄這電報給你的母親。哪，這是一塊頭的鈔票，你帶回找下的錢。看看她最近的來信，改正上面的地址。」

辛弟拿了這張寫了字的紙和他的姨母給他的錢。於是他從這屋子裏各個抽屜去看他母親最近的來信。從他們知道了她的消息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但最後這孩子在碗廚裏尋出

了這封信，放在裝滿小錢的果醬杯下。那是他的祖母貯蓄在那裏的。他帶了這封信去到電報局，那裏他付了一封寄去在底特律的安琪的電報。

母親病重，卽來。——泰比。

當這孩子在暮色四合走回家時，他異樣地覺得在這世界上孤獨，假使他的海琪爾婆婆已經去世，在他走到這屋子時，看到滿是來看她的會友。泰比已經回家了，只有約翰生姊妹在這病房裏掉換熱水瓶子和做給醫生留下的每點鐘吃一次的藥。

有許多人在屋子裏，所以辛弟出來走進後院裏坐在牆邊。天氣是冷靜而且清鮮，一彎眉月浮在藍淨的，纏圍着閃爍小星的天空。很快這蘋果樹就會出芽，這青青的草就會長起來了。辛弟已是一個大孩子。到他的第二個生辰時他就是十四歲，他要開始長大結實了。海琪爾婆婆說過這夏天她要去買一條長褲給他。倘若他的母親再不回家來看他時，是會很難認識他了。

晚上，在裏面有這麼多從會裏來的姊妹們，所以辛弟甚至不能對他的祖母談話。在她睡在床上的時候。她們是不絕地在這病室裏走進走出，在廚房裏喝咖啡，或者在客廳裏閒談，他想她們會都走了。他自己且會小心料理他的祖母直至她復原的——他和約翰生姊姊。他們甚至不需要泰比，他覺得她不應該在那裏，因為他不高興她。

「他們叫你進去，」懷莉梅出來告訴他，當他坐在那牆邊的靜寂裏。她比辛弟大一歲，做着料理一個白種太太的孩子的固定工作。她不再把頭髮梳成了辮子。她把它盤上去，而且她有一個皮夾在手上像一個婦人。在星期六晚上男孩們來帶她到電影院去。「他們要你進去。」

辛弟起身，他的腿僵冷而且麻痺，走進廚房裏。一個年長的棕色的婦人。穿起她走動時碎襟的黑絲衣服，開了這扇門去到海琪爾的臥室和輕聲地對他說：「靜些，孩子。」

辛弟在這些老婦人的狹路中走進去，海琪爾瞧着他微笑——他的態度是多麼莊嚴和肅靜呀。

「他們照料着你麼？」她屏弱地問。「不是要睡的時候了嗎，親愛的！你吃了些東西麼？未睡以前來吻吻你婆婆吧。她早晨會好些的。」

她似乎不能抬起她的頭，所以辛弟坐下床上吻了她。他只能這樣說：「我很好，婆婆。」因為有這麼多老人在這裏，他不會說話了。然後他走出去跑到另一個房間。

屋子裏的空氣閉塞，這孩子不久睡得酣熟了。他和衣倒在那安琪睡過和最近文多伯利睡過的床上。在房裏的會友中的一個說：「你最好脫去你的衣服，好好的睡，孩子。」於是她對其他的姊妹們說：「來，盪房吧，你們，讓這小孩子去睡。」

在早晨，泰比叫醒他：「你昨晚確是找到安琪改正的地址嗎？」她問，「電報局說找不到她，因此這電報沒有送到。給我看看那封信吧。」

辛弟再尋出那封信，地址是不錯的。

「那就奇怪，」泰比說。「我想，像詹保不經心在意，他們弄錯了，或者搬了……你知道黑麗德在那里？我想你不處心尋，且，」區整晚上都在叫她，我想我們要找找她是在什麼

地方。」

『我有她的地址，』辛弟說：『冬天我在旅館做工的時候她寫了給我的。』

『那末，我給你一張字條，』泰比說。『拿給她。』

於是辛弟在那天早上送泰比的信到那波頓士的灰色的大房子去，在那裏那些女孩們沒有起床以前。

1111

1111

第二十二章 魂歸天國

在白天，這些會友們到鎮上的各個廚房，飯館和洗衣作裏去做她們的工作了，葛特太太被叫去俄拉何馬的庇爾沙地方，因為選舉重要職員，在她們的組織中有一個缺額。海琪爾很舒服地的休息着，現在沒有痛苦但很衰弱。

「這僅是時間問題而已。」醫生說。「給她這些藥，所以她不會痛苦，她不會好的。我也沒有辦法可想，」

「她會死！」辛弟想。

黑麗德坐在床沿握着她母親的手，那時下午的陽光射在白色床毯上。海琪爾喜歡再見到那女孩，她沒有再反對她的女兒了，因為她沒有多久在家。

「你快樂嗎，孩子？」海琪爾問。「你看來很好。你的衣服很乾淨。我希望你尋着在

生活中的所需。你年青，親愛的，你需要快樂，……辛弟！」她那樣微弱地叫。辛弟雖然站在床頭，但他很難聽到她聲音。「辛弟瞧瞧那抽屜。孩子，在我睡衣和東西下面，拿給我那個小箱。你看在那角落裏。」

這孩子找着給了她一隻從廉價首飾店買來的小的白色的箱子，外面用一條溫軟的手帕包裹着，這老婦人用力拿着向她的女兒黑麗德打開手帕和揭開箱子的蓋，於是她瞧見裏面有一隻小金錶，她母親在她十六歲生日的時候買給她的，爲了去參加狂歡節會曾經把它當押了幾個月之久，很快的熱淚就來到這女孩的眼睛內來了。

「我給你從當舖裏贖出來的，」海琪爾說：「因爲我要你自己保有它，孩子，你知道這是你母親買給你的呢。」

這是一個多麼小的錶，舊式的，有一個胸針在上面，黑麗德很快的放她的手帕蓋住手腕上的有一條金鍊子的新金錶。

那晚上海琪爾死了，作作和他們的車子在黎明時來抬去她的屍體，辛弟站在前門廊看

看晨星，這時馬蹄得得的在街上回響着，一個睡眠模糊的年青白孩，駛着這件作伴的車子，拖着車子的是白馬。

整夜看守她的婦人們，現在開始回家料理她們丈夫的早餐和預備去做她們的工作了。

「今天是禮拜三，」辛弟想，「今天我是要去萊因哈特太太家裏取衣服的，但婆婆死了，我想現在是不用去取了，沒有誰去洗牠們的。」

約翰生姊姊叫他到廚房裏瀉一杯咖啡，黑麗德是在那裏輕輕的哭泣，泰比在裏面忙着清潔他們搬走了屍體的房子，她開了所有的窗門使屋子通空氣。

在外院一隻小鷄拍着它的翼，尖聲地對着升起的太陽喔嗶的叫，火爆拆地響了，咖啡濺起一陣水霧，約翰生姊姊用一把刀鏟開了一碟罐頭牛奶，她放幾隻杯和茶托在桌子上。

「看！它才到叫——」

「不，謝謝你，約翰生夫人。」她從這死人的隱屏叫着。

「當海樓樓變為精闢屋宇時，她終於在長壽壽和壽壽的長箱子裏面了。他們把它安放在廳房邊邊的地方，用布裹起來，在門上懸有一幅喪事用的黑縐紗，陰沉沉，人們低聲說話，好像有人在睡一樣，鮮花開始由駕腳踏車的孩子送到，會友們在那晚上仍舊坐車安葬時刻已離決定事，每日耕開，用不號字在書頁上刊載遺囑，發消息，或及午。

古過瑪爾維騰，住在新格拉太街四百三十九號，一為年年遇之洗衣器，發消息，昨夜在聚遊，游過的地點，為此地白人家庭所知，身後留有子女，然其云。

佛佛佛佛，拍電報到底，特律給安理，但沒有效果，在葬禮的下午，天氣寒冷而且時常，這小丁，與的潭潭，電報當擠滿子人，會中，的姊妹們，拿着標記小旗和標章進來，兄弟們把它們又拿出去，這種瑰麗的靈柩堆起，鮮花，有許多好的祭品，是蠟燭，洗衣服的聖願，和她在她葬禮時，那靈柩的鄰居，種種，們所送，的，也有許多禮物，是葬禮的高尚的朋友，和鄰居，在披頭土那午，屋宇裏，的，那些，委們送的，許多茶房，開着，和販私酒的人也送有花圈，十字架上面有金，葬禮的字，長伴聖主，和，壽壽，天國，或者，壽壽，地，壽壽，千古，內，巴，由，壽壽，壽壽，壽壽，壽壽。

葬他，泰比自己送了個個滿裝花的籃子，它們都是像漆的，銀的，金的，這些香膏是在這緊閉的小禮拜堂裏使他生病。

這浸禮教的牧師講道，但泰比也要她的教堂裏的希勒神甫說幾句話，唱歌並唱讚：

「我們將來相遇於天堂，」人們啜泣和沮喪，這種儀式好像是無限地的，然後，在馬車裏遙遙驅馳，駛到墳場去，在後面有幾輛汽車成行的跟着，隊伍走進寬大的城門，走到一處墓碑林立的牧地，在這偏僻的地方，許多黑種人騎在裏面永息着，那兒兄弟聽見掘開的墳墓，然後他又瞧見把棺木落下去……下去……下去……到地裏面。」

這孩子靜靜的站在牧邊，在他的親母泰比和黑麗德的中間，那時泰比瞧着落下來醜惡點，黑麗德哭泣，眼淚和着粉流到了兩頰。

「走了，媽媽。」黑麗德對着這長的黑色的棺材裏面的屍體哭，「你躺在這裏不會寂寞的，黑麗德明天來看你，黑麗德每天帶花來給你，你不會寂寞的，媽媽。」

他們拋下葬土在板上走了，送殯的人們從黏濕的泥土上走開去，回到她們的馬車上，

一些年老的姊妹們在坟頭上開始唱歌：

黑夜黯黯，

大地悽寒……

在一種高亢的奇怪的單調聲音後，別些人又接着唱，於是，當送殯的人走去了，空氣是充滿了這些老婦們的低聲的哭泣，黑麗德戴着海琪爾買給她的禮物——小金鍊，扣在藍的外衣下。

當她們回到海琪爾在鄉裏住了長久日子的那間屋時，約翰生姊姊說郵差在下午送了一封信在門下，是寄給死者的，黑麗德拆開了它，泰比從她手裏取出來，這信及其內容，「親愛的媽媽。」開頭是這樣稱呼。

「我們已經遷到達利多城來了，因為詹保覺得他在這裏會好一點，這就是我不寫信的原因，我們住下了好些日子呢，我曾經失業，但現在我們兩人都找到工作了，或許我不久能寄點錢來，我祝願你平安，媽媽，我一切都好。爲我物物弟弟，保重你自己，你的女兒」

唯候福安

安琪

泰比立刻翻過信紙，在後面寫着：

我們今日已經把媽媽安葬了，我會寄信到底特律但不能找到你，你在那裏，沒給我一個新地址，安葬時，你沒有在場是很不該的，你的孩子現暫和我同住，等到你有來信。

泰比

然後，她轉問這孩子，他正靜默地呆呆的站在約翰生姊姊的旁邊，留戀這舊居，「你要和我回家了，詹姆士，」她說，「我們第一要看到這地方上鎖，你關上所有的窗門，讓我扣好這些門，然後我們從前門出去……約翰生太太你幫忙我們實在太感戴了，謝謝你。」

約翰生姊姊回家去，留下黑麗德在客廳中。當辛弟和泰比鎖好了後面的窗門和房間回轉來時，他們發現這女孩仍然站在那裏，兩姊妹彼此瞧了一瞧，沉默了一會，於是泰比冷冷地說：「我們要去了。」

個地方。在這個房子內每一件東西又是那樣清潔得毫無灰塵，辛弟簡直不敢把東西移動一下，或者弄亂和潑點水在牆上。

他下樓早餐時，發見排好兩張桌子。雪勒先生是在鐵路郵政處服務的，到外面旅行去了。赤藥在等着當辛弟羞怯地悄然跑進他的對面的坐位，對面坐着的是那自他祖母死後就變成他的保姆的灰黑色婦人，她低下頭唸了一遍短短的禱告，於是他們吃了。

「在早上你習慣了飲牛奶麼？」在他們正吃完飯時，泰比問，「假使習慣了，送牛奶的可以另放下一瓶。年青的人應該多飲牛奶的。」

「是的，媽，我歡喜飲，但是在家時就只有咖啡。」

在這房子裏，不要說，「是的，媽，」我們這裏是不說黑奴的話的。假使牛奶，我可以買給你……那末，你的衣服怎樣呢？我見你的襪子有個洞，一條褲的褲腳也不平。」

「褲子不合身。」

「不合身，詹姆士，明天我可多買幾條褲子給你，你還要別的什麼？」

辛弟告訴了她，在幾天內，她帶他到城內的最大的一家店舖，發西買東西，完全把他裝飾好了，到她們買好時，她告訴他她是這城內的唯一的黑婦人，把發單送到她那裏。

「我要白人知道黑人有一種小愛好，這就是爲什麼我常常到好店舖去買東西的緣故。……假使你同我住，你也會學得把事情做得很好。」

從安琪聽到她的母親死了時，寄來的滿是淚痕的信，說到達利多是一個最難找到工作的地方，她沒有錢給辛弟作火車費，不過她會盡力籌劃，只要能夠，立即寄來。詹保在一個湖上的汽船上工作，很少在家，無論如何她不能把辛弟帶在她一道，除非他們得到一個更好的地方住下，所以問泰比是否可以請她照應一會兒？

在泰比的回信上，她回答假使安琪沒有任何意見，她願意把辛弟留在斯丹頓，在那裏，他可以受完善的教育，不會跟他的無聊的父親到處流浪。雪勒先生和她是有兒子的，而辛弟似乎像個沉靜的，向上的孩子，在他一班內算是傑出，黑人需要鼓勵有天才的人，這樣白種人才會承認黑人不是是樂師和家奴，辛弟可以做一個有名譽的人，假使他好好的

羅雅有一個女人洗衣和幫助打掃，但是泰比自己當廚子，所有她的飯食都可作經濟飯食的模範，每次預備的食物都剛好够三個人吃，辛弟在她家裏從沒一次有過第三次點心吃，沒有大鍋的黑眼豌豆，也沒有豬尾使她的前廳嗅着氣味，她從婦女家庭雜誌學得她的烹調味——她從來不買一只西瓜。

白人常常形容黑人拿着大片西瓜在他們的手裏。不錯，她是一個黑婦人，她却不像他們——她愛吃的果子，就是紅桔和葡萄，因為巴格朗太太會常常吃那類果子，泰比敬服巴格朗太太是過於敬服任何別人——自然，更過於她敬服海琪爾婆婆，海琪爾婆婆整工夫化在洗衣盆內，而且愛吃西瓜。

黑人一定要爬到世界上來，泰比想，爬到白人的水平線上——穿衣同白人一樣，說話和白人一樣，思想和白人一樣——那末他們便再不會被人叫做「黑奴」了。

在泰比這種感覺是一種感性的反應，發生於白人的崇拜，但是雪勒先生，他分有他妻子的意見，這同樣的態度是產生於實際的體驗白人有錢，而且假使黑人要錢，他們愈快樂

相信白人愈好。不要懶，不要時刻唱歌，不要專注意復活，要學掙錢——因為錢可買一切，甚至白人的尊敬。

「哀歌」和曲調，泰比與她的丈夫都頌厭，因為他們也都是黑人，在他們家裏辛弟不敢唱關於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的一個字，黑暗的奴隸之歌為什麼可敬愛的人要唱呢，民謠俚語是屬於波頓士的罪人們唱的（這是可笑的奇異的事，波士頓成為斯丹頓街唯一的白人和黑人在同樣的條件下自由地混雜一道的地方）街上的那部分照泰比說是失掉了上帶的，而那她有個妹妹住在那裏的事實好像一個藏在她胸口的毒一樣煩惱着，她從來不聽任何人說及黑麗德。

泰比的朋友盡是站在比較黑暗的世界裏的人——醫生教員，一個牙醫，一個律師，一個理髮師，她在這些朋友中間往來，和巴格朗太太曾經在白種內的同類的人中間往來一樣的重要，他們許多母親在做洗衣服，父親在做零工的，但沒有人肯說海琪稱活着的時候，泰比在跟着巴格朗太太提高她的地位以後，很少和這老婦人見面，到結婚以後，她甚至更羞於同

這門家姓姓來才生出一個妹妹野趣，另一個爲戀愛而結婚，這使她不能扶助哥哥，不能安插哥哥爲甚麼愛上這一個從南方來的流浪漢？雖然她其父家的梅毒病，曾一經醫治，但正題是在上流社會裏并不流行，而很多斯丹頓的黑暗社會的人，是都在微感其病，其病到黑人的工廠去的。

那時候回到我生長的蓋爾頓去，一看美萊米謝勒醫生說：「我們真正地有血統關係，首都的哥切爾斯的家，那是從有名的祖先傳下來的——白魯朗斯頓，本克有克，杜格拉斯爲什麼？我們們自是流血的我們黑人家族，這總可以記帳的血統，回到蓋爾頓去吧。你們是約，我們有血統，但是當然我冊是過檢稱地拒絕誇張。」

那時候到總的母親上，想到黑人的海琪爾達到街上，去和到什麼地，常常穿主體的帷裙，當然那帷裙是潔白的，似乎適合於這老婦，不過帷裙總不是最好的大家族的，常常在在，她嫁後不久就在醫院內該病的時候，他們不願讓海琪爾德回進來，去給母親，不知是否這悲因爲她的種族關係還是帷裙，這長老會的醫院，是存心反對黑人的，他們不喜歡黑人，坐升降機，但是不是她的母親不能穿起她的帷裙來，到那裏去。

黑 鹿 德

1110

第二十四章 一架書

那個春天，在辛弟去泰比那裏住後不久，斯丹頓的小學生發生一種耳下腺炎的流行病，而且，因為他有那樣大，他在裏面成爲最早的遭難者，他的牙床腫成有原來的兩倍大，門外掛出一塊紅記號「耳下腺炎」，他不得已留在家裏三個禮拜，那時，這小孩開始讀他曾經讀過的課本以外的書，在海琪爾婆婆家，無論如何除聖經和在聖誕節別人送他的幾本故事外，是沒有書的，但泰比有一箱用來裝飾她的書房的滿是灰塵的書，一排紅面的英文文學名著，一排裝成十二本的世界知識百科全書，一本滿是奇怪圖畫的家庭藥書，幾本近代小說——念珠，小牧羊人，最新的哈啞德鐘匠，這些書都是根納士特勒唐坡特寫的，爲泰比所喜歡的作家，這黑人以杉樹後的栗色的屋和普魯南士登巴特集而出名，泰比因他的盛名崇拜他，但因他曾寫了許多而且常是關於低級黑人的事，而又非難他，泰比也訂了

夏比複誌，因為巴格朗太太訂過，在她的縫紉室的樹子裏，有一大堆「危機」薄薄的黑人月刊，是從創刊起她就買了來的。

辛弟曾經聽說過那種雜誌，但他沒有看過一本，所以他完全把那些書翻出來，看着關於摩始黑人的圖畫，讀着全國民族運動的消息及南方民族運動的錯誤，在每一期內，他都發見動人的和可愛的關於描寫受控的黑人的熱望，及在黑人靈魂內隱藏着的優點，一個名叫杜比斯的寫了許多這些文章。

「杜比斯博士，」泰比說，「他是一個大人物。」

「像布克特華盛頓那樣偉大？」辛弟問。

「教黑人做奴隸，那就是華盛頓做的事！」泰比用那樣酸辣的一種聲音哼着，使辛弟不做聲，「杜比斯要我們好，他要我們做一個真正的人，他相信社會平等，但華盛頓——噯！」事實就是他設立了一個工業學校使泰比的眼睛看不起華盛頓，因為那裏早經有許多黑人工人，但是杜比斯是一個哲學博士，曾到過歐洲留學……黑人需要的是精明，讀書，

到歐洲去，『別對我手裏的書發瘋，』拿杜比斯做你的模範，他不是那些白人的黑奴。』

『是的，海琪爾婆婆說過——』於是辛弟停下來，他的祖母曾以為布克特是最偉大的人，但是也許她是錯了，無論如何，這個杜比斯能寫文章！噯，讀過他的關於說及私刑的文章，便要完全使你燃燒起來，但是辛弟雖不再對泰比說及布克特華盛頓，然而幾個月後，他在圖書館讀到他的從奴隸解放出來，他決定海琪爾婆婆是沒有錯的，『我認爲他們兩個都是大人物。』他想。

當辛弟的姨母，在那個冬天，替他在白朗狄思的卡片印刷店內找着一件打掃和送信的工作時，他的讀書範圍也增大了，這間店放有一書架流行的小說和好些新詩集——桑德堡林德力，馬斯忒茲，那些書，斯丹頓青年婦女俱樂部正在讀着。引起鎮上的老白種婦人的可怕厭惡，辛弟知道這事情是因為白朗狄思先生的女兒，一個高橋公學的學生，常常在店內介紹書給小孩讀，並且告訴他那些書的著者是誰，和那些書有什麼意義，她說以前沒有

一個他們所雇過的黑種孩子曾有讀書的興趣的，所以她用鼓勵的方法，常常把店中的藏書借給他，要他晚上帶回家，第二天早上帶回來，這樣辛弟把他和泰比同住的第一年大部份時候花在看小說上，那樣的老成得不像是個十四歲的孩子，但是泰比很以她的努力讀書的年青侄子爲榮，她開始認定她留他在一處是沒有做錯的，他不久進高等學校，她買給他第一條長褲，作爲向前努力的一種策勵。

辛弟一禮拜比一禮拜高起來了，泰比覺得他昨晚穿的大衣今天就變成太短了似的，他的聲音也變了，他有了踢足球的嗜好，但是他的課後在白朗狄思店裏的工作不讓他玩得太多，在夜晚他讀書，或者有時同巴士德去看電影——然而泰比總盡可能地留他在家，偶然地他見着懷莉梅，她正在和萊第旅社的副廚師來往，有時他見着詹米蘭，他那時是一個茶房，和一夥娛樂的人寄寓在吉治文沙賭場後面的房子裏。但是，無論何時辛弟走入他的老鄉居內，他就感到愁悶，憶起海理爾婆婆和他的母親，以及詹保和黑麗德——因爲他年青的姨母離開了斯丹頓，而且最後他聽到關於她的謠傳，說她在堪薩斯的舞台上，現在這所

辛弟曾和她的祖母住過的小房子已屬於泰比，她把牠租給一家新來的人家。

在高等學校，辛弟依他姨母的意見，讀古代文學科，這一科包括拉丁文，古代史，英文，而且這科必修的書目很多。他的英文教員是一個高大的，男性化的女人叫做瑪薩弗莉，她曾經去過一次歐洲，她喜歡讀到古代英國的光榮，用一種深沉的男人的聲調大聲地去唸着，使這些字句成爲演劇化，辛弟從她那裏得到一點關於莎士比亞的大概，因爲在這春季他們讀了「威尼斯的商人」，同時在這春季，在弗利女士指導之下，懸賞獎金和獎章兩種，要一年級的學生寫一篇關於漁翁的散文，這次試驗裏，辛弟得到了第二獎，在這學校的歷史上，一個黑種學生能够成功一種什麼事情，這是破題兒第一次，泰比大大地高興，報紙上也有一條新聞記載這事情。辛弟拿他的五塊洋錢回來給他的姨母收藏，却把他的榮耀的獎牌給一個名叫潘薩達楊格的女孩，她是他的班友，而且是一個新相知。

從他在學校第一次看見了潘薩達楊格，他就知道自己愛上了她，他會坐着瞧她幾個鐘頭，在每次他們合班的課上，——因爲她是一個像洋囡囡一樣的女孩，有一雙大的黑色的

眼睛，一副光滑的紅棕色的皮膚，她的頭髮鬆曲地盤在頭頂上，她的寡母是一個在高等學校飯堂裏的廚子；她是一個獨女，潘薩達沒有兄弟和姊妹，在感恩節以後，辛弟開始每天要陪她走一段路回家，他不能一直陪她回去，因為他要去白朗狄思的店裏做工，但在聖誕節他買給她一盒糖果——由郵寄給她，在冬至時她給他一個朱古力蛋。

「哈哈！你現在吊上一個女孩子，是不是？」一個春天的下午，巴士德調笑他，當他碰見了辛弟在這高小學校前面等潘薩達時。

「喔，滾你的吧！」辛弟說，因為巴士德對於女孩子有一種說女孩子壞話的脾氣，辛弟怕他會把那一套對潘薩達說出來，但今天他的朋友却換過了別的話題。

「喂，今晚來賭場玩玩吧，我教你打棒球。」

「不要以為我很好，巴士德，泰比姨母會生氣的，」辛弟答，搖搖他的頭，「此外，我還要讀書。」

「你要你自己讀到死嗎？」巴士德憤激地問，「有時你是要出來的，朋友！告訴她我

們是去看電影，我們便偷到吉文沙賭場去」

辛弟想了一回。

「所有小孩們晚上都圍在那裏的。」

「那末，我去吧。」

「裙帶下的小孩，」巴士德譏笑着。

「假使我多有時候和你在一起，你就會發現我不是的！」辛弟假怒地舉起他的鑼拳，

「我要把你的藍眼睛打瞎。」

「呀，呀呀？」他的朋友大叫起來，跑上奔去，「今晚到吉浩賭場再會——裙帶下的孩子！」

於是那晚辛弟不照着他的計劃讀完白朗狄思先生的女兒借給他的(Moby Dick)，他却

却在巴士德包底下練習運用打彈子的球桿。

第二十五章 賭場

在新丹頓沒有公共的場所，除了青年會沒有青年人消遣的地方，但如果你不是一個白種孩子，青年會也是饗你以閉門羹的，所以對於這鎮上的黑種少年，吉治文沙的賭場是晚上唯一聚集的地方，那裏可以打枱球，在後房裏可以擲骰子，或者在夏天裏，坐在外面兩排長凳上，對往來的女孩們評頭品足，在好天氣時這些凳子上是時常擺滿了人的。

通過場的第二道門，是吉治文沙的餐室，自然，高等的黑種人是不會光顧到吉治文沙的。雖然他的生意不是在這波頓士乃是倍爾街，位置在通衢大路之前跨過鐵軌到低窪地面的那三四家，但自從吉治迎合如雪勒先生所謂「普通貨色」之後，這些高尚的人們便離開去了。

幾個月來書本的畫陶，和泰比的嚴厲計劃，要屈服辛弟，矯正他以後，辛弟是找到了賭場這一個娛樂的地方，在裏面來消磨日子，這裏比電影院還好，那裏銀幕上的人僅僅是些影

子而已，這裏也比那有駝背牧師的主教管轄的禮拜堂要更好，因為在吉治這裏每個人都是活潑的，女孩子們走在前面，擺動她們的手臂對着男人們笑嚙嚙地給人熱和騷的誘惑，同時在密室裏搖骰子，或在桌上賭錢的男孩子們大聲地叫喊，和不在乎的樣子，生活舒適地安坐在他們的肌肉發達的肩頭上。

投機的人和無賴漢經過斯丹頓時，常會逗留在吉治的賭場裏賭一兩手，或者吃點東西，常常在夏季的晚上，放野的黑孩們老遠從家裏來，在路上一路敲天走到這兒，他們有一隻歌是這樣唱的：

啊，在達沙士的女人，

她們永是這樣慈仁

她們食養她們的男人

還有各類的酒

但在斯丹頓的這些女人，

她們的心是冷硬的，

讓你失去了職業，她們

便把你拒絕。

於是常常，議論就會開始——自誇，找證據和抗辯；或者談及用槍，用小刀，用剃頭刀

來打架，談及警察偵探，談及淫婦和惡漢，彼此誇張撒謊，立即哄然，有時他們哄然喧鬧，聲滿鄰宅，外面的人會以為就要打起架來的，但其實所有都是好同鄉好朋友——他們每件事都會發笑，談及的不是女人，就是打架，他們說的是如何下流——驚奇的快樂和奇異的邪惡——這些黑人們便發笑了，辛弟想那一定就是為什麼年老的黑人如鄧伯之類會那樣長命的理由——因為，在他們生活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不是沒有笑的。

鄧伯是這世界上唯一的說謊者，吉治文沙說，而且這位老人的荒誕的吹法螺，足以在吉治餐室裏混一頓吃，或在賭場的保護人那裏混一點酒，他們都歡喜和這位老傢伙談天。

在八月的一個晚上，當泰比去參加西中區黑婦人俱樂部時候，辛弟巴士德鄧伯詹米蘭澤羅根和一班青年人，很夜深都坐在賭場的前面閒眺往來的女人，一個特別漂亮高個子身材的黃色小姐，穿着薄的毛絨衣走過去，在她後面散佈着一陣粉和香水的香味。

「乖乖我的靈魂」詹米蘭歡呼起來「給我一塊骨頭餵你的狗吧——我是說你的吧兒狗」但這女孩裝着沒有聽見，仍然閒散地走着，跟着從這賭場板凳上發出一大串讚美。

「親愛的小媽維納斯，」一個高瘦的孩子在他後面凝視着叫。

「如果這是天使下降讓我到天上去吧——如果不讓我掘榮耀損失，」澤說着。

「住嘴，澤，你懂得什麼女人？」邵伯問「這裏的你們，也一樣不夠資格還談什麼女人，住嘴吧，你們差不多都過十七歲了，但當我是你們這樣的年紀時——哼！哼！你們要知道，我像你們這年紀時，你們稱呼我做什麼？」這位老傢伙又燃起他的故事來了「他們稱呼我做鬼靈精的黑人？是的，他們是這樣叫我做着奴隸時代的工作——我養好我的身體準備去賣掉。」

「又是撒謊，」澤說。

「不，不是撒謊，孩子，你聽着我告訴你些什麼，我是唯一真正結實的黑人，在那白人的田場上，他們全是些年老的可憐的白人，他們不能不買許多奴隸，他們買了許多黑人，最後又賣了去——這就是他們要供養我的道理：……哼同時也養着許多小黑孩，那時，我還年青，正像諸位一樣，沒有一點在意的——就是每晚也要有女人。」

「是的，我們相信你。」詹米爾悠然地說。

「沒有多久時候以前，那小的黃色的，黑色的紅色的和各色種類的孩子，還繞着後院裏在豬圈一樣的吃喝着，圍繞着叫我爸爸……但現在我今日長到了九十三歲，我比他們都長壽，那就是我在那戰爭後還是那麼幹下去，因為有一次我們黑人四散了，我們是自由的，是的，吵，在戰爭終結時，我已經有四十九個孩子——三十三個是男孩子！」

「噢？我知道你又在扯謊了，鄧伯，」詹米爾發笑。

「不，我不扯謊吵……噓噓……我年青時真是一個大個子是吵，」這位老人家仍舊無顧忌地的說下去「有一晚我和黑種孩子去跳舞，跨過那年老的蓋爾弟的田場，他是白種人中最大的一個仇敵，我沒有向你們說過嗎？我們把他們一個人從馬上摔下來，後來他躺在牀上就死掉了……是的吵，當我動身時已經很遲了，我們騎上那匹馬，高高低低的走過山坡，仍舊去跳舞到深夜……」

「鄧伯是世界上唯一的說謊者？」一個高瘦的孩子悠然地說：「來吧，讓我們湊點錢給他買一塊夾肉麵包吧，因為他的扯謊，已經消磨了一夜了。」

他們一羣，不久都擠到餐室坐在櫃檯邊的凳上。向那肥的侍女叫汽水香糕之類，當他們吃喝時，一個賭鬼從後房賭場裏衝出來，手上滿是銀幣，他剛贏了錢。

「我的手氣好，給我贏了一頓飽，」他叫「簡直沒有輸過，今晚的骰子老是贏錢的，喂，馬泰，」他歡呼着「給我一個像詹塞備萊斯一樣乾炸的牛扒，給我一杯像賈克約翰生一樣強勁的咖啡，還要像飛機一樣快讓我吃了好再去賭，告訴廚房師傅，你說士丁嘉芝在這裏呀。」

「好，打上你的領帶吧，」馬泰說，「牛排就炸好的。」

「那伯，你要點什麼？」這位賭鬼對老人說，「我贏了，我也可以給你點贖頭。要點火腿素菜或是什麼夾肉麵包你是不夠飽的。」

那伯要了一碟排骨，士丁嘉芝拋下一個把銀角子在櫃檯上。「牛扒快點，乖乖，我餓了！」

辛弟吃完他的飲料，買了一份在櫃檯上發賣的芝加哥防禦報，這是世界上黑人唯一的週刊。在大號的紅字前有一行標題：「黑孩被處死刑」。也有一項是報告北方工業區民族

騷動的，在戲院欄有一幅漂亮婦人亞麗思懷曼的肖像，這是一位跳舞家，引起辛弟的注意，他再看了幾條關於黑人表演的消息：但當他翻轉報看時，一行小字在底角落裏使他停下，把報紙放下在櫃檯上唸。

女演員表演成功

八月三號聖魯易士電：黑麗德維廉，動人的年青的歌女，在此星期在華盛頓劇院公演，觀衆滿擠，鍾士和鍾士劇團在全黑人游藝會秩序單上刊着頭號字，但維廉小姐更用凸出的字刊印着。她還繼續公演，由比利沙特刊鋼琴伴奏。

「比利沙特刊，」巴士德說，他是在辛弟的肩後同看着報紙，「就是那個滿臉雀斑的黃色傢伙，他在那里伴奏，真的嗎？他會彈鋼琴，乖乖。」

「他會，」辛弟答。「噯，他們會合作得成功的，因為我的黑麗德姨母是歌舞俱能！」
「她何祇歌舞俱能！」那賭鬼高聲說，正吃着一大塊牛扒。「你的黑麗德姨母還是一件貨色呢，孩子！」

黑 麗 德

三二六

『住嘴！』鄧伯說。

第二十六章 生活之門

當辛弟在高等學校第二年級時，泰比正忙於替地方紅十字會縫紉，和在斯丹頓的黑人居民中組織奴隸解放會。她深信這世界真正會因德謨克拉西而達到安全，到了戰爭告終的時候，即使在美國也會安全了，而且深信黑人再不會受私人的摧殘和公衆不公平的待遇。

「黑色青年部在那裏戰爭着。」她說，「我們的男子正在買進千百元的公債，女人乘在幫助紅十字會，我們的會，正在輸送東西到營地和前方去。白人就要知道黑人在戰爭中是同在和平時一樣可以相信的，此後他們對我們定會更好了。」

一天，安琪來了一封信，她已經移住到芝加哥。她說：「辛弟的父親已不在營盤裏，補且在他報名後，不久馬上就遣送到法國去了。她不知道她要做什麼好，她是多麼的淒涼與煩惱阿！自詹傑離別以後，僅僅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現在她需要辛弟和她住在一道，但她的

不能靠路費給他。她說希望並且祇願在前方的他的父親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是每天都有黑人的名字登在死傷兵士的名冊上。

「他去了是好事，」她這樣喃喃着，他們已坐在餐桌的旁邊。於是，立刻改變了話題，她問辛弟：「今天早上你看過法蘭克格郎博士的美麗的論文麼？」

「沒有，」辛弟說。

「一定的，你沒有去年冬天讀書多，」他的姨母斥責着。「你老留在外面那精細的，我是不喜歡的。我準確定你并不是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影戲院，孩子，我要你以後不再這樣。每禮拜晚無論到什麼地方去不能過十點或十一點鐘！」

「孩子們是應該到外面走走的，泰比，」雪勒反對，「這不能像你們小時候。」
「我要培植這個孩子，雪勒先生，」泰比嚴厲說。「你要在什麼時候讀書，詹姆士？這是我要知道的。」

「在我進來的時候，」辛弟說，這話是真的，他的燈每晚到十一點鐘後還是亮的，當

「你覺得太多。」巴士德有一次說：「不要那樣精明，那末你就會睡得好的。」

「是的，」唐米蘭附和着。「健康與強壯，是比那些校內黑人一樣的戴着近視眼鏡，與呼吸艱難的病能要更好的。」

「呵，我不是有病，」辛弟反對，「我只是晚上想入非非罷了——戰爭與白人，上帝與女子，以及——呵，我不知道——總之每件事都是普通的。」

「自然胡思亂想，」巴士德嘲笑說「一會就變成灰色的，活像希爾伯一樣駝起背來，」他是被教師認為是「城里有色人種中最精明的」但我不去愁着我自己成為精明的人，再過幾年，孩子，我要在某些大城市里冒充白種人賺錢弄得漂亮，而我不需精明，我也——我要成為庸俗，所以有時你在魯易士街，或齊街看到我挽着一個小金髮女人在我的臂上，不——我要招呼我，聽着，我要我的小孩們成為那樣的黃頭髮，他們不會想到有色血統的事的。」

辛弟明白巴士德所說的是什麼意思，因為他的漂亮面孔的朋友，就是那些常常一直向

着他們需要的事物尋去的人中的一個，好似路就坦直地在他們面前，他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全景，但是對辛弟自己似乎沒有什麼事會那樣十分清楚的，他的國家爲什麼熱衷地要戰爭呢？爲什麼白種人和黑種人離開那樣遠呢？爲什麼想到女人的身體就不對呢？思想的漩渦每晚當他睡在床上時都擾着他的心，使他不能很快入睡，辛弟對於許多事情奇怪而自己發出許多問題。

有時候他會想起潘薩達楊格，她有細膩的棕色皮膚的，和洋囡因般突出的柔軟的兩乳的班友，他從沒有單獨和潘薩達在一起過，甚至從沒有吻過她，但她仍是屬於他的，他很歡喜她，也許他愛她呢，……然而愛一個姑娘是什麼意思呢？是否你就和她結婚，然後永遠和她在同一道？……他的父親同他的母親結婚——慈和的奏六弦琴的詹保——但是他們并非常常住在一塊，辛弟知道詹保現在正沉溺於戰爭，恰如他曾經常常沉溺於別的事情一樣。

我的父親一定很早就結了婚。而看去依然是那樣年青，他想一段使現在我和潘薩達……
潘薩達……他是在結婚後他曾在路邊撿來米爾和巴士德拾來一些卑劣的斷片外，讀真正

在他十五歲生日的一天，泰比送了他一本給青年而寫的討論戀愛和生活問題的叫作「生活之門」的書，這是獻給一切十二歲至十九歲的基督教青年的。不過這本書是以以前一個白種的新英格蘭長老會的主教，極其肅地，站在人類前面寫下來的，所以他的說教差不多全部包含於如何用正統派的儀節祈禱，及如何不要去戀愛。

「避開不良的伴侶，使他們不致陷你於墮落，注意謹防淫蕩的婦女，因為他們是引入地獄去的」書上說，而這就是他的關於性的教育的全部，除此它又極力主張每個人早婚，安身於健康道德和宗教的生活，但是幸勿懷疑，在你沒有錢沒有家安置一個老婆的時候，你怎麼能早婚呢，誰是不良伴侶，海琪爾，婆婆和安琪均不會對辛弟說及關於戀愛的肉體上的意義，詹麻離開太快了，也不會和他說過，泰比和她的丈夫不苟言笑，是不會討論到這樣的問題的，所以這孩子的性的知識只有那青年們互相私語着的附會的觀念，在他曾經工作過的旅館接應室內聽來的下流故事，以及在那些好人的同伴中不被談及的藥店裏出售的許多

東西的事。

但是無論怎樣，那一個是好人呢，辛弟嫌惡「好」這個字，他的姨母泰比就常常用牠，她說她所有的朋友都是好的，可尊敬的高尚的，他們用鼻子呼吸空氣，而不對挑夫和洗衣的婦女說話——縱使他們差不多并不如那些專想嘲笑的人們那樣十分的滑稽，辛弟喜歡吉治文沙和澤羅根是更甚於米謝勒（露生的），米謝勒進過大學——而他曾從不忘記過這回事。

辛弟懷疑假如布克特華盛頓也會像泰比的朋友們呢？或者假如杜比斯成爲一個勢利的人，是僅因爲他是一個大學生呢？他懷疑假如他們兩個都遇着好機緣做了大人物。布克特是死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個活的學校在南方。辛弟想假使他平常獲得了充分的知識，也許他能够在南方辦教育。有色人種是否需要知道現在書本上的許多事情呢？法文和拉丁文以及沙士比亞是否使人們聰明和愉快呢？澤羅根只讀到第七年級爲止，但是他是愉快的。備保是從來就不大注意學校，也許學校沒有關係，然而只要找到一件好工作，你就會變爲懶

明的——白種人也是一樣，困難就在這裏，你要是一個白種人才好呀。

「但是，我是需要讀書的！」辛弟想，當他晚上在黑暗中醒來的時候，「我要進大學，我要到歐洲去研究，『有工作和準備，也許你的機會就會到來的』在第一家國家銀行透的日歷上的林肯像下這樣寫着，在那銀行，他的白種朋友，愛爾早經在他離開學校時允許他有一件工作……對於白種少年，工作差不多是并不怎樣困難的事。他們能够做任何事情——在商店內，在新聞事業上，在辦公室裏。他們可以成爲美國的總統，假使他們有充分才能的話。但是一個黑種少年……無怪當巴士德離開斯丹頓時要去冒充白種人。

「我不責備他，」辛弟想。有時我也和黑麗德姨母常常說的她恨白種人一樣去恨白種人。但依然，他們有些很好的——我的英文教員，和我在那裏工作的白朗狄斯先生。然而，甚至白朗狄斯先生也不願把他店裏的書記工作給我。當別的人都走光了的時候，所有我能做的，只是當走役和擦地板，黑人是沒有上進。假使他們開始是做抹伏他們就永遠做抹伏，他們是不能爬上去的。做了黑人就好像是生成是在生活的地下室的那裏向着光明

的門是關上了，而且下了門。——白種人便住在樓上。他們不要我們爬到他們一道去，卻使我們到了和米謝勒一樣可尊敬，和杜比斯博士一樣精明的時候……像澤羅根那樣怪樣的人——是的，澤是什麼也不留心的，也許，最好是不留心，而且總是窮，和卑順，同海琪爾婆婆一樣的靠着天。……但是我不靠天！首先我要生活！——辛弟想：『我要生活』。

那時他明白許多黑人的話的理由，——拿去這個世界的一切，給我以耶穌吧！——這是因為他們是怎樣也得不到這個世界——這世界是屬於白種人的。他們單有在他們後門出入的權利。——即使對泰比和米謝勒醫生，假使他們要走進雷特旅店，雷爾托戲院，或新亞爾伯第酒館去的話。也常常要在後面出入。假使他們要進雷爾托戲院，或者加入斯拜頓青年會，或者在國家銀行工作，簡直就沒有門給黑人走。

生活之門……泰比所給他的這本書多無聊呀！一個年老的主教他會懂得他和潘薩達，詹米爾及懷莉梅巴士德和澤羅根，以及所有在這個叫做斯丹頓的西部城市內的偉大的開始的門限上的各色人種青年們的生活之門嗎？一個老白種的老主教懂得任何地方生活之門

嗎？而且，最少懂得一個黑人的生活之門嗎？……黑色青年……用黑手敲着，敲着吧？潘薩達的棕色的小手就正敲在生活之門上啊！洋娃娃的手，纖纖的秋葉的女孩的手！……去，潘薩達！……生活之門……最偉大的門……辛弟睡着了……生活之門……。

12

蘇
鹿
集

三
三
六

第二十七章 當心女人

「我不答應這事情，」泰比說。「我不能忍受這事情，你將來要留心你自己的行徑，青年人！把你晚上的光陰浪費在文沙賭場的大廳內，和同着一羣沒出息的，詹米爾也在內的普通孩子趨街。你住在我家裏，我不能不管。……但是那還不是壞的事情。伯朗狄思先生告訴我這禮拜你已經找着每天課後的三個鐘頭的工作，你是做着什麼？啊，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我親眼看見你同那個叫潘薩達楊格的女孩子一道走回家……好的，我要你明白我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情！」

「我沒有同她一道回家，」辛弟說。「我每天只同她走一段路。她是高等學校的我的同班生，我們要討論我們的功課。她是我同班中惟一和我談得上話的有色孩子。」

「功課！是的，我知道這就是功課，」泰比諷刺地說。「假使她是一個與我們自己同

種的女孩子，那就沒有一點不對的。我不明白爲什麼你不跟同教會的青年做朋友。瑪麗蘇蒂無憐或者格萊士密齊爾兩個都是漂亮的女孩，而你不在意她們。不，你偏要藏住這個潘薩達，她的母親整天在外工作，讓她的女兒隨便做她願做的事，是的，她終究不會損害你。我要想辦法去弄些什麼事情分開你。」

「當心女人，孩子，」雪勒先生從他的深的旋椅上像主教般的說。這是他少有的晚上在家時的一次。秦比要他對他的侄子談話。侄子已經不服她管了，因爲晚上辛弟再不留在家裏。甚至她特別命令要他在家的時候。他再不按時到教堂去，反之，連星期早上也在家睡著。他不斷努力他的學校工作，這是實在的，但他似乎已經把那秦比以爲他應該有的學習對於生浩的尊嚴態度的一切興趣失掉了。她替他買了新衣服，而他同那些惡漢到處走。

「總之，他的行爲已經活像一個黑人，雪勒先生！」她告訴她的丈夫。「他纏上了一個並不是半分好的女孩子，就是說得頂好也不過進了高等學校。法朗西士卡龍太太住在她附近，她告訴我這個潘薩達時留有男孩子在她屋裏，她的母親除了晚上是從來不在家的。」

她是一個廚子，或者在什麼地方做別的事……而我們的孩子，同她的這個叫潘薩達的女兒做朋友！」

「潘薩達是一個好女孩，」辛弟說，「她在學校裏也算精明的。她每天幫助我學拉丁文，不然我或者要降級。」

「噫！你需要的只是因為你的拉丁文的一點點小幫助，青年人！帶回來我會幫助你。我在學校時也有拉丁文。而你決不需要和她在路上研究拉丁文吧，不是麼？第一件事，你知道你同她要陷於苦惱，她會生孩子——我看到，我是明白的——不管這孩子是你的或不是，她總要說是你的，像那樣的普通女孩，常常需要和一個她們認為會做成功一些事情的男子結婚——會進大學以及會成爲世界人物。加之，你是從維廉家裏出來的，而又生得漂亮！不過我現在要阻止這件事……從現在起，你要丟開那個女人，你明白我的意思麼？她是危險的！」

「是的。」雪勒先生從喉內發着聲音：「她是危險的！」

帶着憤怒與煩亂，辛弟離開這房子走上樓去睡，但他不能夠睡着。他們有什麼理由這樣談論他的朋友呢？而且他們認她有危險是什麼意思呢？說她同他要陷於苦惱又是什麼意思呢？說她需要同他結婚是因為她的母親是一個廚子，而他是要進大學的，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辛弟高等學校同班的白種男孩同一個意大利的女孩曾經「陷於苦惱」過。他們會到少年法庭才把這事情解決，但是這事情已經平靜了。即使現在對於為什麼同一個女人就會陷於苦惱的見解，辛弟還不能夠給一個正確的解釋，一個女人會生小孩，是否僅因為有人送她回家，甚至他並不進她的家裏去呢？潘薩達會常常請他進她的家裏去，但他却常常要轉身回到街上去做工。他恰好在四點鐘做工——并且他懂得拜訪一個青年女人，假使她的母親不在家，是不十分正當的。然而這并不一定就算壞，能算壞嗎？一個女人生了小孩子，怎麼能夠即使不是他的也要說是他的呢？為什麼他不能夠對他泰比姨母談及這些事情而得到一種明白簡單的回答，所能得到的只是像「生活之門」那樣什麼也沒有解釋的古書呢？

潘薩達沒有對他說過關於生小孩子的一個字，或者任何類似生小孩的事體，但是有一次在海達畢迪雷的聖誕節慶祝會內她讓我吻她，和抱她坐在我的腿上。噯，然而她能夠吻——是多麼深長的一個吻啊！即使她硬要他和她結婚，他是不管的，第一他只需要去旅行。假使現在他的母親召他去，他是願意去芝加哥的。他的泰比姨母太怪癖，太正經了。她不喜歡任何他的朋友，她恨賭場。然而還有別的什麼給他玩的地方呢？誰要到那些像米謝勒的高尚的人的家裏，讓他們把卡拉索的意大利唱片放上他們的新留聲機，時時煩擾得不耐煩呢？即使如他們常常告訴他的，這是斯丹頓中的黑人所有留聲機中的最好一架，兄弟也不耐煩去聽唱着他們全不懂的語調。

「然而這是歌劇！」他們說。是的，也許這是歌劇，不過他想他的父親和黑麗德都常常唱得更好。他們唱過更動人的歌，其中有一個歌是：

愛呀，啊，愛呀，啊無掛慮的愛呀——
像風一樣飄上你的頭吧！

「或許我真正是在同潘薩達戀愛。……假使她以爲在我像我的父親一樣周遊了全世界以前，她能把我迷住到和她結婚，那她就錯了。」辛弟想「她不會騙我的，不是那種孩子」於是發愁起來，他已經承認泰比的教訓影響到他的思想。

「可愛的孩子腹孔的潘薩達，爲什麼她不會去引誘任何人做別的事情？假使她要愛她，她就要放任我，但是她不要去引誘別人。無論如何她不會讓我那樣的來愛她的——如泰比的意見。唉，泰比姨母說這種話是很壞的！……不過巴士德說她願意的。……嘿，他常是那樣談到女人！他說，沒有女人是怎樣好——就他所知道的說！詹米蘭却說自種女人比有色女人更壞——而且所有在旅館工作的孩子都是這樣說。」

讓他們說吧！無論如何，辛弟是愛潘薩達的。……也許他的泰比姨母是對的，也許他最好是不送她回家。他不要「陷於苦惱」以致到那時候不能到芝加哥他的母親那裏去。假使他現在就開始積集他的錢，或許夏天他能夠去芝加哥。我要去看這大城市，那裏的房子和塔一樣高，火車在頭上走的，而且湖和海一樣大。他不要和潘薩達「陷於苦惱」。

他曾在愛她。此外，他尚要同泰比住一些時，他不願時時和他的姨母吵着。他甚至不再去賭場，晚上召王家裏賣貨。……然而，海！留在家裏看門外是多麼美麗啊——特別是春天到了！

在他聽過了泰比關於女人的長篇大論躺到床上的時候，從他開着的窗子內，他能夠看到星和發青的楓樹頂。一陣柔和的風吹起了白窗簾，使他留下放在書桌上的地圖紙吹散到滿地。他爬起來拾取那些紙把牠們放開，穿着寢衣站了一會，凝視着窗外黑暗的天空下的屋頂和樹杪。

「我希望有一個兄弟，」辛弟站在那裏想。或者我能夠對他談到許多事情，我不會去想這樣多。只有一個孩子在家裏是不好玩的，而且父親又從來就不在家……到我結婚時，我要有許多孩子；但是他們不會自己長大起來的啊！」

第二天課後，他和平常一樣同潘薩達一道走到家，雖然他還在想着泰比說的話，但他尚不會決定依從他的姨母。在這女孩住的那轉角的地方，他把她的書給還她。

「現在我要趕回到店裏去。老人朝狄思會有一打信等着我送呢，因為我遲到了。」

「好的，」潘薩達溫柔地低聲說：「我很抱歉，你不能到我家裏去坐一會。說吧，無論如何，爲什麼你不在旅館工作呢？在那裏你不是會更多賺一點錢嗎？」

「也許會的，」辛弟回答，「但我的姨母以爲我在這裏好些。」

「啊，」潘薩達說：「是的，昨天我見到詹米蘭，他在旅館賺着許多錢。他約我今天下午同他在學校附近走一走，但是我沒有答應他，我說你會送我回家。」

「我是送你回家，」辛弟說。

「是的，」潘薩達笑了，「但是我不告訴他你常常不進我的屋，」

在這明媚的春天，接連幾個禮拜，辛弟在課後再不送她回家。要早點去工作，就是她原諒的理由。但是，起初潘薩達好像是愁悶和不安，她問他是不是爲她發狂，或者別的事，然而他回答不是的。以後不久，別的孩子們就在靠近學校的轉角上約會她，在冰淇淋車走過時買冰淇淋給她，上午又送她回家。這樣的事使辛弟憤怒起來，但他以爲這是他

自己的錯誤。因爲在課後沒有一個人同他一道走，他感到寂寞。

潘薩達在學校仍照前一樣愉快，在一種與人無關的情形下，好像她從沒有和他戀愛過一樣。現在辛弟感到苦痛了，因爲要丟掉她已經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假使他真要她的話，把她奪回來是容易的嗎？旅館的孩子們有錢，而且他好幾次看到她同詹米蘭談話。唏，不過她穿起她的薄春衣和戴着她的闊草帽好像更漂亮了。

爲什麼他完全聽了泰比的話呢？她不懂得潘薩達，而且單是因爲她的母親在外面做工，她就要他冷淡這女孩。那有什麼可怕——對於課後她的母親不在家？即使潘薩達會讓他同她進屋去，讓他抱她和愛她，爲什麼他不應該呢？他沒有權利和別人一樣有一個像那樣的女人嗎？他沒有權利和其餘所有的青年一樣自由同女人來往嗎？……但是潘薩達不是那種女孩啊！……什麼東西改變了他的心呢？因爲泰比所說的話嗎？……讓泰比滾開吧！

「她只是一個腐敗的長老教徒，泰比就是這樣的人！她要丟掉潘薩達是因爲她的母親不屬於祖巴維士特俱樂部。唏，我替我自己害羞。我是一個勢利的小人，我完全是

的，我要道歉。」他恍惚地憶起一篇英國小說上的一幕，這小說是他在印刷店時讀過的，裏面寫着一個貴族爲了一個有聲名的女人丟棄了一個貧賤的女人，但後來，同到了他最初的愛人那裏去。辛弟把『小人』和『勢利之徒』這些字老存在他的用語字彙內，但是現在他並不想着這篇小說，在看到潘薩達同別的孩子一道走的三個禮拜後，他真正相信他是做錯了，而且泰比的態度是卑俗的。這事情使他非常的愁困，他決定，假使可能，他要同潘薩達接近。

有一個禮拜天的下午，她挾着很多書離開學校。他們要寫一管預備禮拜一交卷的英文作文，她從學校圖書館拿了一些書去作參考，他可以自荐去替她拿那些書，但他沒有。而他去做工——在她出去時不會有別一個有色孩子在轉角上等她。他責備自己不留心，他想着。在他清潔伯朗狄思先生店里的後房的時候，突然他丟去正拿在掃着的掃帚，攪取銅子，離開那地方，因為要和潘薩達恢復舊交的希望比平常更利害佔領着他，而他不再留心他的工作。

『現在要去看她，』他想，『在我回家吃晚飯以前去，唔，不過我會經那樣冷淡她是難爲情的。』

在到潘薩達家裏去的路上，草地都已發青，有些鬱金香正在含苞綻放。傍晚的天際，落日照得通紅。男孩們都在街上玩着彈子和陀螺，女孩們在旁邊牆下跳索。工人們手內提着午飯桶正在回家，一羣黑人勞動者，從辛弟旁邊過去，一同柔軟地唱着歌。

『我要趕快，』辛弟想。『我要立即趕上我的晚餐時間。』他一直跑近潘薩達的屋！於是起了懷疑：他應該進去呢？或者不進去呢？他怕羞去親近她和擁抱她。他應該裝做不是有意味的來拜訪她的？假使她閉門不納呢？或者，更壞的，假使她請他停一會呢？他應該停麼？泰比說過不要再發生關係。他却需要再和潘薩達做朋友，他要她知道他還是愛她，還願意送她回家。但是他怎樣才能够說出來呢？她已經從窗子裏看到了他吧？或者他可以兜個圈子回去，等星期一到學校裏去見她。

『不，我不是一個懦夫，』他決斷說，『還怕一個女人麼！我要走到前廊上去敲門。』

但是這小小的房子現出非常的寂靜，花布窗簾緊緊地靠着窗子放下。……他再敲門。也許沒有一個人在家……是的，他聽到有人做聲。

最後，潘薩達從前門的玻璃窗內窺視。於是她打開門，驚愕地微笑，她的頭髮亂了，她的乳脂般的棕色皮膚，由於皮下的熱血的波動現着淡紅色。她的眼睛是黑黑的，明亮的，她的嘴唇紅紅的有點濕潤。

「原來是辛弟！」她說，回轉身向着前房的什麼人說。

「啊，進來，老朋友，」一個男子的聲音，以一種不自然的歡迎的聲調叫着：「辛弟看到戴爾米蘭坐在牀上整理着他的領結：『一切都好吧！老偵探？』」

「很好，」辛弟訥訥地說。「告訴我，潘薩達，我——我——你知道麼——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禮拜一要交卷的文章是什麼題目？我忘記了把牠抄下來。」

「爲什麼？那就是莎士比亞的英國旅行記呀。很容易記的，親愛的。你一定是睡着了……你願意坐一坐麼？」

「不坐，謝謝，我要——我想我要回去吃晚飯。」

「主呀！」詹米蘭從沙發跳起來叫着。「有那樣晚嗎？六點鐘我要去管鈴。等一會，兄弟我同你一路一直走到旅館去。我誤了時間了！」他從地板上拾起他的上衣，在他把手穿進褲內時，潘薩達幫助他穿好，一會他四處亂望，找尋他的帽子，這帽子放在沙發枕頭的中間。然後他不經意地在這女孩的嘴唇上吻着，當他輕輕地伸出一隻手親切地抱着她的腰的時候。

「再會，寶寶，」他說，於是這兩個孩子走出來。在門廊上，詹米蘭燃起一支香烟，而且把烟盒傳給兄弟。

詹米蘭的神色和動作都好像比他的同伴老成許多，不過詹米蘭出了學校好幾年了，而且做茶房的工作對於一個人的生活教訓要比書本上所給予的多多。——關於女人也是一樣。此外他現在自己維持自己，這給了他一種獨立的氣概，這是那個依然要靠家裏生活的孩子所沒有的。

當他們走過了一條街時，這小夥子不經意也說：「希羅差能趕走吧！他跑不脫，朋友！」

「我不知道，」辛弟說。

「呵，孩子，你在說謊，」詹米蘭回答。「不要把那樣的胡話來告訴我吧！你和她好了一年，不是麼？」

「是的，」辛弟慢慢回答，「但不像你所說的。」

「不要胡說，」詹米蘭固執着。

「不，這是忠實的，我從來沒有你那樣觸過她，」這孩子說。「我以前從沒有到過她的房子。」

詹米蘭驚異地張開他的嘴。「什麼！」他大聲說：「而且她的老母每晚要在外面工作到八點和九點鐘呵！說吧，辛弟，我們是朋友，不過你不是一個大騙子——那你就是一個大傻瓜，」他丟掉他的烟頭把兩隻手插進衣袋內。「潘薩達是和下地獄一樣容易的朋友！」

第二十八章 芝加哥

「親愛的的辛弟：

我剛剛下工回家，很疲倦了，不過我以為最好現在寫這封信給你，當我有空時間還沒有睡的時候，你已是一個大人，我想你能够幫助我一些，我不願你再住在斯丹頓和一個擔子一樣負在你的姨母泰比肩上，她在她的信上說，最近你開始在外面過了幾夜，而且不聽她的話，現在，你應該和你母親在一處，因為自從我不知道你遠在法國的父親的消息以後，你是我所有的一切，戰爭是可怕的，有許多人被殺掉了，從詹保開上前線以來七個月中我沒有接到他一個字，我已經愁病了，在這個月終以前，我想寄點錢給你做路費，好等到六月學校放假時，你就可以來，告訴我你積蓄了多少，我好把其餘的到芝加哥的路費寄給你，因為我住的地方有一位赫里斯是魯卜一個大旅館的管電梯的頭老，他說他可以在七

且把你安置到那裏去做工，那對於你怕是一件好工作吧，或者可以積下夠你十月同去上學的錢，我會盡力幫助你，因為我的工作不很好，我是在一個有色人種的女人的理髮室工作，我自己也學到理髮，洗擦，梳直，或擦些雪花膏在面上的事，但是有色人種是不容易對付的，金格太太是從南部甚麼地方來的，這些南部黑人所走的路，不同我們的一樣，但他們似乎喜歡我，赫里斯先生也是從南方一個叫做拍唐洛格的地方來的，他們常常吃白米飯。是的，我十分迫切地希望你立刻看到你一次，因為自我看過我孩子以來，已經五年了，祝你和泰比好，祝你成爲一個好孩子。

你的母親安琪

一九一八·五·十六，於芝加哥

一個禮拜後，他的母親，又有一封信給辛弟，那時候，是專送掛號信的時候，信上說，「假使你要好好來的話，你可以立刻接到工作，赫里斯先生說：『禮拜四他有一個空位子，因爲有一個管升降機的小孩子不幹』而且有一張超過辛弟的路費的很大數目的支票滾出來。

隨著車輪的一種怕人的輾軋聲，和畢糾聲，火車在夜裏滾動着向芝加哥前進了，自離開斯丹頓時起，辛弟在客車內從荷包裏拿出安琪的兩封信讀了十幾次，他不能相信自己這時真是在芝加哥的途上。

在貨車內，紙頭滿散在地板上，香蕉味和人的腳充滿了一車，電燈是暗淡的，有許多旅客睡在直的靠背上的綠天鵝絨的座位內，但是辛弟依然沒有睡，他的第一次整晚乘車旅行的感動，以及對於這大城市的夢想，是過於強烈，不允許一個十六歲大的小孩平靜地入睡。雖然靠近他的一個人早經打鼾了。

安琪的轉掛別號信，在那個早上就到了。但辛弟直到回來吃午餐才發見。在他回去高等學校上下午的課時，他立即去向校長詢問這春季未了的時間是否讓他免讀。

「看吧，你的成績很好，是不是，羅格士。」校長說，戴着眼鏡，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黑孩子，「到芝加哥去，噫，好的，我想我們可以讓你轉學，這學期的功課，統統給你學分，用不着你等在這裏受試驗，這學期僅僅不過還有十來天，你是一個誠實的學生，考就

是不會不及格的，現在，假使你到了芝加哥，你把你的住址告訴我們，那我們就負責使你得得到你的報告單，到那裏去進學校，是麼，那是不錯的，我喜歡看到你們的人出頭，好，祝你幸運，詹姆士，」這老紳士舉起手來握住他的手。

「和善的老人，」辛弟想，弗莉女士也是一個好的教員，有些白種人是十分可愛的，並不是說他們全好，老人伯朗狄思就不耐煩看到我離開他那地方，他說我是最好的孩子，可以常在他那裏工作，即使我有時遲到一會兒，但，我不是習藝斯呼頓的，希，芝加哥應該是很偉大的罷，我決然願意離開泰比的家，她是太嚴了。

但是泰比並不願意他的姪子離別，她已經逐漸喜歡這孩子，不管她近來對他的行動差不多夜夜都要給他教訓，不管他從來就不會成爲她理想中的模範青年，這並不是說他壞，不過他是可以變成更好的啊，她要向他白種鄰居誇示這是個完善的黑種孩子，而這樣的一個孩子，一定不會做一個說粗話的人，做一個賭場的嗜好者，和做些非長老教徒所做的事，泰比曾經每每給辛弟到上等黑人社會內去活動的機會，而他卻不會乘機而入，雖

然，當她替他包好火車上吃的路菜時，她仍禁不住哭了，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他是一個漂亮的孩子，而且十分精明，現在，假如他要去他的母親那裏，那末，「我只能夠希望芝加哥不會使你墮落，」她說，「這是一座罪惡的城市，再會，詹姆士，記住我曾經教訓你的話，站起來像別人一樣長進。」

斯丹頓，辛弟的堪斯之家，已消失在後面的黑暗中去了。火車向着這偉大的中心城市前進，這城市是全中西部一切小城市的孩子們都願意去的。

「我現在是去呀！」辛弟想，「現在到芝加哥去呀！」

過去沒有幾個禮拜，他曾去看過約翰生姊姊，她得了瘋疾，十分的衰弱。她不能再洗衣服，但依然可以滔滔不斷的談話。當她坐在她廚房的角上，抽着玉蜀黍桿的烟管的時候，她告訴他很多新聞。

「湯姆，他仍在銀行管火爐而且算是熟練的工人。……懷莉梅，我希望你知道，正打算下個月同摩西根士結婚。我告訴她，像她這樣年青，最好還是獨身，但她不聽我的話。」

唉，唉——，只有讓她去吧……你聽到霍特養得妹妹的女兒帶了第三個丈夫回家，同他住親住在一道，還有她的第一個丈夫的五個孩子，也住在那裏麼？女孩們是不注意老男人的。霍特養得妹妹說，假使她不是有一個基督在心內，她不相信她能够活下去的！……我告訴懷莉梅，她最好不要帶她丈夫同我一道住——倘是，我會把他逐走！這些男子來住在女人的家族內，是應該自己害羞的。」

當這老婦人談話的時候。辛弟想着他的婆婆，疑是窗外隔壁的房子，那裏，他是曾經同海琪爾婆婆住過的。有些小孩在後面院子裏玩，跑着，叫着。他們是那些泰比租房子給他們的箱部的家族。……葛特太太，她毅然住第二座房子，成了一個婦女住宅區內的事務員。許多守規則的會員，現在都有一個她的滿掛徽章的大像，掛在他們家內的牆上，有着「凡賴羅素來葛特太太」簽名的。

在她做這樣人物以前，也常常只是用簡單的「老羅素葛特」，約翰孫婆婆說，解釋他的鄰居的冗長的名字，所有這些女人，他們可以取名詹莉、瑪麗和安娜，但一等她們成

就了一件甚麼小事情。她們的名字便改爲詹莉特，或者瑪麗娜，或者柯林娜，或者別的什麼比他原來更花樣多的名字，懷莉梅說，她要她的名字改成懷莉達梅約娜，我告訴她，假使這樣，我就要打她，不管她是長得怎麼大。

辛弟聽這老黑人的漫談，「我想，在芝加哥不會有像那樣多的話聽的，」他想，當他把他的長腿縮回在天鵝絨座位下的時候，「我最好睡一睡——這是一條冗長的路，一直要走到天棚。」

雖然這還是七月，天氣却是熱得可怕，辛弟提着泰比給他的舊箱子走出芝加哥醒觀的火車，沿着波屋的路走進車站，他看見他的母親在人羣中等着，一個比他記憶中肥而且衰老蒼多的女人，起初，她不知道他混在人潮中從火車上走來，或者無意識地，她在找着她離開斯丹頓時的小孩，但是辛弟現在比安琪更高大了，他穿藍呢襪衣，長的褲，儼然像一個青年，他的母親伸出兩個肥胖的手臂擁着他，緊抱着吻了許久。

他們坐着街車上街，安琪因爲幫攬行李有點氣喘，他們兩個都熱得汗流。他們不多談

話，他在他們中間，似乎引起一種奇怪的非他們所希望的沉默。安琪離開了他們的兒子，已經足足五年，他已不再是她的寶貴孩子，小小的，熱情的護吻着。從他的面部她能夠看到他下頷，甚至已經開始要剃鬚。他的聲音，已經像一個大人的聲音，沉重的音樂般的和膚保一樣，不過，並不怎樣的堅實。

但是辛弟並不想着他的母親，在他們乘車上街的時候，他望窗外，他們經過的街，兩旁是醜陋的灰色堆棧。他不會料到這大城市是像這樣的單調和不好看。他不相信的失望了。沒有尖塔，沒有夢想的實現。他看見的地方那裏有偉大動人的風景呢？藏在醜陋的街道內嗎？藏在那從那裏他能夠遠遠看見電車軌道的長的烘熱的小巷嗎？

「街車是比較緩的，但是我還不習慣，」安琪說。從她心內找出話來說。我常常想，電車或許總有會翻倒的一天，電車走得太快了！」

「雖然這樣說，我相信我寧可坐電車，」辛弟說，當他看到地平線的單調的箱子似的住宅，和陰慘的小巷的時候，沒有樹木，沒有花園，沒有如他在這裏所已看到的那樣的青

草。而且，別一方面，路兩旁的荒涼的堆棧，和陰森的店舖，也並不偉大和美麗。然而，立即，街上變了另一種景像，成爲更黑暗的世界。黑人們把沒梳的頭放在窗口，或者搖着扇，分開腳坐在外面，穿着大領衣閑談，以及圍着帷裙躺下，愈來愈多，他們變成了路上的全景之一部。

「這是國家街，」安琪說，「他們叫這是黑人區，我們一會就下去，你提好你的提包麼？」他接着鈴，他們在第三十七弄下了街車，走進華伯西街，安琪登上去的冷淡的小門廊的影子，表示歡迎的樣子，當她拿出她的鎖匙打開前門時，辛弟坐在石塔上用一塊不乾淨的手巾揩他前額，在內面四壁走廊是黑暗的，陰森的，發出頭髮油和布片蒸發着的氣味。

「我猜赫里斯太太在廚房裏，」安琪說。「來——我們上樓去，我指我的房間給你，我想我們兩個人住在一道，等到我弄得好點再說，你依然是小孩子，儘可同你的母親一道睡，是嗎。」

他們走入二樓的完全黑暗的廳堂，他的母親打開門，走入一間後房，那房間有兩個向着巷內的窗子，與電車軌道極近，在那軌道上一部下行車突然衝過去，發出震耳的聲音，把全屋撼動，窗子也格格作響，房內有一個洗臉架放着一個白臉盆和一個水壺，還有安琪的衣箱，一把交椅，一架銅床，因為辛弟來，都用乾淨的和漿硬了的枕頭布蓋起來了。

「看，」安琪說，「這房間儘够我們兩個住了，我們節省點錢。這裏沒有衣架，但我們可以在門背後釘上幾個釘子，有這兩個窗子，這悶熱的晚上我們可以有充分的空氣。」

「這房不錯，媽媽，」辛弟說。但是他要把他的話重述一遍，因為另一部車衝過去了，以致在他說出來時，連他不能聽到他自己的話。「這是很不錯的，媽媽！」

他脫去他的上衣，坐在兩個窗子中間的衣箱上，安琪走過來吻他。用她的手梳着他蓬曲的棕色頭髮。

「好的，你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孩子……媽媽的寶寶——穿着長褲子。你漂亮，恰像你的父親！」她有條條的照片貼在洗臉架上的角上——一張穿着軍裝的郵片畫，在這照

片內，他現出非常的孩子氣和驕傲，這是在他的軍隊開去法國以前，從訓練營寄來的，「但是我沒有時間坐在這裏痛愛你，辛弟，即使你是剛才來，我要到後面理髮室去賺幾個錢。」

於是安琪再去工作——她出去不遠就踏上電車——辛弟便躺在床上，睡了整個悶熱的下午，那晚上好像是宴會，他們在一家樓上吃晚餐，在那裏，安琪當心地從便宜菜單上揀着菜，這樣價錢便不會貴。

「但是，不要以為經常是這樣的，我們不能這樣用錢。」她說。「我總是買東西回家把牠們放在房內汽爐上弄好，然後就把報紙舖在箱上作為飯檯。在酒樓用晚餐，只是爲了你。」

那晚上，當他們回去的時候，辛弟被介紹他們的女房裏赫里斯太太及她的丈夫——那個要把旅館的工作給他的電梯司機認識了。

「你這個孩子，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羅格士太太，」他說，我稱辛弟。「管一架普通

應接梯子，他是會做得很好的。而且，我們只有上等白人停在那裏……早上六點鐘起來，孩子，我要帶你同我下街去，」

安琪疲倦了，於是他們上樓到後房去，點燃床上的汽燈，但是未聽慣的電車的呼吼阻礙了安穩的談話，使辛弟每當一大串的車轟過去時都跳起來。對於這些電車或這廣大的城市的營營聲，不會成爲習慣，這於他的小市鎮的耳朵，還是生疏。他要去兜一會圈子，上上下下到晚上的街上走一趟，看那些街是什麼樣子。

「好的，假使你要去就去吧，」他母親說，「但不要忘记這房子的號頭。我要去睡，不過我想你回來時我是會醒的。或者還有人坐在門廊上，那末，門就會開着。」

他在轉角上停下，環顧着，以便決定他回來時的方向，他謹記住廣告牌上白錫包香煙的廣告和外面有朽敗樓梯的木框房子。在街上有些小孩在弧光燈下玩着Hosagoch有些人站在他旁邊。

「晚景美麗罷？」一個小黃種人用一般女人種的聲音說。

『是的！』這孩子說。穿過街去，但這不相識的人跟着他，獻着Philipi的香煙。他嗅到他的臉頰上香料的香味，並且看見他臉上塗粉，當擦火柴的時候。

『初到嗎？』溫柔聲音訴說着，燃着辛弟的香煙。

『從斯丹頓來的，』他回答，以爲這人不會是已選好了要同他走。

『啊！達坎基，』這樣香的傢伙賊。『我到過那裏，那個城市內的女人很漂亮，
嘎？』

『但是，不是坎達基，』辛弟反對。『是坎薩斯。』

『啊，西部那地方，女人是少有去的呀！我知道！走出那裏像野馬一樣——多情的，他們不是麼？』

『我想是的，』辛弟賭氣說。這小白臉的聲音是柔和的固執的。

『說，孩子，』柔和的一聲吹哨。牽住小孩的手。『聽罷，我有些美麗的法國畫片掛在我房內——裸體女人和許多別東西——要去看麼？』

「不去，」辛弟說，加快他的步子。「我要到別處去。」

「但是，我的房子就在轉角，」聲音持續着，「來，去吧。你是一個漂亮的孩子，你懂得麼？聽，不要走得那麼快，讓我告訴你。」

然而辛弟開始懂得了。熱汗流到他的頸上了。那裏的人常常是很愉快的，電光常是亮的，那裏能夠發現地球上最美麗的棕色皮膚的女人——所以在斯丹頓的人這樣說。

「他以爲我是笨傢伙，」辛弟想，「但是對付他，我是聰明的啊，」他還是懷疑那種人爲什麼要孩子們陪着他們，奇怪，他想發現這奇怪，但他怕，所以在第二次轉角的地方，他轉過身，飛快地提腳向國家街走，然而這怪東西緊緊跟在他旁邊，請求着。

「……我們會有一個快樂的時候……我有酒在房內，假使你要飲，也有一個漂亮的姑娘。」

「你走開去吧。你！」

他們走到國家街，那裏有明亮的燈光，人們時刻來往着。這時，辛弟能夠十分清楚地

看到那傢伙的憤激的臉色。

「聽，孩子……你……」

然而，突然間，那人已不在他的旁邊，——因為辛弟開始在跑，在光亮電燈的大街上，恐怖攔住了他，他要逃開肩旁的這個擦了粉的臉。這乞憐的聲音使他內心生痛！而且，不明白爲什麼，他的腿在沿着圍牆的羣衆間迅速的彎曲下去。當他在摩洛蘭姆戲院的前面停下時，離開兩條街，他逃脫了他的同伴。

「唏，那很好，」他喘氣，痴笑着，當他站着望到劇院前面的畫片的時候，這時，成百的黑人在他後面人行道上來來往往。人羣向戲院內湧，笑着，擠着，因爲一個大歌舞明星斯密士在那裏登場。辛弟走到售票處看什麼價錢。

「替我買一張票行麼？」一個女子的聲音在他身旁響。這時是一個女人！一個很醜的瘦女人，她的笑，露出她的一排齜齜牙齒。她側身走近這害怕的孩子，她招呼了他，握他的手。

「我不進去，」辛弟直截地說：當他轉開時，在她的衣袖上揩着他的手掌。

「那麼算了，吝嗇鬼！」女人譁噉咕咕，亂擺着她的臀部，從她自己的荷包內拿出錢來買票。「我有錢。」

當辛弟走上街時，有些人站在路角上笑。一個黑種小孩，在他前面蹣跚地跟在人羣內走，看看好像旁若無人，舐着一個大朱古力冰淇淋的盆子，冰淇淋流下在前面的衣服上。

這就是那建築物像塔一樣，湖和海一樣……的芝加哥。國家街，一條世界上最大的黑人街。

「我想我沒有走到好的街。不過我明天或者會看見別的東西，」辛弟想「loop 和太湖和博物館以及圖書館。或者那些東西更好些。」

他轉身走進一條華白西街的小街。街上比較黑，靠近巷一個搽了粉的女人問他，從陰影中走出來。

「喂，孩子這裏來吧！」但是這孩子一直走。

一部車從頭上轟過去，鋪石上面，發出一道黃色的光。

辛弟轉入華伯西街，橫過街去。當他走進粉飾了的青年會時，三個孩子掛游泳衣在他們的手臂上走出來。其中一個說「糟糕，這樣熱！」他們笑着走上街，以友誼的聲調交談着，到轉角，他們不見了。

「我一定離家不遠，」辛弟想。當他發現一羣孩子依然在街燈下玩的時候，於是他識別起來，在另外許多破爛的房子中間，那幢磚牆屋是他住的。前廊依然擠滿了房客在乘涼，當這孩子走到石階下面時，一些坐在那裏的人讓開來要他過去。

「晚安，羅格士先生，」赫爾斯太太叫，這使辛弟感到很偉大和一點忸怩不安；當他穿過門廊上的人羣時，因為以前從沒有人叫個羅格士先生。

上了樓，他發現他的母親在床的一頭沉沉的睡着，他脫掉衣，留着他的襯衣，爬進另一頭去，但是他睡着躺了很久，因為天氣是悶人的熱，而且他們的房內很緊。木蟻咬他的

醒。他時時半醒半睡的，一部電車呼吼過去，在他們打開的窗外尖聲叫着，光照在房內，撼動着整個的房子。每當車來時，他驚嚇起來，抖顫起來，好像一條意外的龍向着床突擊。但是午夜以後，當電車過去愈漸減少，而他對於這愈漸成爲習慣時，他睡了。

第二十九章 司機

第二天辛弟去上工，當魯卜的旅館升降機的司機。赫里士就是那裏的頭腦，在渡過接着炎夏的幾個月中，他在芝加哥的生活漸漸納於工作的家庭的常軌。——工作，和安琪的對着電車路的破爛的小房子的家，在家裏晚上他的母親談着戰爭消息，哭着，因為沒有得到詹保的信。辛弟的父親在白拉斯特，或者同輸運隊在聖拉薩里，或者在前方，她不知道。芝加哥防禦報上說，有色人種的軍隊因為特別優待，正在香貴圍戰。安琪讀這消息時她又重哭起來了。

「沒有消息是好的，」辛弟每晚讀着，安慰他的母親，他不能想到詹保死了，「爸爸是很平安的，」但安琪愁悶着，流着眼淚，老是帶病的樣子。因為常常讀着死難者的名冊就生怕有她的丈夫的名字。

那個夏天，熱氣使人不能忍受。走到黑人區的街上，空氣就像發出一塊蒸汽的毛氈包在你的頭上。在魯卜，天空就像一塊蒸鐵一樣，甚至在大湖前也沒有辦法救濟，除非你侵入那擠滿了人的水內去。有長的石頭界綫的地方，白人是准黑人游泳的，所以假使你是黑人，去洗澡是時常有危險的。

辛弟站在大旅館客廳內的箱子般的機車的門口，當着太陽反射時，總是滿身大汗。他穿一件有銅鈕扣的紅制服和緊窄的上衣。雖然天氣那樣熱，仍是緊緊的裹在身上。但是他感着自己做着第一次有充分時間的工作，幫助母親付房租和開始從每次工錢內節省一點，準備秋天回到高等學校去，也覺得很驕傲。

雖然回到學校去的前途仍是沒有光明。有些禮拜簡直不能省出半塊錢。安琪說現在應該出校和爲自己的工作生活了，他已長成人，而且他所受的教育早已比她的在他的年紀時更爲充分。然而海琪爾婆婆從來沒有感到過。辛弟的思想，老是記起他外祖母對他的大希望。不過安琪就不同，她比她的母親眼光更短，對他兒子沒有十分的希望，更沒有奢望於

他——僅記望着戰爭和磨保。

在旅館裏，辛弟的值班時間很長，他的腿和背由於整個時間挺直站在一個地方，時而開着，時而又關着那升降機的銅門，而疲乏得感到疼痛。他被指定了六點鐘的最後一班，每一班有一個有色人種的青年穿着制服站在銅質的箱子內守住，整天應用着槓桿，把升降機從底層送上到第十五層樓的屋頂花園的飯店上面去，然後又降下來。無限的反復着上下——上下——上下，迎送着白種客人。

兩個月後，有時辛弟感到再不能做這事了，一禮拜一禮拜的同樣的人流——時髦的女人，官吏職業家；窒塞呼吸的機軸的臭空氣，和人身上的芬香，同一的門在同一的不變的水平綫上開着，在每一無限的單調的日子裏不下千百次。早上是L；晚上又是L。只有在街上或門廊上呼吸幾分鐘的空氣。隨後又上床去睡。明天仍是照樣的事情。

「我要離開這工作，」辛弟想。這是一件苦事。然而有些人已在那裏做了好幾年了。在辛弟這班有三個司機人都上了四十歲的年紀——生活上從來不會改進。赫里斯已經是一個

茶房頭腦，在他少時，天天做着同樣的事——現在他驕傲做着芝加哥的茶房頭腦。

「我要離開這工作，」辛弟再述着：「再不離去，也許我要和他們一樣黏住在這裏，我要回去進學校。」

然而他知道他母親只賺着很少的錢——只像一個理髮店的學徒一樣做事，假使他放棄工作，他將如何生活呢？假使他挨餓，他能夠讀書嗎？假使他沒有錢，他能夠讀書嗎？而且憂及安琪不快活？

「是的，我能够！」他說。「我正要去讀書！」想到布克特華盛頓在李其蒙睡在木頭的人行路下面——因為在他到韓白賴去求學的路上沒有睡的地方。他想到杜格拉斯——一個亡命的奴隸，甚至連他自己也不是他所有的，然而他是一個學生。假使他們能讀書，我也能够！當開學時，我就要放棄這工作。也許我可以得到另一件晚上的或者下半年差事——但是這不緊要——我要在九月內回到我學校班上去……我已做够了司機。」

詹保——，詹保——，詹保，像詹保一樣，有些什麼在他心裏勸告放棄工作，就沒有

錢，也不要緊。

『不像詹保，』辛弟反對自己。『不像我父親，時常要到別處去。我已嘗到了時常奔走着的疲倦，如我這升降機天天上上下下跑着一樣……我要變像黑麗德——不願常做一個白種人寵愛的奴隸。……我要自己為自己做事……自由……我也要有一所房子住，當我年紀大了的時候——像泰比和雪勒先生的房子……但是我不要像泰比的朋友——或者她的丈夫，愚笨的，不要臉的，把所有他的錢放進白種人的銀行去，並且以與黑人爲伍爲恥。』

『一羣歌唱的人，……所有黑人都是的！』雪勒先生有一次說過。『小丑，歌士，剛好是一隊歌舞團——這就是他們爲什麼總是一無所有，除了做白人奴隸外什麼也做不成的緣故。』

小丑，歌士，舞團——，……黑麗德——，詹保——，海琪爾——，……一隊歌舞團……辛弟記起他祖母在復活節的聖餐前，在別的姊妹們中間繞着園子轉，她的臉上發

着光，手臂伸出去好像世界上一切鬱虛都已拋棄；黑麗德在後院的蘋果樹下，在夏天晚上合上六絃琴的拍子，舞着，詹保唱着，……但這就是黑人的窮苦，是因為他們是舞女，歌士，小丑的原因嗎？……別一種說法是比較對的，舞女是因為它們的窮困，歌士是因為他受了痛苦；時時笑着是，因為必須要忘記，……這當然是對的，辛弟想。

一隊歌舞團……黑人歌舞團——俘虜在白人的世界裏。……也是精神的歌舞團。每個黑人幻想者就是一個被俘虜了的精神歌舞者。……海琪爾婆婆為辛弟的幻想就是願在他們的窮困，他們的微賤的生活景况，他們的黑皮膚的限制以外跳着舞。

『我希望你成一個大人物，孩子，』她常常對他說，坐在走廊的黑暗中唱着，幻想着，喚起着沉痛的過去，創造着孩子內心的幻想。『我希望你做一個大人物。』

『我不會使你失望的，』辛弟說，在那炎熱的芝加哥的夏天，就好像海琪爾依然在那裏，替他計劃着一樣。『我不會使你失望！』他說，穿着他那汗濕着的紅制服在旅館升降機內烏籠內直挺地站着。『我不會使你失望，海琪爾婆婆。』晚上在芝加哥的大黑人區的

小木房子裏夢想着。『現在我不使你失望。』在黎明安琪搖他起來時，睜開着他的眼睛，於是又去上工。

黑
龍
江
德

三
六

第三十章 BLUES 皇后

在七月某一個炎熱的禮拜一，黑麗德維廉廣告上的「Blues 的皇后」Blues 爲黑人最佳音樂，有人譯爲，「哀歌」——譯者）在國家街的蒙諾格勒姆劇院出演。影幕先前星期就有了的她的勁着的映畫，因之辛弟知道她在那裏，而且他和他的母親迫切地等待着她的出現。在表演前，他們是不能找到她在什麼地方的，或者她已否到了鎮上，不過那個禮拜一晚上辛弟很早就忙回了家，他和安琪在劇院設法找到一座位，雖然劇院立刻擠滿了座客，人站在走廊內。

這是典型的黑人街的觀衆，嘈雜的笑着，用足踏着音樂的拍子，戲弄着演員，而且也加入表演。一行一行發光的黑臉，美麗的白牙齒，搖擺着頭。每個人有充分的時間唱着意滿的娛樂的小曲。一個年青的表演舞蹈家使他們的脚步合着節拍走過舞台，對着每個人露

齒而笑，合着惹人的音樂跳舞，最後是一陣綜雜的奇異的扭動，一直扭出房子來。然後一位女人的表演來了，一種全然急速舞蹈的表情，唱許多動感情的小曲，她們甚至唱一個很悲慘的媽媽歌，每一拍淫蕩地擺動她們的臀部。

啊，我會做什麼。

沒有可愛的你，

親愛的媽媽？，

她們尊敬的潸泣，她們的股顫動。

「噢，跳呀——，親愛的女人——，」聽衆稱讚地叫。「我們全做你媽媽，也是你的

爸爸！跳吧，漂亮的媽媽們！」

『女人盡是走兩腿時候，一舞聖殿的妻麗家在舞台上舞鬚子。麗姿麗一發姿姿舞老美麗』

舞臺雜談

「呵，我希望黑麗德的表演就會來。」辛蒂說，她和安琪神態貫地笑這兩個滑稽家。

最後，這兩個塗黑的人唱出一個叫做「狗兒走着」的歌，突然脫掉他們長頭的鞋，旋轉他們的腰身好像蛋杵，使他們退場時引起瘋狂的叫嘯。然後幕上的街景扯起來，露出一片華麗的藍天鵝絨的背景，舞台中間擺着鋼琴和地板上的燈。

「現在是黑麗德的表演了，」辛弟激動地私語，當一個高高的，黑色的，光頭的青年走近來，立即開始彈着鋼琴的時候，「媽媽，這就是比利沙特利！」

「一定是的！」安琪說。

突然台前的燈黑了，從台上的右邊射出迴光燈的燈光，然後，從綠簾子中舞着出來，黑麗德穿着發紅的橙黃色的衣服，如焰似的射着她黑色的皮膚，粗俗的，然而尚美麗的像一個草莽的皇后，她對着台前擺動，同時，比利亂撥琴鍵，成為急促的人快的舞樂。然後她開始低唱一隻新歌——一隻流行的從一個老的黑人曲調內改譯的調子，而再從百老匯演

變成的曲。

「阿，黑麗德姨母比以前更漂亮了！」辛弟對他母親驚嘆。

「還是那個老黑麗德，」安琪說，「但是更粗野。」

「然而，唱得好，」辛弟叫起來，那時黑麗德開始咬她的指頭，用一種行緩的擺動着的步伐跳着。合着曲調的音節轉動着她的明亮的眼睛，鋼琴在比利沙特利的靈敏的指頭下起了浪波。

「她還是那個黑麗德。」安琪喃喃地說。

當她再出台時，穿一條藍花洋布的圍裙，用一條印花手巾包着她的頭，她很慢步走入一種歡迎的寂靜，打破這寂靜的，僅僅在劇場後面有些南方人的嘴唇內喊出「上帝！……慈愛的上帝！」在黑麗德唱着的時候。

紅的太陽，紅的太陽爲什麼今天不升起？

紅的太陽，呵太陽爲什麼今天不升起？

我的心碎了——我的孩子跑走了。

在安琪前面幾排有一個女人哭起來，『真的，上帝！』而且擺動她的身體。

小鳥兒，小鳥兒今早你去唱歌麼？

說吧，吱吱唧唧的小鳥，今早你去唱歌麼？

我不能够睡，——我的所愛的人走了。

「啊！……可憐……唱吧，姑娘！」驚唱叫好的聲音在知音欣賞的聽衆中任意叫起來。

「恰和爸爸常常叫她唱的一樣，」辛弟說，但是安琪記起詹保，哭起來了，在她的衣

袋裏瞎摸着手帕。舞台上歌舞者在繼續——好似對她自己唱着——她的聲音沉入到一種更微弱的悲嘆，在聽衆振動和搖擺的時候。

是在一個晴朗的早上，你所愛的離開你的床。

我說在一個晴朗的，晴朗的早上，你所愛離開你的床。

因爲假使你失掉你的人兒你就要死了吧！

她的最後一齣是一個舞蹈歌，她穿一件燦爛的白圓花的衣服歌唱，以一種狂亂的脚步和敏捷急劇的滿台飛也似的旋轉，結束的表演，這時弦樂隊也在比利的鋼琴合奏中加入同一隻凱旋門的爵士樂調。聽衆歡呼鼓掌和叫噓了許久，踏着他們的腳互搶大錢的，愉快的評論。

「啊，她是偉大的，」辛弟說：最後黑麗德再演完另一表演離台的時候，他迫切要到

更衣室去看她。

「也許他們不會讓我們進去，」安琪胆怯地反對。

「試試看，」辛弟固執地說，扯他母親起來，「我們不要聽這個肥婆拿着旗唱『Over there』。無論如何，你是會哭泣的，來吧，媽媽！」

當他們走到後台，他們看到黑麗德站在更衣室門內和那黑臉的喜劇家中的一個餐着，一條夏天出門用的圍巾披在她的肩上，比利特沙利和那些表演舞蹈的孩子們正在飲着比利拿住的酒瓶里的松子酒，當黑麗德看到辛弟進來的時候，她握着她的玻璃杯。

她的圍巾落到地板上，「我的上帝！」她叫起來，抱着他們接吻。「你在芝加哥做什麼，安琪。我的，我是非常快活看到你，辛弟……我實在驚奇——我愉快得要叫起來！……今晚你們看到了我的表演麼？雖然，比利不能夠彈鋼琴，是麼？……偉大的天老爺！辛弟，你比我高了一倍，你什麼時候離開家，我們那個板起面孔的姐姐泰比好麼？」

在再四的擁抱後，這兩個新客被介紹給周圍的每個人。辛弟注意到在他的姨母聲音裏

帶些粗糙。『我想是吸煙吸得太多。』最後他解釋。飲酒也是一樣，不過一個歌舞的人唱得厲害也會粗啞的，那些是這樣。』

在垂下的幕子外面，辛弟能够聽到劇場內觀衆的笑聲，偶然也有些人狂叫着演員。

『來吧！讓我們去弄一點東西吃，』最後當他們鎮靜下來決定走的時候，黑麗德提議。『比利和我常常是挨餓的……詹保那里去了，安琪，在打仗，我設想是的！這真像那齣大滑稽劇，第一件就是要去註冊，不管你願去不願去。比利也是要去的，但是花言巧語才把他弄出來，這次白種人的民主之戰，無論怎樣是不十分熱烈的！……說吧，怎樣你願意吃些零食，不去進一個正當館子呢？』

在一座中國咖啡館裏，他們找到一個寂靜的地方，在那里這兩姊妹一直談到半夜以後——辛弟和比利大部份是沉默。黑麗德告訴安琪關於海琪爾婆婆的死，和在那寒冷的雨天安葬以及在事情過了後泰比如何做出那樣冷酷的樣子。

『一星期後我就離開斯丹頓了。』黑麗德說，以後不會回去過，也有過困難的時候，

但是我們很幸運，比利和我——環游 Oiphallo 的日子就到了，讓我們在百老匯宮吸取空氣吧。也難說呵！事情也會爲粗野的行動所破壞——因爲猶太人不喜歡其餘的白種人，假使你有些白熱的觀衆顯現在他們的眼前，那就不管你是黑人與否，他們要給你一種破壞的，猶太人統治了戲院。」

但是談話轉回了斯丹頓，說及海琪爾和詹保以及他們住在一塊的時候，笑着，吵着玩着六絃琴！這時姊妹們都在哭，茶也冷了，點心也堅硬成一碗黏膠的食品。這時比利忙着一枝短而粗的鉛筆在桌布上畫，對辛弟解釋着一種賭博和鬥檯。

「黑麗德每天和我賭錢，前星期在卡勒米蘭特贏了一百四十元。」他說。

「呵，我要去賭，」辛弟叫，「你每人下多少注？」

「一個鎊幣你就可以贏……」

「不，你不可以，」黑麗德阻止，突然意識到比利的談話，用一塊手巾擋着她的眼睛。轉向辛弟「你不要爲那些東西所愚弄，親愛的！……你想做什麼。比利，使孩子走上你

的覆轍？……你應該去讀你的書，辛弟成就一點事業！……我想你現在是在高等學校了。

「是麼，孩子？」

「三年級，」辛弟慢慢地說，怕和他母親引起新的變論。

「決定這秋天仍繼續讀下去，雖然我不主張這樣，」安琪插嘴說。「詹保遠在別處，天知道在什麼地方，我一定不能照應辛弟，也不能送他進學校。我的念頭是不必入學校的——因為他已經長成人，能够找一件事情來維持他自己的生活了，他應該要幫助我，無論怎樣。他不這樣做，反而決定了回到學校去。」

「維持他自己的生活！」黑麗德叫起來，驚異的望着安琪。「你的意思是叫辛弟離開學校來幫助你？他賺得的一點點錢，對你有什麼好處？」

「是的，他幫助房租，」他的母親說，而且在他那工作的地方賺到飯吃。那兒比送他讀書和奉養我做事要更好得多。」

「你所謂更好是什麼？」黑麗德叫起來，衝動地鼓視她的姐姐，忘記他們以前會一同

哭了五分鐘，因為叫得響些——「更好？——爲什麼，海琪爾婆婆假使聽到你這樣輕易地說到辛弟離開學校，她會從她的墳墓裏翻起來——她的辦法是要使這孩子有點感戴的……每禮拜你賺多少錢？」黑麗德突然問，望桌子對過的她的孫子。

「十五元。」

「唏！就是這許多，我可以給你那個數目的錢，」黑麗德說，我們有訂到聖誕節的長期合同——這寺西館內的主任任這四週是仔的，七個星期可以常常弄點錢。——你到學校去。」

「我要去的，黑麗德姨母。」辛弟說，頓時滿意。

「是的，老朋友，」比利插進去說，「我自己會弄點小變化給你看，——玩三十六門，」他加上說，霎霎他的眼。

「那末，」安琪開口，「關於……」

不過黑麗德沒有注意比利的插說，也沒有注意她姐姐在開口。「爲了每禮拜賺十五元

的司升降機的事，去荒廢你的學業！」她說，「慈愛的上帝！安琪，你應該害羞，要維持生活！這個孩子是要出人頭地的——所有我們黑人在這個白種人的國度裏都過於落後，不能再讓任何人的腦力趨於浪費了：你以為對麼？……你和我都够蠢了，刺痛着媽媽的心，離了學校，但辛弟不能和我們一樣。他要成爲他的祖母所囑望於他的人物——能幫助黑種民族，安琪！你聽我的話麼？幫助全民族！」

「我要進學校的，」辛弟說。

「那末，你便住在學校裏！」黑麗德堅定地說，依然望着安琪。你當不會要他永遠困在升降機內，——只爲了幫助家計，你願意麼，姐姐？」

「我也是不願意的，」安琪喃喃地說，搖着她的頭。

「你想深遠一點你就不會不願意的，」黑麗德結束了這談話，而且在她們分手前她偷偷拿出一張十元錢的支票放進她侄子的手裏。

「給你買書，」她說。

辛弟和他母親動身回家時，已經很晚，但是在街邊上一個小小的南部人的教室裏。有些老黑種教徒依然在開她們的夜會，他們的夜會，他們熱心高興的唱着：

當黎明不久到來時，

聖徒和罪人便一齊集會在家裏。

在這沉重的聲浪從開着的門裏轟出來，安琪和她的兒子停下來聽。

『這好像斯丹頓。』辛弟說，『而且像復活節那時的營幕。』

『真是的，』他母親喊，那些老人家依然唱着歌——甚至在芝加哥……很奇怪，怎麼老人都歡喜這樣唱呢，不是麼？』

『唱得好極了，』辛弟叫起來，——因為，抑揚頓挫，好像是生活信仰的細流，他們的歌聲充滿了整個的夜。

我們不久會領悟得更清楚的！

慕
慶
德

三
九
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黑麗德

白報紙
全一册定價五元四角正
熟料紙
全一册定價五元一角正
四元三角正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祝秀俠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代表人 盧逮會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正中書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全國各大書局

清校者 蕭傳文 張如璧

